

武俠世界



◀ 編 後 話 ▶

由於下期內容太豐富了，編者不能不特別推介一下，當然，除了原有精彩連載繼續刊出外，今所介紹的就是：古龍最新代表作「霸王槍」，這是一篇洋洋數十萬言的新穎武俠小說，古龍作品，名聞遐邇，毋庸多述。還有，臥龍生君之「畫中人」，也是篇別開生面的創作，內容充滿詭異氣氛，神奇莫測，但有警惕世人之風範。兩大巨著，各有千秋，請千萬不要錯過。

「金縷衣」的葉慈輝孝道維揚，其志可嘉，當他得悉

母親所中奇毒而需向巫山梁七姑討取解藥後，立即聯同十二殺手趕往營救，但是，結果如何呢？本故事下期大結局了，東方英作品一流水準，當然不會令各位失望，下期自有圓滿情節交代，幸勿放過。

今期的「定型性」大小說是小兒子傳奇故事「神經博士」。王小克憑着他的鬼靈精技協助周探長破獲一宗國際大陰謀，同時又把「死亡俱樂部」六個成員一網成擒，好不威風，但他所歷艱險，相信各位閱後也會替他捏把汗。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神經博士（小兒子傳奇故事）

一個專吃蜥蜴尾巴的考古學家，竟然是兇手集團「死亡俱樂部」的第一號人物，他受聘刺殺基辛格博士，在周詳的計劃下，差點得手。而「小兒子」王小克如何破壞這個聾人聽聞的謀殺計劃呢？請閱內文。

上官庸3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女虎子（藍衣雙女俠故事）◀下▶

虎山擒猛虎 龍潭捉孽龍.....馮嘉36

女客（游俠傳奇故事）

一場生死鬥 兩度危急關.....朱羽4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驚魂六記故事）

魔刀刺鐵漢 魔石擊瘋徒.....古龍55

龍虎殺手

虎刀戮鬼斧 龍劍迫嬌娃.....慕容美59

火雷破山海

黃綠知異數 參悟三極圖.....蕭逸65

天網

巧施羅網計 一箭貫雙雕.....諸葛青雲71

無形劍

慕然施劇毒 辣手迫文君.....臥龍生79

金縷衣

星移天變色 斗轉地翻皮.....東方英85

神眼遊龍◀大結局▶

玄功迫死龍 婉言勸走鳳.....臥龍生93

文物掌故·傳奇故事

清宮歡喜佛（人物傳奇）.....一明78

邪派高手（傳奇故事）.....拾郎97

武俠世界

第8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灌輸生活情趣
揭露新聞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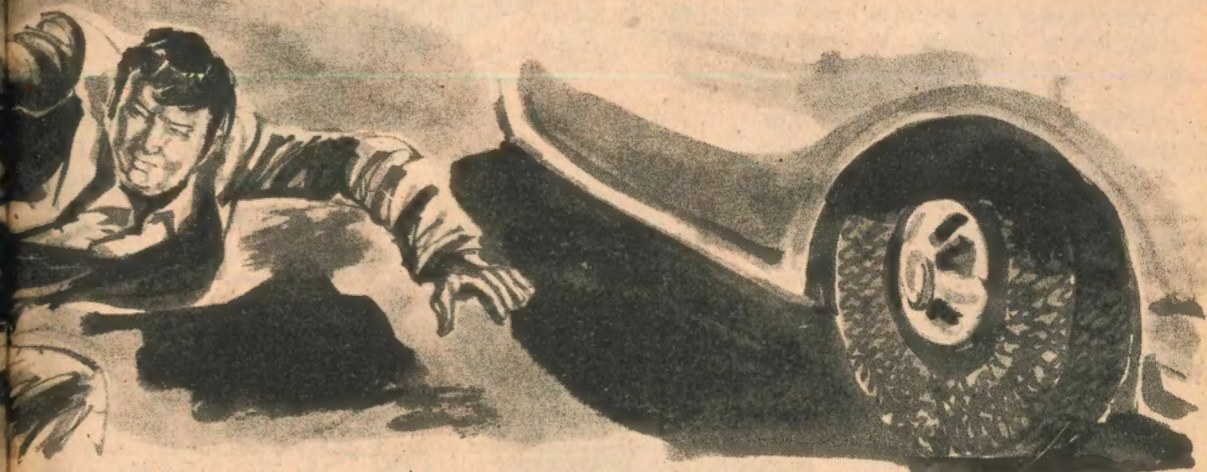
六大雜誌定期發行

藍皮書 \$1.50
武俠世界 \$2.00
環球文藝 \$1.50
迷你雜誌 \$2.00
新電視 \$0.50
新知週刊 \$1.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
至十三號A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

神經博士



財從天降 禍由貪起

天下着毛毛细雨，吹過來的寒風刺骨，黎天賜縮着身子，漫無目的地向前走。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因為腕上的表已經在一個星期之前已送到當舖去，所以，他看不到時間，只知道時間已經不早，可能是凌晨一時多了。

這時候如果能够躺在家裏被窩來睡覺，那該多好，可惜他有家歸不得。

黎天賜還沒有結婚，因此家裏沒有黃臉婆管制他的歸家時間。

他沒有家人，因此，並不是因為錯過門鐵閘的時間而回不了家。

黎天賜有家歸不得的原因是二房東。

是的，是二房東方太早已向他下最後通牒，如果今天晚上交不出欠她的三個月房租，你休想踏進家門半步。

三個月房租多少？

三百六十元！

這個數目對黎天賜來說，不啻是個天文數字——他身上連三塊六的零錢也沒有。

黎天賜向四週察看，街道上沒有人影，難道他就這樣在寒夜裏飄到天明？

他一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至理名言，如今雖然窮困不得志和貧窮潦倒，然而，他相信總有一天鴻運當頭。

他經常這樣想：說不定上天會突然賜給自己一筆數目不菲的鈔票，讓自己生活得比現在好十倍。

失業近半年，黎天賜連四五百元的工作也找不到，是人存於事的社會致使的。

他踢着路上的石子向前走着，只有保持活動，才不會讓那陣寒意加劇。

萬地，黎天賜聽到後面有急劇的脚步聲傳來，一顆心不由狂跳了起來，最近本市治安不靖，經常有「強盜黨」出現。

脚步聲越來越近，如果真是夜盜的話，那麼，對方將會毫無所獲。

在那陣急劇的脚步聲後面，還有另外的脚步聲，黎天賜索性駐足等候看個究竟。

當他回頭去看時，一個身材高大的大漢匆匆向自己這邊跑來，他後面還跟着一個女子。

那大漢經過他身旁一擦身而過，忽然，他聽到低低「喂」地一聲，有一樣物件自大漢的雨褲裏掉了下來。

黎天賜定眼一看，原來是個紙包。

大漢向前狂奔着，並沒有留意到他的身上掉下了東西。

黎天賜見那女子尚在遠處，於是俯身將那紙包執了起來，重甸甸地，裏面好像包着紙張之類的東西——那會是什麼？

「錢！」他腦中念頭一閃，莫非紙包裏真是一疊疊的鈔票？

很有這個可能，那大漢可能自什麼地方偷來這包錢，被女事主窮追，他匆匆逃遁，不小心掉到地上，讓自己冷手執了個熟煎堆。

一想到手裏拿着的是一疊疊的鈔票的時候，他的一顆心不由怦然而跳，這，不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時刻麼？

這時，大漢已經轉過街角，截了一輛的士，跳上車去了。而那個女子，則向他這邊跑過來。

剎那間，黎天賜不知道應該拔腳而逃，抑或是裝作若無其事一般。

「先生，剛才你看到有個男人經過嗎？」

「好極了。」女子面上露出喜色，道：「來，跟我走！」

黎天賜緊緊拿着那個紙包，隨着女子來到一幢唐樓之前。

「我住在二樓。」女子向一個獨自亮着燈的窗口一指。

黎天賜遲疑一下，才和她踏上了木樓梯。她取出門匙打開大門，讓身給他進去。

當黎天賜踏進屋裏時，便發現佈置華麗的客廳凌亂一片，顯然地，剛才有人在四處搜查過。

「修了嗎？」

黎天賜嘆了一口氣，把紙包遞上前，道：「果然是你的，如今物歸原主了。」

「謝謝你。」

黎天賜苦笑了下，轉身便欲離去，女子忽然喚住他，道：「先生，且慢！」

黎天賜轉頭疑惑地望着她。

「你……你貴姓？」

「黎天賜。」

「我叫李玲。」女子向他走過去，道：「很高興認識你。」

黎天賜淡淡一笑，那又怎樣？人家飽暖思淫慾，自己如今穿也不暖，吃也不飽，對女人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

「黎先生，在這個社會中，像你這樣老實的君子倒真少見。」李玲笑着說。

黎天賜又是澀然一笑，也許就因為自己太過老實，所以，應了「忠忠直直，終須乞食」這句老話吧？

李玲踏上前，拉住黎天賜的手，柔聲問道：「黎先生，時間很晚了，不如在我這裏住一晚，好不好？」

黎天賜的心一動，反正到外面也是要飽受寒風侵襲，這裏的氣溫暖和得多了。



女子跑到黎天賜面前，氣喘吁吁地問：

黎天賜向她點了點頭。

「他……他逃了？」

「逃了。」黎天賜向她說，面前的她年紀很輕，長得相當漂亮，只是不知她到底是什麼身份。

忽然，那女子的眼光射在他手中的紙包上面，他想將它藏起來時，已經來不及了。

「在你手裏！」女子歡呼一聲。

「小姐，你——」

「這是我的！」女子不等黎天賜說下去，便伸手要來奪他手中的紙包。

黎天賜急忙向旁一閃，疑惑地看着那女子，道：「且慢，我怎能確定這是你的？」

「當然是我的，」女子向前一指，道：「那個賊自我手中搶走，我追了過來，難道你看不見嗎？」

「可是，我聽不到你叫。」

「叫？」女子愣了一然，隨即解釋道：「我以為這裏沒有人，想偷偷地跟着他，一見警察才開口大叫，免得令他加速逃走。」

黎天賜吸了一口氣，問道：「好吧，就算是你的，可是，裏面到底是什麼，你說得出來嗎？」

「錢！」

「相信是那個賊在你家中偷的了？」黎天賜問。

「不錯。」

「我怎能聽你片面之辭？」

「你可以跟我回家看看。」

「你住在附近？」

「是的，」女子向後面一指，道：「就在那裏，我一個人住。」

黎天賜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和你走一趟好了，看看你家裏有沒有失竊現象。」

只見伙記正在吃飯。
「請問，剛才那位先生是找幾號房的？」
黎天賜笑着臉上前問。
「三〇四。」其中一個指着左面，道：「轉一個彎就是了。」
「謝謝。」
黎天賜躡足來到三〇四號房門前，側耳一聽，裏面果然有人在大聲爭論着。
「阿玲，識相的快將它交出來，否則，我把這把刀子可以在你臉上劃上幾刀！」是那大漢的聲音。
「我已經說過，全輸光了，」是李玲的聲

音。
「你……你一日之間把所有的現款都輸光了？」大漢頓聲問。
「不信你可以搜搜看，我身邊可還有錢沒有。」李玲道。
「阿玲，就算錢全輸去了，那麼，你的首飾呢？」大漢問。
「全押給賭場了，」李玲語氣沮喪，道：「我也想不到，為什麼手氣會這麼壞！」
「拍」地一聲，跟着是李玲一聲「啊啞」，大概是吃了大漢一巴掌。
「你殺死我了，」李玲啜泣着說：「殺了我你也不到一個仙！」
「你——」是大漢咬牙切齒的聲音：「辛辛苦苦得來的財物，全教你這賤人輸光了！」
「誰叫你起了獨吞之心？」李玲冷冷地說道。

「那又怎樣？」
「否則我也不會來這個地方！」李玲道：「責任應該由你負！」
又是「拍」地一聲，李玲尖叫了一聲，似乎撲跌下地，黎天賜聽到腳步聲向房門走來，急忙閃身躲到柱子後面。
大漢氣沖沖地打開房門出來。
黎天賜等他進去之後，這才自石柱後轉了出來，向三〇四號房一望，只見房門虛掩着，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他蹣跚着，踏了進去。當黎天賜看到房間裏的情況時，不由低呼了一聲，急忙向後退步。
李玲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雙眼睜得老大，鮮血自她胸口汨汨流了出來。
「救……救救我……」
李玲伸起染滿了鮮血的手向黎天賜求救。然而，黎天賜已經嚇呆了，只曉得向後退步，希望儘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一直等到離開酒店，他的心才停止了劇烈的跳動。

黎天賜向左右望了一眼，沒有人注意到他，這才跳上一輛的士。
「碼頭——」黎天賜向司機道。
在船上的艙房坐下後，黎天賜長地吁了一口氣，暗想幸好那大漢比自己先到一步，否則，躺在血泊之中的不正是李玲，可能還要加上自己！
那大漢殺了人後，當然會逃離M埠，黎天賜想到這裏，心頭驚地一跳，會不會又碰巧和他搭一條船？
一想到這裏，他自艙房的床上，彈跳了起來。
當他看清楚那是一個私家艙房時候，這才放下心來。安慰着自己，就算和他搭同一條船，他也不會發現到他自己。
而且，大漢並不知道自己親眼看到他殺人，是沒有必要殺人滅口的。
黎天賜重新躺下床來，燃上一口香煙，船大概再過十分鐘便要啓行了。
當他吸完了第一枝香煙，將煙蒂向艙外一拋的時候，房門突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回到M埠後，黎天賜並沒有回家，他到一間低級公寓開了個房，睡了一覺。
醒來時已是下午三時多，他退了房間離開公寓，在報攤買份報紙，踏進附近一間茶樓。當他攤開報紙時，立即看到一個醒目的大標題：「北京人骷髏骨失竊」。
仔細一看內文，原來考古家屠滄海博士在H埠某酒店失去了一個無價之寶，十萬年前北京人的骷髏頭，因此懸賞十萬元，希望原璧歸趙云云。
黎天賜腦際一閃，彈跳起身，叫了出來：「那骷髏頭！」
然而，他隨即無力地坐了下來，他將十萬元拋到了大海之中！
不過，黎天賜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立即想到：要領取那十萬元的獎金，仍然有希望的。

骷髏頭是他親手拋下海中的，沒有人知道，而當時船還沒有開，骷髏頭必然在碼頭的附近！
是的，既然骷髏頭沉在碼頭下面，那十萬元的獎金，不是還有希望嗎？
——潛入海中將它撈出來便可以了！
一想到潛水，黎天賜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己連游水也不會，遑論潛水了！
他以手支額思索着，思索着那十萬元的獎金！
如果請一個潛水人下海打撈的話，那要花不少本錢。
一來自己沒有錢，二來潛水人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必定會私自下海去打撈，何必和自己分油水？
所以，請潛水人這條計是行不通的，除非請一個不識字，沒讀過報紙這般新聞，而且水性甚好的潛水人。

黎天賜的心一跳，頓聲問：「誰？」
「先生，請問開門。」是一個年輕人的聲音。
黎天賜懷着疑惑的眼光打開房門，只見一個穿着水手制服的職員站在艙房門口。
「甚麼事？」他詫異地問。
「先生，等一下有警方的人員上船搜查，」職員禮貌地說：「我們將會延遲啓碇時間，特別來通知你一聲。」
「警方——警方為甚麼要上船來搜查？」黎天賜的心怦然亂跳。
「我們接到命令延遲啓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對不起。」說罷，職員轉身走了。
黎天賜重新躺到床上，腦中不斷盤算着，警方為甚麼要上船搜查，莫非他們發現那大漢是殺人兇手，要上船拘捕他？
這時，艙門又「篤篤」地響了起來，黎天賜爬了起身，趨前去開門。
他想：「反正我又沒有殺過人，我心安理得。」
然而，門口站着的却不是警探，而是那個殺死李玲的大漢。

大漢見了黎天賜也是一呆，在黎天賜驚愕之際，冷冷地一笑，推開了他，衝進房來，立時反手將艙門「拍」地一聲上了鎖。
「喂，你——」
大漢轉過身來，目露兇光，道：「不要出聲，否則我幹了你！」
這時，黎天賜才看到大漢手中拿着一個紙包，一雙炯炯的眼睛，在艙房裏巡視着。
最後，大漢將那個紙包塞到床底下，嘆聲警告道：「等一有人來搜查時，你要裝作若無其事，否則，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付你！」
黎天賜嚇得連連點頭。
大漢狠狠瞪了他一眼，在床上坐下來，摸出香煙，遞一枝到黎天賜面前。
「要不要？」
黎天賜先是搖了搖頭，但隨即又點了點頭，自他手中接過香煙。
「老兄，」大漢一面替他點火，一面說道：「如果這次可以過骨的話，我可以分一份給你。」
黎天賜楞楞地望着他。
大漢向他笑了一笑，道：「五千元，够不够？」
「你指那個紙包？」
「不錯。」大漢得意地噴着煙霧，道：「這很值錢的，只要你幫我隱瞞一下，我會給五千元作酬勞的，而且是現鈔。」
黎天賜疑惑地望著大漢，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是在說笑。

所以，黎天賜緊張了起來，暗暗祈禱等一警方來搜查時，不要將它搜出來。
不久，警方人員果然前來敲門了。
「儘量表現得自然一點，」大漢向黎天賜打一個眼色，道：「鎮定一點，去開門吧。」
黎天賜戰戰兢兢地打開了房門，門外站着四個警方人員，他們向黎天賜展露了證件後，隨着房來。
一個警官端詳了大漢一眼，問：「你叫甚麼名？」
「賴牛。」
「你跟我们回警局吧！」警官道。
「回警局？」賴牛臉色一變，頓聲道：「我……我犯了甚麼法？」
「有人向我們形容過你的容貌，你是一個涉嫌謀殺的兇犯很像，」警官拿出手錶，道：「我們要請酒店的伙記來認一認。」
賴牛沒有話說，頹喪地瞥了黎天賜一眼，站起身來。

「調查員七事後主持人。」
王小克皺着眉，道：「可是有關這次刺殺基辛格的陰謀，警方一點線索都沒有哩！」
「也不能說一點線索都沒有，」周探長道：「起碼『城市日報』的龍紹雲主任，和詢問處的女職員便是兩個線索。」
「哦？」王小克道：「就是被呂七冒認的那個龍紹雲？」
「不錯，」周探長道：「據『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說，事發前，有一個神秘男子到報館找龍主任，兩人去了很久，才見龍主任回來，不過，我們相信，那已經是假的龍主任了。」
「真的呢？」王小克道：「難道他們竟然沒有殺人滅口嗎？」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也和殺了他差不多。」
「哦？」
「龍主任被人發現在郊區開蕩，他記憶力全失，已經是一個白痴了！」
王小克渾身一震，想不到兇徒的手段如此狠毒！自己這次破壞了他們刺殺基辛格博士的計劃，倘若他們遷怒於自己，那便如何是好？
「至於『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她則記得那神秘男子的模樣，並且已經向我們描述出來，現在只怕……只怕……」
「只怕那人是化過粧的？」
「不錯，既然呂七可以化粧成為龍主任的樣子，而且這樣維妙維肖，難保那個神秘男子也是化着粧的，」周探長擔心地道：「倘若真是如此，那麼，我們所得到的線索，便一點都沒有用場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剛才你說有兩件事要告訴我，那第二件呢？」
周探長自床頭櫃的抽屜中取了一封電報出

大漢氣沖沖地打開房門出來。
黎天賜等他進去之後，這才自石柱後轉了出來，向三〇四號房一望，只見房門虛掩着，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他蹣跚着，踏了進去。當黎天賜看到房間裏的情況時，不由低呼了一聲，急忙向後退步。
李玲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雙眼睜得老大，鮮血自她胸口汨汨流了出來。
「救……救救我……」
李玲伸起染滿了鮮血的手向黎天賜求救。然而，黎天賜已經嚇呆了，只曉得向後退步，希望儘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一直等到離開酒店，他的心才停止了劇烈的跳動。

黎天賜向左右望了一眼，沒有人注意到他，這才跳上一輛的士。
「碼頭——」黎天賜向司機道。
在船上的艙房坐下後，黎天賜長地吁了一口氣，暗想幸好那大漢比自己先到一步，否則，躺在血泊之中的不正是李玲，可能還要加上自己！
那大漢殺了人後，當然會逃離M埠，黎天賜想到這裏，心頭驚地一跳，會不會又碰巧和他搭一條船？
一想到這裏，他自艙房的床上，彈跳了起來。
當他看清楚那是一個私家艙房時候，這才放下心來。安慰着自己，就算和他搭同一條船，他也不會發現到他自己。
而且，大漢並不知道自己親眼看到他殺人，是沒有必要殺人滅口的。
黎天賜重新躺下床來，燃上一口香煙，船大概再過十分鐘便要啓行了。
當他吸完了第一枝香煙，將煙蒂向艙外一拋的時候，房門突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回到M埠後，黎天賜並沒有回家，他到一間低級公寓開了個房，睡了一覺。
醒來時已是下午三時多，他退了房間離開公寓，在報攤買份報紙，踏進附近一間茶樓。當他攤開報紙時，立即看到一個醒目的大標題：「北京人骷髏骨失竊」。
仔細一看內文，原來考古家屠滄海博士在H埠某酒店失去了一個無價之寶，十萬年前北京人的骷髏頭，因此懸賞十萬元，希望原璧歸趙云云。
黎天賜腦際一閃，彈跳起身，叫了出來：「那骷髏頭！」
然而，他隨即無力地坐了下來，他將十萬元拋到了大海之中！
不過，黎天賜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立即想到：要領取那十萬元的獎金，仍然有希望的。

骷髏頭是他親手拋下海中的，沒有人知道，而當時船還沒有開，骷髏頭必然在碼頭的附近！
是的，既然骷髏頭沉在碼頭下面，那十萬元的獎金，不是還有希望嗎？
——潛入海中將它撈出來便可以了！
一想到潛水，黎天賜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己連游水也不會，遑論潛水了！
他以手支額思索着，思索着那十萬元的獎金！
如果請一個潛水人下海打撈的話，那要花不少本錢。
一來自己沒有錢，二來潛水人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必定會私自下海去打撈，何必和自己分油水？
所以，請潛水人這條計是行不通的，除非請一個不識字，沒讀過報紙這般新聞，而且水性甚好的潛水人。

黎天賜的心一跳，頓聲問：「誰？」
「先生，請問開門。」是一個年輕人的聲音。
黎天賜懷着疑惑的眼光打開房門，只見一個穿着水手制服的職員站在艙房門口。
「甚麼事？」他詫異地問。
「先生，等一下有警方的人員上船搜查，」職員禮貌地說：「我們將會延遲啓碇時間，特別來通知你一聲。」
「警方——警方為甚麼要上船來搜查？」黎天賜的心怦然亂跳。
「我們接到命令延遲啓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對不起。」說罷，職員轉身走了。
黎天賜重新躺到床上，腦中不斷盤算着，警方為甚麼要上船搜查，莫非他們發現那大漢是殺人兇手，要上船拘捕他？
這時，艙門又「篤篤」地響了起來，黎天賜爬了起身，趨前去開門。
他想：「反正我又沒有殺過人，我心安理得。」
然而，門口站着的却不是警探，而是那個殺死李玲的大漢。

大漢見了黎天賜也是一呆，在黎天賜驚愕之際，冷冷地一笑，推開了他，衝進房來，立時反手將艙門「拍」地一聲上了鎖。
「喂，你——」
大漢轉過身來，目露兇光，道：「不要出聲，否則我幹了你！」
這時，黎天賜才看到大漢手中拿着一個紙包，一雙炯炯的眼睛，在艙房裏巡視着。
最後，大漢將那個紙包塞到床底下，嘆聲警告道：「等一有人來搜查時，你要裝作若無其事，否則，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付你！」
黎天賜嚇得連連點頭。
大漢狠狠瞪了他一眼，在床上坐下來，摸出香煙，遞一枝到黎天賜面前。
「要不要？」
黎天賜先是搖了搖頭，但隨即又點了點頭，自他手中接過香煙。
「老兄，」大漢一面替他點火，一面說道：「如果這次可以過骨的話，我可以分一份給你。」
黎天賜楞楞地望着他。
大漢向他笑了一笑，道：「五千元，够不够？」
「你指那個紙包？」
「不錯。」大漢得意地噴着煙霧，道：「這很值錢的，只要你幫我隱瞞一下，我會給五千元作酬勞的，而且是現鈔。」
黎天賜疑惑地望著大漢，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是在說笑。

所以，黎天賜緊張了起來，暗暗祈禱等一警方來搜查時，不要將它搜出來。
不久，警方人員果然前來敲門了。
「儘量表現得自然一點，」大漢向黎天賜打一個眼色，道：「鎮定一點，去開門吧。」
黎天賜戰戰兢兢地打開了房門，門外站着四個警方人員，他們向黎天賜展露了證件後，隨着房來。
一個警官端詳了大漢一眼，問：「你叫甚麼名？」
「賴牛。」
「你跟我们回警局吧！」警官道。
「回警局？」賴牛臉色一變，頓聲道：「我……我犯了甚麼法？」
「有人向我們形容過你的容貌，你是一個涉嫌謀殺的兇犯很像，」警官拿出手錶，道：「我們要請酒店的伙記來認一認。」
賴牛沒有話說，頹喪地瞥了黎天賜一眼，站起身來。

「調查員七事後主持人。」
王小克皺着眉，道：「可是有關這次刺殺基辛格的陰謀，警方一點線索都沒有哩！」
「也不能說一點線索都沒有，」周探長道：「起碼『城市日報』的龍紹雲主任，和詢問處的女職員便是兩個線索。」
「哦？」王小克道：「就是被呂七冒認的那個龍紹雲？」
「不錯，」周探長道：「據『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說，事發前，有一個神秘男子到報館找龍主任，兩人去了很久，才見龍主任回來，不過，我們相信，那已經是假的龍主任了。」
「真的呢？」王小克道：「難道他們竟然沒有殺人滅口嗎？」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也和殺了他差不多。」
「哦？」
「龍主任被人發現在郊區開蕩，他記憶力全失，已經是一個白痴了！」
王小克渾身一震，想不到兇徒的手段如此狠毒！自己這次破壞了他們刺殺基辛格博士的計劃，倘若他們遷怒於自己，那便如何是好？
「至於『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她則記得那神秘男子的模樣，並且已經向我們描述出來，現在只怕……只怕……」
「只怕那人是化過粧的？」
「不錯，既然呂七可以化粧成為龍主任的樣子，而且這樣維妙維肖，難保那個神秘男子也是化着粧的，」周探長擔心地道：「倘若真是如此，那麼，我們所得到的線索，便一點都沒有用場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剛才你說有兩件事要告訴我，那第二件呢？」
周探長自床頭櫃的抽屜中取了一封電報出

大漢氣沖沖地打開房門出來。
黎天賜等他進去之後，這才自石柱後轉了出來，向三〇四號房一望，只見房門虛掩着，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他蹣跚着，踏了進去。當黎天賜看到房間裏的情況時，不由低呼了一聲，急忙向後退步。
李玲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雙眼睜得老大，鮮血自她胸口汨汨流了出來。
「救……救救我……」
李玲伸起染滿了鮮血的手向黎天賜求救。然而，黎天賜已經嚇呆了，只曉得向後退步，希望儘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一直等到離開酒店，他的心才停止了劇烈的跳動。

來，道：「你看！」

王小克望了電報一眼，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不由臉上一紅道：「你說給我聽吧。」

周深長這才想起王小克別說不懂英文便是中文也懂不了多少，於是展開那封電報，道：「這是T國政府保安部拍給我的私人電報。」

王小克愣了一然，T國是一個中國人統治的國家，是東南亞的「民主憲政」，為甚麼突然會拍私人電報給區區一個深長？

「他們拍這封電報給我的目的，是想邀請我到他們那邊去。」

「啊！免費招待你遊埠！」王小克歡呼一聲。

周深長苦笑着搖搖頭，道：「不，你猜錯了。」

「那……那究竟是為了甚麼？」

「簡單得很，因為基辛格計劃在下個月到T國訪問，」周深長道：「他們擔心發生在我們這裏的事，會在那邊重演。」

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明白周深長的意思了，T國保安部生怕基辛格抵埠訪問時有人會刺殺他，由於這次的保安措施做得很不錯，在兇徒化裝名進入貴賓室時將他揭發，所以，T國要聘請周深長過去，做「保安顧問」。

「他們的措辭很客氣，」周深長臉上露出一個分不出是得意還是為難的笑容，道：「看來，我根本不能拒絕他們。」

「你答應了？」

「還沒有，我必須和你商量過後才能答應。」周深長道。

「為甚麼？」王小克呆了一呆。

「因為上次能够及時阻止兇徒行兇，你應居首功，」周深長道：「所以，如果他們要我答應，除非是逼你也一併請去。」

「這……」

「你認識他嗎？」王小妹問。

王小克定眼一看，搖了搖頭，道：「不，我從來不曾見過他。」

「那麼他為甚麼向你招手，叫你上岸？」王小妹詫異地道。

王小克滿腹狐疑，又向黎天賜望過去。

這時，黎天賜摘下了笠帽，向王小克打着手勢，示意他上岸。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岸邊游去。

「喂，小鬼子，你想幹甚麼？」小辣椒白後追著。

「看看他叫我上去做甚麼。」

小辣椒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加速向岸邊游過去，經過這一段日子的驚險經歷，她們已經學會了小心謹慎和隨時戒備警惕了！

當王小克濕漉漉地從海中走上岸時，黎天賜哈哈地笑了，上前，豎起一隻大姆指，道：「小兄弟，你的泳術真棒！」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就不相信這人叫自己上岸，目的只是想讓一聲自己的泳術够棒這樣簡單。

「先生，」王小克上下打量着黎天賜，道：「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黎天賜戴上了笠帽，笑道：「一次生兩次熟，那有什麼關係？」

「好吧，你叫我上岸，究竟有什麼事？」王小克問話時，一隻尖銳的眼光，牢牢地望定了黎天賜。

黎天賜一接觸到王小克那尖銳的眼光，心下不由一驚，看樣子，面前這個少年是個精明的人，可不是容易欺侮的哩！

然而，他隨即告訴自己，即使面前這少年精明無比，年紀畢竟還小，是很容易唆使的！所以，他清一清喉嚨，道：「小兄弟，你願不願意賺五十塊？」

「這……」

「你認為怎樣？」

王小克聞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能够免費觀光T國，那是一個風光如畫，環境優美的國度，憂的是自己是否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責任。

「如果你答應的話，」周深長又道：「那我便電向他們提出這個要求了。」

「深長，你……你認為我們真的能够做他們的保安顧問嗎？」

「其實T國的保安措施比我們這個殖民地好幾倍也不止，」周深長道：「他們這次前來邀請我，只不過認為我有過經驗而已。」

「這樣說來，有沒有我們都無關重要的了？」王小克道。

「是的，他們的國家保安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希姆萊的秘書警察網更精密，」周深長道：「如果你想免費旅遊，這次的確是的大好機會。」

「你主張我和你一塊兒去？」

「起碼有個伴嘛！」周深長哈哈地笑道。

「好吧！」

周深長大喜，道：「那我立即電報給他們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問：「如果我們決定去，大概甚麼時候起程？」

周深長仰首想了一會，道：「基辛格博士下月訪T國，距今還有十四天，我們大概十天之後成行。怎麼？你有難題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我只是要準備一下而已。」

「其實帶幾件衣服就行了，」周深長笑道：「手續，機票和住宿都由他們負擔。」

「零用錢呢？」

「這——」周深長雙眼一轉，已經明白了。

王小克的意思道：「好，我支持你兩百元！」

「真的？」王小克大喜過望，道：「那我不怕沒錢用了。」

兩人又談了一會，王小克站起身來告辭，周深長問道：「你想到那兒去？」

「我約了小妹和小辣椒，在下班之後陪她們去游泳。」

「這樣冷的天氣，你還去游泳？」周深長道：「不怕凍僵了嗎？」

「這兩天寒流已過，沒有那麼冷，」王小克笑了一笑，說道：「而且，多泳對健康有益哩！」

離開了醫院，王小克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廈門口。

他望一望腕表，已經是下午五時零五分，工廠大廈門口開始湧出大量的女工。

不一會，王小妹和小辣椒出現了。

小辣椒手中拿着一個旅行袋，三步作兩步地奔到王小克跟前道：「我贏了！我贏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贏了甚麼？」

「剛才我和小妹打賭，看看你會不會守時，她說不會，我說我們一路出工廠門口便會看到你，現在果然我贏了！」

「你們賭甚麼？」

「賭等一下誰請吃晚飯。」

「啊！我們今天在外面吃晚飯？」

「是呀，」小辣椒得意地道：「今天工廠出糧，告訴你，我和小妹得到了勤工獎！」

王小妹哈哈地笑了過來，道：「好吧，今晚上的晚飯我請客！」

小辣椒立即拍手叫好。

「現在我們到甚麼地方游水去？」王小克問：「你們決定了沒有？」

「當然是到淺水灣！」

「好，那走吧！」

一個小時後，三人已到淺水灣，這時夕陽西下，把海水泛成萬點金光，沙灘上游客稀落，那是因為天氣已逐漸轉涼的關係。

三人在公眾泳棚換過泳衣，一面做着熱身運動，一面向海灘走去。

小辣椒一馬當先，跳進海中，但隨即尖叫了起來：「好冷！」

王小克和白小妹隨着她跳下海中，他們都知道，只要游一會便會回暖。

三人經常結伴到淺水灣游水，所以，近年來泳術大進，就像三條「浪裏白條」一般，在水中嬉戲耍樂。

這時，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在綠波中戲浮載沉。

那人頭戴草帽，把帽子壓得低低地，遮住了眉毛，而他的眼光炯炯，變眼眨也不眨地望著王小克。

那人取了枝香烟含在口中，用火柴劃着火，可是由於沙灘上風勢太大，點來點去點不着火，他乾脆把烟放回烟盒裏，向王小克望過去。

原來那人正是「見財化水」的黎天賜，他這一段日子來，一直在各大海灘出現，物色着他心目中的對象。

他希望找到一個泳術既精，人又不十分聰明的人，替他執行海底打撈的工作。

一連幾天，他都守在淺水灣畔，希望可以找到他理想中的人。

然而，一連幾天，他失望了。

因為他發現泳術精的人，多半是廿餘歲的小伙子，這種人頭腦最靈活，不太容易駕御，同時，他要找的是個只須小數報酬便肯答應的人。

在黎天賜的眼中，王小克實在是一個最好

對象，因為他年紀小，而且看來不像是富家子弟，也許只要花一百數十元，便能哄他下水去打撈那個十萬年前的北京人骷髏頭骨了！

這時，他看到王小克冒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氣，跟着便潛下水中。

好一會，都不見王小克浮了上來。

黎天賜暗暗估計，王小克潛入水中起碼有三分鐘了，普通人怎麼能潛泳這麼久？

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向海邊走去，凝視着海面呆出怔。

又過了幾分鐘，才見王小克冒出水面，白小妹和小辣椒立時向他迎去，合力把他按下海中。

黎天賜眼角泛起一陣笑容，暗付：原來這幾個小孩子在鬧着玩。

他跟着又想，如果這三個少年不是不知死活，便是他們的泳術實在太好！

顯然地，這一男二女的泳術不錯。

利那間，黎天賜下了一個決定。

他托一托笠帽，令他可以看得更清楚，然後，雙手盤在胸前，凝視着海面。

黎天賜的舉動引起了小辣椒的注意，她游到了白小妹的眼前，低聲道：「小妹，你看岸上那人！」

白小妹轉頭一望，看到了黎天賜。

「幹甚麼？」

「他一直看着我們！」小辣椒道。

「也許一個窮極無聊的人而已，」白小妹道：「這有甚麼稀奇！」

王小克游了過來，道：「你們吱吱喳喳地在說甚麼？」

小辣椒向岸上的黎天賜吸了吸氣，道：「小鬼子，你看！」

王小克向前望過去，忽見黎天賜正招手示意自己快點上岸。

「你認識他嗎？」王小妹問。

王小克定眼一看，搖了搖頭，道：「不，我從來不曾見過他。」

「那麼他為甚麼向你招手，叫你上岸？」王小妹詫異地道。

王小克滿腹狐疑，又向黎天賜望過去。

這時，黎天賜摘下了笠帽，向王小克打着手勢，示意他上岸。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岸邊游去。

「喂，小鬼子，你想幹甚麼？」小辣椒白後追著。

「看看他叫我上去做甚麼。」

小辣椒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加速向岸邊游過去，經過這一段日子的驚險經歷，她們已經學會了小心謹慎和隨時戒備警惕了！

當王小克濕漉漉地從海中走上岸時，黎天賜哈哈地笑了，上前，豎起一隻大姆指，道：「小兄弟，你的泳術真棒！」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就不相信這人叫自己上岸，目的只是想讓一聲自己的泳術够棒這樣簡單。

「先生，」王小克上下打量着黎天賜，道：「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黎天賜戴上了笠帽，笑道：「一次生兩次熟，那有什麼關係？」

「好吧，你叫我上岸，究竟有什麼事？」王小克問話時，一隻尖銳的眼光，牢牢地望定了黎天賜。

黎天賜一接觸到王小克那尖銳的眼光，心下不由一驚，看樣子，面前這個少年是個精明的人，可不是容易欺侮的哩！

然而，他隨即告訴自己，即使面前這少年精明無比，年紀畢竟還小，是很容易唆使的！所以，他清一清喉嚨，道：「小兄弟，你願不願意賺五十塊？」

黎天賜以為此言一出，王小克必然欣然動容，因為五十塊對他自已來說，已經算得上是一筆數目了！

可是，王小克表現出來的只是一派漫不在乎的樣子，反問道：「怎樣賺五十塊？」

「這——」黎天賜幾乎想放棄自己的打算，但終於還是鼓起勇氣道：「容易得很！我要你幫我潛下海中打撈一樣物件。」

「先生，」王小克呆了起來，道：「你似乎應該去找打撈公司才對。」

「不，這件物件輕得很，兩個手指就可以拿起來了。」黎天賜道。

「哦？」王小克疑惑地望定了黎天賜，道：「是你不小心掉下海中的？」

「不錯。」

「那是什麼？」

「老實不瞞你說，……是一個骷髏骨頭。」黎天賜答道。

「骷髏骨頭！」站在一旁小辣椒低呼了一聲，白小妹則怔怔地望定黎天賜，不發一言。

王小克不禁有點啼笑皆非，道：「付出五十塊叫人替你下海去打撈一個骷髏骨頭！」

黎天賜急忙補充了一句，道：「如果你嫌少，我可以多加五十塊，一共一百塊！」

王小克見他臉上神色緊張，不禁有點疑惑，問道：「那是什麼骷髏骨頭？」

黎天賜早已編了一個故事，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父親臨死時，曾吩咐若干年後，要我回去替他執骨，你懂得什麼叫「執骨」吧？老人家都喜歡那一套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上個月，我回M埠去替他老人家執骨，打算帶到本市，不料一個不小心，掉下碼頭的海中，去。」黎天賜道：「我又不曾游水，所以……所以想請你幫幫忙。」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你只出得起一百塊錢？」

「是的，」黎天賜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已經失業兩個多月了，還找不到工作，老實說，如果你答應了我，我還得去想办法籌錢哩！」

「你剛才說骷髏骨是掉在M埠的碼頭的？」王小克問。

黎天賜心下一驚，好不好將地點告訴他？

「小兄弟，如果你肯答應，我便會帶你去。」黎天賜道。

「這樣說來，一切開支全由你付了？」

黎天賜點了點頭，反正買兩張M埠來回三等船票，只要二十塊錢而已。

「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小兄弟，我……我希望你立即給一個答案我，」黎天賜道：「因為……因為我怕海水會把先父的頭骨侵蝕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問道：「你住在那裏？叫什麼名，可以告訴我嗎？」

黎天賜沉吟一下，終於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告訴了王小克，然後問道：「小兄弟，你究竟幫不幫我這個忙？」

「我明天早上來找你吧！」

「好極了！」黎天賜大喜過望，伸出手來和王小克相握，道：「一言為定！」

說罷，黎天賜轉身走了。

白小妹望着他的背影遠去，忽然說道：「王小姐，你別回頭向白小妹望過去，笑道：「你也看出來了。」

「哼，一派胡言！」

「小妹，依你說，那個沉在海底的骷髏頭到底是誰的？」小辣椒揶揄口問：「他要打撈來幹什麼？」

黑衣大漢走了過來，向黎天賜打了個手勢，示意動程。

黎天賜向屠博士望過去，只見他又坐到大石上去，把玩着蜥蜴了。

原來屠博士並不跟着去，只由兩位大漢跟着而已。

黎天賜一面向前走着，一面盤念怎樣中途擺脫兩人逃命。

王小克睡得很甜，忽然被人一推，跟着，白小妹的聲音在他耳畔響了起來。

「小鬼子，快起來。」

王小克翻了一個身，揉一揉眼睛，窗外陽光耀耀，天已亮了。

「小鬼子，你今天不是約了那個黎天賜去打撈他父親的頭骨嗎？」

王小克坐直起身，惺忪睡眼，問道：「現在幾點鐘了？」

白小妹望了望腕錶，道：「八點鐘。」

王小克立即爬了起身，到洗手間盥洗完畢，白小妹已替他煮好了麥片粥。

小辣椒也醒了過來，三人一塊吃着早餐，小辣椒問道：「小鬼子，你今天真的要約到M埠去打撈什麼骷髏骨頭？」

「唔，」王小克點點頭，道：「一百元的酬勞哩。」

「小鬼子，我覺得其中另有蹊蹺，」白小妹擔心地說：「那黎天賜看來不是什麼好人，你可要小心一點。」

「放心好了，難道連這樣的一個人我也對付不了嗎？」王小克笑道。

「最好叫他先付錢，然後才打撈。」小辣椒道。

王小克點點頭。

「如果發現什麼不妥，立刻回來。」白小妹道。

「什麼人請你去打撈頭骨？」周探長詫異地問：「你認識他嗎？」

「是一個姓黎的男子，」王小克答道：「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那你小心一點吧，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這句話你總會聽過的吧？」

王小克笑着點了點頭，如果酬勞是一千或者一萬的話，那麼事情也許有點蹊蹺，可是，黎天賜只答應給自己一百塊！

整件事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奇特地方，王小克只是感到，黎天賜大意，把自己父親的頭骨掉下海中，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兩人說聲再見，離開家門。

雖然只是清晨八點多，但陽光普照，春意大清，看來是個好日子。

王小克迎着清新的空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想從本市到M埠，如果坐水翼船的話，只消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即使坐大船，也只有四個鐘頭而已，總而言之，這趟差使一天便可辦妥，而一天能賺一百元，和他以前擦鞋的工作比起來，利潤實在不可以道里計了。

他跳上了一輛十四座位小巴，來到黎天賜家居附近，向門牌望過去。

黎天賜住的是「城市道」十三號，王小克下車的地方却是四號，單數門牌在對面，於是，他一邊吹着口哨，一邊越過馬路。

就在王小克接近十三號之時，忽然發現門口有兩個黑衣漢子站着，黎天賜則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他面如死灰，頭髮蓬鬆，看來整晚沒有好睡。

王小克一看黎天賜的神情，心下突地一跳，直覺告訴他事情有點不同了！

正當他猶豫不知是否該上前和黎天賜打招呼時，

妹囑咐道。

「知道了。」

吃過早餐後，王小克換了衣服，將游泳褲穿在裏面，正欲離開家門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白小妹趨上前接聽，跟着叫住王小克，道：「小鬼子，你的電話。」

「誰打來的？」

「周探長。」

王小克呆了一呆，周探長知道自己一向很晚才起身，何以今天在大清早打電話來。

「喂？」王小克接聽聽筒。

「醒了？」周探長問。

「什麼事？」王小克笑道：「是不是在醫院裏太過無聊，所以打個電話來聊天？」

「小鬼子，我剛剛接到一個消息，」周探長忽然壓低了聲音，道：「有關呂七最後支持人的。」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

「小鬼子，你可曾聽說過『死亡俱樂部』這個名字？」周探長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反問：「死亡俱樂部。那是什麼組織？」

「你不是警方人員，所以不知道，」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一個非法組織，兇手集團，裏面的成員，都是十惡不赦，殺人無數的人。」

王小克一驚問道：「你是說，策劃刺殺基辛格博士的歹徒便是『死亡俱樂部』的人？」

「不錯。」

「可是呂七並不是『死亡俱樂部』的人啊。」王小克道。

「是的，」周探長道：「呂七是被『死亡俱樂部』聘請行兇的。」

「既然他們每一個都是殺人專家，為什麼要請外人？」王小克詫異地。

「因為這是個等於自殺的計劃，所以，『死亡俱樂部』只好用外人來犧牲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他早就已經猜到呂七被人出賣的了。

「小鬼子，我甚至可以肯定，上次你婆婆被人謀害的事，也是『死亡俱樂部』做的！」

王小克雖然動容，雖然他還不知道「死亡俱樂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但從他們一連兩次計劃謀殺自己的事看來，必是個神通廣大的組織！（詳情請參閱拙作『死亡俱樂部』一文。）

「那……那是怎樣的一個組織？」王小克訥訥地問。

「一個職業兇手組織的俱樂部，專門受聘殺人，」周探長道：「我猜上次基辛格到來本市訪問，定有人聘請死亡俱樂部刺殺他！」

王小克不由倒抽了一口氣，暗想倘若不是基辛格臨時取消了行程的話，「死亡俱樂部」雖然損失了一個呂七，仍然會繼續候機下手的，那時是否能夠保護基辛格周全，便難說得很。

「呂七是不是『死亡俱樂部』的成員？」周探長沉吟了一下，才道：「我看不會是，因為，『死亡俱樂部』的成員，每一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呂七只不過是一個便衣警察而已。」

「你們有沒有關於『死亡俱樂部』的資料？」王小克問。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即令國際警方，手上的資料也不齊全。只知道他們是殺人不眨眼，手段十分厲害的職業兇手，尤其是他們的主席，更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王！」

周探長頓了一頓，又說道：「據傳說，只要被『死亡俱樂部』釘上了的對象，百分之百，逃不過他們的手中，小鬼子，如果上次真是他們策劃謀殺你的話，你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的叫聲，紛紛駐足而觀，王小克一邊叫着，一邊向前狂奔。

熊氏兄弟本來想自後追上，可是見王小克的叫聲引起了途人的注意，互相望了一眼，利那間決定不了。

熊忠猶豫了一下，向乃弟擺了擺頭，示意無論如何不能讓王小克逃掉。於是兩人吸了一口氣，追了過去。

王小克回頭一望，見熊氏兄弟正自後追了上來，心下大急，加快腳步向大馬路逃走。

熊氏兄弟去勢極快，不一會已追近了，王小克見街口有個交通警察正在指揮交通，忽然靈機一觸，向他跑了過去。

他來到交通警察背後，伸手指一指，道：「警察先生，有人想謀財害命！」

那交通警察楞了一楞，見是個氣喘吁吁的少年，道：「你說什麼？」

王小克見那熊氏兄弟已經逼近，於是向兩人一指，道：「就是他們！他們是黑人物！」

說罷拔腳便逃。

王小克奔了十幾步後才轉頭望過去，只見那交通警察正向熊氏兄弟迎去，心下不由大喜，暗想他們警察一盤問，自己便可以乘機逃之夭夭了！

他轉過街角，提氣向前奔逃，打算截輛的士或者十四座位小巴跳上車去，那麼熊氏兄弟便是有通本領，一時之間也追不上自己了。

可是當時已近九點，正是人們趕着上班的時候，大馬路上車水馬龍，交通開始擠迫了起來，幾乎每一輛經過的的士和十四座位小巴都坐滿了人，那裏有空車子給他搭乘？

王小克向前望過去，只見不遠處有一個巴士站，但是排隊等候上車的人，起碼有三三丈之長，只得加緊腳步，向前奔逃，取消了乘車的打算。

「這樣說來，咱們這趟應邀赴T國參加保安措施之行，也不太樂觀了？」

「不錯，」周探長擔憂地道：「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最精明最幹練的職業兇手。」

「探長，你是不是想取銷T國之行？」

「不！」周探長詫異地道：「你怎會這樣想？」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是覺得，你對『死亡俱樂部』這組織懷着恐懼。」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是的，連國際警方也對付不了的組織，我……我又何德何能？」

「探長，不要長他人志氣，滅……滅自己什麼的。」王小克說話時，心底下一股豪氣頓生，暗想「死亡俱樂部」再厲害，自己也未必怕了他們。

「這是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周探長道：「我們必須重視敵人，然後才有辦法打垮他們！」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道：「你打電話來給我，就是想告訴我這件事嗎？」

「唔，」周探長道：「我只是想關照你一下，『死亡俱樂部』的人可能還在本市，而你會是他們的目標，所以，凡事小心一點。」

「得了，」王小克正欲掛下電話，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周探長，我有件事問你。」

「什麼事？」

「你認為一個人的骷髏骨頭值多少錢？」

「——」周探長楞了一然，道：「什麼骷髏骨頭？」

「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請我下海打撈一個骷髏骨頭，聲明酬勞百元，你認為它值嗎？」

跑了好一會，王小克回頭一看，見熊氏兄弟的影子，這才定下心来。

他放慢了腳步，緩緩地向前走着，乘機調勻氣息。

又過了一會，眼見熊氏兄弟是沒有可能追得上的了，王小克才望了望腕錶，已是上午九時十分。

既然一百元賺不到，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轉過街角，打算看看附近有沒有餐室，坐下來喝一杯冰水解渴，不料一瞥眼，看到熊氏兄弟正迎面而來。

熊氏兄弟尖銳的眼光立時看到了王小克，加快腳步向他追來。

王小克大驚失色，一個轉身，向對面馬路奔去，這時交通燈正由紅轉黃，停在斑馬線的車子已開始蠢蠢欲動，王小克不理三七廿一，一個箭步竄了過去。

他一口氣奔過馬路，車子已經開動了，回頭一望，見熊氏兄弟被隔在穿來往的車輛之間，向他們扮了個鬼臉，向前便逃。

奔了好一會，忽然發現前無去路。

原來王小克下意識地選擇橫街窄巷奔逃，不覺間來到了一條死胡同。

那條街的盡頭有一道石磚牆，高約三四丈，上面佈滿了鐵絲網，原來是電燈公司的分站，看來難以通過。

王小克一沉吟，決定轉身循來路而回，不料一回頭便看到熊氏兄弟正向這邊奔過來。

王小克叫了一聲不好，左右望過去，見附近有關餐室，於是向門口奔去。

那餐室開在橫街，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日早晨九時半才開門，這時老板剛起床不久，正在水吧間調弄咖啡。

王小克一衝進了餐室之後，立時向後門逃去。

王小克一看黎天賜的神情，心下突地一跳，直覺告訴他事情有點不同了！

正當他猶豫不知是否該上前和黎天賜打招呼時，

垃圾桶去。

「咱們聲明今天還給人啊！」白小妹道：「算了，反正這套衣服根本不值二十塊，而我們也不回去了。」王小克拍拍錢包，笑道：「對啦，咱們到賭場去碰運氣怎樣？」

「你帶多少錢來？」

王小克摸摸口袋，說道：「大約五六十塊吧。」

「五六十塊，够賭了嗎？不用幾鋪便輸光了！」

「一鋪十塊，也可以賭五六鋪，而且說不定會贏哩！」王小克說着向賭場那方向走去。白小妹拉住了他，道：「唉！你就是喜歡賭！快回家吧！」

「可是那骷髏頭怎辦？」王小克道：「它仍然在海中的岩石之間哩。」

白小妹咬了咬唇，道：「小鬼子，你仍然想拿它去領賞？」

「十萬元啊！」王小克道：「不是個小數目！」

白小妹沒好氣地嘆了一聲，道：「你呀，財迷心竅！」

王小克也不以為忤，「嘻嘻」一笑，道：「錢誰不喜歡？如果現在袋中有錢的話，便可以到賭場去大賭特賭了。」

白小妹美眸一轉，道：「好吧，那你打算幾時去拿？」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現在怎樣？」

「現在？」白小妹低呼了一聲，道：「就在這光天化日之下？」

「怎麼啦？」王小克道：「白天最安全，那兩個大漢再兇狠，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怎樣。」

「可是你手捧着一個骷髏頭上岸，一定引人注目，這——」

王小克見那人生得滑稽，向他伸了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那人推開窗門，跨了進來，原來是個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

侏儒雙手負背，一步一步向王小克走來，仰起了首，問道：「你是誰？」

「你又是誰？」王小克反問。

「豈有此理，是我先問你，應該由你答我！」侏儒大怒，說道：「如果你沒回答我的問題，而我先答了，我豈不是笨蛋一個？」

王小克心想原來這侏儒是個渾人，忍不住便要笑出聲，可是一想到他可能是兩個大漢的主子，於是強行忍住了笑，答道：「好，我先答你，我姓王，名叫王小克。」

「唔，這才像話，我姓甄，名叫士隱。」

「原來是聰明過人的甄先生，久仰久仰，幸會幸會。」王小克笑道。

甄士隱側着大頭，斜眼望住王小克，不以爲然地說道：「你這幾句話不通之至，不通之至！」

「怎樣不通？」

「第一，你何以見得我聰明過人？第二，我既不是大總統，又不是大明星，你對我怎會久仰？第三，你這次乃是被熊氏兄弟強行擄來，安危未卜，又怎會笑得起來？」

王小克這時才知道那個大漢是姓熊的兄弟，他被甄士隱一番搶白，暗想原來這三尺侏儒倒也笑不到十足，淡淡一笑，道：「你剛才那三個理由也是不通之至，不通之至！」

甄士隱漲紅了臉，道：「如何不通？」

「第一，你既堅持要我報上名來，我照做了，由此看來，你們是聰明之人！」

甄士隱臉色一寬，點頭道：「好，那麼第二呢？」

王小克上下打量着模樣滑稽的甄士隱，道：

王小克不待她說下去，便道：「我可以拿個膠袋，把它放在膠袋帶上來，真是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膠袋中有骷髏頭了？」

白小妹遲疑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道：「好吧。」

王小克在街邊撿了個手提膠袋，向碼頭那邊走去，一面低聲吩咐道：「小妹，你最好站在一旁，萬一那兩個大漢出現的話，也有個照應。」

白小妹點了點頭。

「對了，那把短槍還在身上嗎？」王小克問。

白小妹拍拍腰間，笑着點了點頭。

「好極了，你儘量不要暴露目標，只是暗中掩護我。」王小克道。

不一會已來到碼頭，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只見人來人往，沒有那兩個大漢的影子。他辨認了地點，提着膠袋，慢慢地彎腰下去。

海水離岸大約三四呎，岸邊全是岩石，王小克一脚踏在一塊岩石上，先行一試是否穩當，這才站定了身子。

收藏骷髏頭的岩石就在不遠處，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涉水走了過去。

當他來到岩石旁時，忽聽馬達聲響，一艘快艇風馳電掣而來。

王小克定眼望去，心中突地一跳。

快艇上站着兩人，正是那兩個大漢。眼見快艇來勢極速，王小克不及細想，轉身便逃；不料由於心慌意亂，被海中一塊礁石絆倒了，「撲通」一聲，掉下海去。

他急忙着爬了起身，但渾身已經濕透，那膠袋也竄開去了。

這時，快艇已經駛到他跟前，熊忠將手一抓，把王小克提了起來，拋到艇中，熊義掌舵。

將快艇轉了首向海心疾馳而去。

白小妹看到當時情形，奔上前來想相救時，快艇已經駛到海中去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白小妹空有一把手槍，却不敢露械向兩名大漢發射。

眼見快艇越去越遠，最後變成一個小點，不由又急又驚，站在當地徒呼荷荷。

且說王小克被熊忠抓上了快艇後，立時掙跳起身，一掌向熊忠下陰擊去。

熊忠早已知道王小克不是尋常少年，見他霍然出拳，一腳朝他胸口踢去。

這一腳後發先至，去勢較狠，倘若被他踢中了，非重傷吐血不行，王小克應變奇快，雙手一格，拍在熊忠小腿之上。

「拍」地一聲，熊忠小腿和王小克手臂相撞，只覺一陣劇痛，但那腳還是掃中了王小克胸腹之間，只不過力道已消。

王小克栽倒在快艇上，忽覺腦頂有件硬物抵住，登時全身僵住了。

顯然地，那是一把槍管！

兩名大漢不發一言，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們真有耐性。」

熊氏兄弟望也不望他一眼。

王小克見兩人臉上一副陰沉冷漠的神色，只得緘口不言。

熊義把手槍交給了乃兄，專心掌舵。

不一會，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遊艇，而快艇的方向正是朝那遊艇駛過去。

王小克本來暗自奇怪，這兩個大漢駕着一艘快艇出海，究竟能去多遠，這時看到遊艇，心下一沉。

可是，他立即想到，這兩個大漢是否要帶自己去見他們的主子？

王小克生平不知應付過多少歹徒，但從這兩個大漢的身手看來，却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小克心下大喜，暗想這個甄士隱竟是如此容易對付，看來自己這趟儘可逢凶化吉了。

可是，甄士隱忽然皺起了眉頭，道：「小兄弟，不過我得聲明在先，如果主人下令害你，我可作不得主。」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

原來面前這個侏儒並非熊氏兄弟的主子！那麼，熊氏兄弟和他的主人究竟是誰？爲何還不現身相見？

王小克張大了口，利那間疑惑叢生，訥訥問道：「甄先生，你……你的主人是誰，他……他爲什麼要加害於我？」

甄士隱聳聳肩，道：「你還是走着瞧吧，主人有令，叫我不許胡亂說話！」

他話聲甫畢，艙門又打了開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自內走過來，笑道：「豈有此理，真是豈有此理，剛才你已經胡亂說了許多話了！」

甄士隱見那老者突然出現，神色極是惶恐，急忙垂下了首站在一旁，雙唇緊緊閉着。

那老者正是屠滄海屠博士，他手中提着一隻蜥蜴，緩步向王小克走來。

王小克見他紅光滿面童顏鶴髮，知道是個異人，而且更有可能是甄士隱和熊氏兄弟的主人，於是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道：「老先生你好！」

屠博士見王小克如此有禮，不禁呆了一呆，「啊哈」一聲笑了出來，道：「你就是那個王小克？」

王小克聽不出他語氣中到底有沒有敵意，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你有個外號叫『小鬼子』？」

王小克心下一憚，訥訥道：「老……老先生怎麼知道？」

屠博士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雙手玩弄着

如果他們還有主人的話，這個主人一定是個非比尋常的人！

——他是誰？

快艇的速度忽然降低了，因爲已逐漸地接近了遊艇。

失風被囚 智脫魔掌

當快艇靠着遊艇泊定時，兩個穿着水手裝的大漢放下一條吊梯，熊忠攜一捆手中短槍，示意王小克爬上去。

王小克心想反正反抗也是無用，於是抓住了尼龍繩結的吊梯，向上爬去。

熊氏兄弟跟着他上了甲板，熊忠收起了手槍，大概認爲王小克處身遊艇，已經插翅難飛，所以不加防範了！

王小克向海心望過去，只見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估計遊艇離岸起碼有十餘哩之遙，縱使水性再好，也決計難以泗水上岸，因此打消了跳海逃生的念頭。

熊忠上前一推，示意王小克踏進艙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跨了進艙。

那遊艇大約有六七十呎長，是一艘可以出洋遠航的大型遊艇，艙中寬敞異常，擺設華麗，地上還鋪着腥紅色的厚地毯，顯然是個起居室。

熊忠把王小克推進艙後，仍然一言不發，雙手垂直，站在艙口。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見艙中並無別人，正暗自奇怪，忽見對面一個艙門推了開來，一個斗大的頭自內伸了出來。

那頭大得幾乎尋常，而一雙細小的風眼，却與之不成比例。

那雙風眼轉動着，終於，停在王小克的身上。

那隻蜥蜴，微笑不言。

王小克見他玩弄蜥蜴時那種愛不釋手的模樣，不禁心下發毛。

那蜥蜴身長大約四吋，一條長舌不斷地吞吐着，渾體灰色，模樣十分恐怖，但屠博士却當牠是奇珍異寶地玩弄着。

「來，」屠博士笑着向王小克招手，又拍拍身畔的位子，道：「坐！」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望着他手中的蜥蜴，脚步未曾移動分毫。

「聽到我的話沒有？」屠博士問道：「我叫你坐過來。」

王小克向甄士隱和熊氏兄弟望過去，只見他們臉上都泛着詭異恐懼的神色，從此得知面前這老者雖然笑容可掬但說不定對自己有意惡意。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豈容他不走上前去。

王小克終於移動脚步，在屠博士身畔坐了下來。

王小克不明他所指，坐在沙發上動也不動，屠博士忽然抓住王小克的手，道：「這個給你玩！」說着把那隻活生生的蜥蜴，放在王小克手中。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掙扎着要把牠甩脫，可是說也奇怪，他一條右臂被屠博士抓着，却是麻木不仁，動也不動了。

那蜥蜴在王小克掌心蠕動着，王小克心下大駭，苦於手臂完全沒有知覺不能動彈，不由渾身發抖。

「哈哈！」屠博士得意地笑了起來，道：「神威將軍看來很喜歡你哩！」

王小克俯首一望，只見那蜥蜴腥紅色的舌頭伸吐不停，伏在自己掌心，竟然不動。

屠博士又伸手入袋，取了另一隻蜥蜴出來，道：「來來來，這隻勇猛將軍許久沒透過空

道：

道：

米！

王小克見屠博士臉色突然十分肅穆，儼然有學者之風，不禁大為奇怪！如果說面前這人發起神經來時會當斷斷尾巴為「天下第一美味」和「補藥」，又有誰會相信？

「考古學的最大一次發現，便是研究人類的祖先和演進，」屠博士站直了身子，道：「在種種資料和發掘出來的化石中，以北京周口店，骷髏化石最珍貴，因此學名定為『北京人』。」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可知道我那個北京人骷髏是甚麼時候的人類？」

王小克茫然地搖著頭，對於這種學說，他根本是一竅不通。

「起碼四十萬年前！」屠博士眉飛色舞地道：「你試想想好了，早在四十萬年前，地球上便有人類出現，這和已經絕跡的恐龍雖然無法比較，但人類能修早在四十萬年前便生存在這個地球上，經過數十萬年的演進進化，才變成我們現在這種樣子，在演進過程中，一定有著十分有趣的故事，而參加考古學的樂趣，便在這裏。」

王小克眨著眼睛，他並沒有把屠博士的話聽入耳中。如果屠博士和他講賭牌九或者廿一點的技術的話，他倒會聽得津津有味。

王小克對於任何學術性的東西，都挑不起半點興趣，那是性格使然。

這時，他忍不住又問：「屠博士，照你這樣說，那個骷髏化石到底值多少錢？」

「這便要看是在甚麼人手中了，」屠博士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如果你手中，它是一文不值，因為你根本不懂。」

王小克臉上一紅。

屠博士又道：「如果在普通考古學家手中，價值可能是十萬，也可能是二十萬，總之視人對考古學的熱衷程度深淺而已。」

「那麼在你手中是多少钱呢？」王小克與屠博士仰望想了一想，簡短地答了四個字，那是「無價之寶」！

王小克不由低呼了一聲，從屠博士對古物愛好的程度看來，可見他是近乎瘋狂癡迷的考古家了！

「屠博士，我猜你一定有很多錢。」

「哦？」屠博士愕了一然，道：「為甚麼突然會這樣問？」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你玩不起這種嗜好。」王小克道。

「說得沒錯，」屠博士淡淡一笑，又道：「嚴格說來，我並不算有錢，但我很懂賺錢，而且一次起碼要賺幾十萬。」

「啊！」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怎麼賺錢？」

屠博士凝視著王小克，說道：「你也想學我？」

王小克雖然一笑，道：「我相信你不會把你的賺錢秘訣說給別人聽吧？」

「小鬼頭，我們現在是在汪洋大海中，即使你怎樣拖延時間，也不能逃走的，」屠博士陰沉地一笑，道：「所以，我勸你還是把地點說出來吧！」

「那對我沒有甚麼好處？」

「好處是你一條生路！」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看來對方根本不打算給自己一筆錢。

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還嫌不夠？」屠博士道：「你應該知道，上了我這艘遊艇而能活著下去的外人百中無一，你能活著回去，實算十分幸運的了！」

王小克呆地望著屠博士，只見他神情極其威嚴，臉上罩著寒霜，和初出現時簡直判若兩人，心下不由暗暗奇怪。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忖道：莫非他的病發作之前會整日笑口常開像個好好先生一般，病發之後，便變成心狠手辣的人了？

像他這樣的神經博士，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並不是奇事。

「你仔細考慮考慮吧，」屠博士道：「我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說罷，屠博士打開艙門，走了進去。

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既然他肯給自己一個鐘頭考慮，看來還不是那種無可理喻的人？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對那十萬元的獎金已經不敢再有指望，他現在擔心的是能否平安安地離開這艘遊艇。

他緩緩地走到艙底附近，向外望去，外面是一片汪洋大海，遊艇好像下了碇一般，停在海中。

忽然，他聽到背後有腳步聲傳來，轉頭一望，原來是屠博士。

屠博士躡足踏上前來，向王小克扮了一個鬼臉，低聲問道：「你招了沒有？」

王小克搖搖頭。

屠博士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道：「博士容許你不招嗎？」

「他——他說要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考慮。」王小克答。

屠博士點點頭，道：「無論如何，你是非招認不可的了。」

「為甚麼？」

「哈！博士想要做的事，一定會成功的，」屠博士道：「他既然要你招認，你若是不招，豈非自尋煩惱，自討苦吃？」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心下已經有了計較，情緒也輕鬆了起來，問道：「甄先生，博士患的是甚麼病？」

屠博士皺一皺眉頭，說道：「你一定要知道？」

「你肯不肯說？」

屠博士搖著他的大頭，道：「不肯說，不肯說！」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淡淡地道：「其實你是根本不知道。」

「誰說我不知道？」屠博士漲紅了臉，道：「博士的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何以見得？」

「他——」屠博士搖了搖頭，但由於他的手實在太短，只抓了抓耳朵，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就是嘛！我說你根本不知道！」

屠博士又氣又急，說道：「誰說我不知道的？」

「那你說來聽聽，看究竟對與不對。」

屠博士左右望了一眼，招手叫王小克俯下身去聽他說話。

王小克大喜，急忙把耳朵湊過去。

「他有神經病！」

「不錯，這種神經病每天都要發作，」屠博士低聲道：「發作時痛苦無比，剛才那種情形，你是親眼看到的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著頭，問道：「他怎麼會有這種神經病的？」

「這——」屠博士面上上一紅，訥訥答道：「我……我不大清楚了。」

「甄先生，如果我不把那個骷髏地點說出來，博士會怎樣對待我？」王小克試探著問。

「我看他多半會把你拋到海中去餵魚！」

「是阿！只有總管才料理這麼多事，」王小克笑道：「我看洗衣煮飯，打掃地方都由你一手包辦的了？」

屠博士點點頭，道：「有甚麼法子？他們都推在我身上。」

王小克見他身材奇矮，行動極是不便，要他幹這麼多活，的確有點不大順手。

這時，屠博士來到一道木梯前面，向下走去。

艙底的面積也不小，穿過一個設備齊全的廚房時，便是儲物室了。

那儲物室是長方形的，面積大概有二三百呎，地上堆滿了麻布袋。

「你看，這許多食物，叫我一個人怎樣整理？」屠博士道。

王小克掃了一眼，地上大包小包的麻袋，起碼有十袋以上。

船上儲藏這許多食物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即將遠航，二是打算泊在海上一段時日。

屠博士打開一個麻布袋，裏面是薯仔，他把薯仔放到一個木格中，又打開另一個麻袋，裏面裝的是洋蔥。

王小克上前那手搬動，發現竟然有雪藏的牛腿，凍雞，食米等物。

屠博士把肉類食物移到一個大型雪櫃中，兩人忙了半個多小時，終於把食物收藏妥當。

王小克指著一具形狀奇詭的機器，道：「甄先生，這是甚麼？」

「海水化淡器，」屠博士得意地道：「每天可以製造一百加侖的淡水。」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這樣說來，即使遊艇環繞地球一週，也無須埋岸補充食物和水了！

「這是最新型的遊艇，」屠博士道：「屠博士說，現在世界上只有三艘。」

「總管？」

「總管？」



屠博士命矮人甄士隱捏住王小克的頭，把蜥蜴向王小克唇邊送去。

他正說話間，一個半禿着頭，紅光滿面的男子走了過來，笑道：「施部長，這兩位不是是你專誠由日埠請來的保安專家嗎？」

施部長拉了那人過來，笑道：「不錯，金部長，讓我替你們介紹介紹。」

他指着那「金部長」道：「這位是經濟部長金全中先生。」隨即又介紹了周探長和王小克兩人。

周探長和他握手，金部長斜眼望了王小克一眼道：「這位王先生在日埠的警界中擔任甚麼職位？」

王小克見他語氣輕蔑的大有揶揄的意圖，心下暗自不悅。

周探長搶着答道：「王先生並不在警界服務，他是我的私人朋友。」

「哦？」金部長向施部長望過去，打笑道：「原來你這次竟來通人家的私人朋友也請來了？」

即令周探長，聞言也是大感不悅，可是碍於施部長的顏面，只好閉口不言。

施部長尷尬一笑，道：「金部長，你太喜歡說笑了，這位王老弟，他——他既是周探長指定要帶來的助手，自然是對我們的保安計劃有幫助的了。」

「是嗎？」金部長又向王小克望來，眼光充滿了輕蔑的意味。

王小克登時便要發作，可是想到大堂中數十個人都是丁國政府首領，自己初來步到，人地生疏，怎能出醜露乖？

施部長看出金部長有點酒意，急忙把他拉到一旁。

另一個相貌儒雅，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長者，緩步走了過來，禮貌地向周探長一笑，說道：「相信你是來自日埠，專誠來幫我們的周探長了！」

周探長領先踏了下車，向周探長和王小克道：「兩位請。」

周、王兩人隨着周曉風向內走去，一踏進大廳，便看到施部長手拿酒杯，笑吟吟地迎了上來。

「哈哈！我比你們早到！」施部長笑道。

周中興也自內迎了出來，周探長趨上前和他握手，連聲稱謝。

「大家是宗兄弟，千萬不要這樣客氣。」周中興指着身畔一位中年美婦，道：「這是拙荆。」

「夫人你好。」周探長和那中年美婦握了握手。

那中年美婦正是周中興的續絃夫人，她落落大方地和周探長握了一握手，又向王小克笑了笑。

「請裏面坐。」周中興道。

衆人向內走去，一踏進飯廳時，王小克眼前不由一黑，只見廳中心一張大圓枱，上面有盞水晶大吊燈，那大圓枱上放着銀器食具，在水晶吊燈的照射下耀眼生輝。

四個穿着白衫黑褲的女傭垂立在枱旁等候差遣，衆人一踏上枱時，女傭立即過來打開檀木太師椅。

王小克在女傭的服侍下坐了下來，那太師椅乃是經過「改造」的，有一塊厚達四吋的乳膠坐墊，因此坐上去十分舒服。

這時，一個穿着西服，打着領花的男子推了一輛酒車出來。

「是的，」周探長見他態度友善溫和，伸出了手去，笑着問道：「閣下貴姓？」

「小姓周，和你正是同宗。」

「原來是同宗弟兄，你好！」周探長和他熱烈地握手。

施部長已打發了金部長，轉頭見周探長正和一人寒暄，急忙趨上前來，笑道：「周議長，這位就是你的同宗周議長了。你們都是「長」，可要好好親近。」

「我們早就認識了！」周議長笑道。

施部長走了過來，道：「周議長名叫中興，是衆議會的議長，他此次奉格博士前來我國訪問的保安措施，十分關心。」

周議長哈哈一笑，道：「正要周議長多加支持。」

「客氣了。」周探長謙虛地說。

周中興向王小克望來，道：「這位小老弟貴姓大名？」

「他叫王小克。」周探長代答。

「唔，王老弟生得一身人才，將來定非池中物。」周中興道。

王小克聽他稱讚自己，對面前這個「周議長」不禁生了幾分好感。

「甚麼時候到舍下來吃一杯水酒，微盡地主之誼？」周中興問。

「怎好意思叨擾周議長？」周探長道。

「說那裏話！」周中興說道：「你們不遠千里而來，爲我們參訂這次保安措施，我們應該有點表示才行，對了，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如何？」

「這個——」周探長向施部長望去，因爲這次邀請自己前來丁國的是他，不知他是否要立即展開行動。

「既是周議長一番美意，周探長，你便答應吧，」施部長拍拍周探長的肩膀，道：「保證吧。」

「來來來！」周中興笑道：「今天要請各位試試去年我在法國帶回來的時製白蘭地。」

他自酒車中取了一個水晶瓶子，一面道：「這酒乃是法國一家酒廠的老板送我，聲明是一百年的佳釀，我再浸以千年人參，味道可不錯！」

那男子早已取出了幾個小酒杯，放在托盤上。

周中興拔開酒瓶蓋，斟上了酒。

男子姿勢優雅地把托盤托到衆人面前，周探長和王小克拿了一杯。

施部長、馮主任和周曉風也各拿一杯，周中興先遞了一杯給妻子，這才取了托盤上最後一杯。

「來，大家乾杯！」

衆人舉起酒杯，一仰而盡。

王小克幾時喝過這樣的好酒，只覺入口香醇，然後滿口芬芳，由於酒中浸了千年人參，舌根一陣甜澀，味道大是特別。

「怎麼樣？」周中興問。

「好酒，好酒！」周探長由衷讚道。

「來，再來一杯。」這次却命那男子輪流替衆人斟酒了。

衆人又喝了一杯，女傭才捧着佳釀上桌，盛放榮錦的也是銀皿，廚師大概是丁國一流好手，銀盤一揭開，登時香味四溢，原來是一道「豉椒龍蝦球」，在銀色盛盤輝映下，益增色香味美。

「大家不要客氣，請自便。」周中興拿起筷子。

在周中興殷勤佈菜下，王小克吃了不少菜餚，也喝了不少酒。

衆人一邊吃着，一邊談着，周中興談鋒甚健，態度又是十分隨和，不一會衆人都有點微醺。

安祥細情形，我們明天再談，反正基辛格博士要四天之後才來。」

「那就拜領周議長美意了。」周探長微笑向周中興說道。

「好得很，好得很！」周中興大喜，轉向施部長問道：「老施，你將安排貴賓在甚麼地方？」

「我已替他們在「丁國大酒店」訂了兩間套房，」施部長道：「馮主任，勞煩你領兩位貴賓到「丁國大酒店」下榻，我隨後便來。」

「是！」

周中興向周探長道：「我會在八時左右派人來酒店接你們。」

「勞煩你了。」

離開酒會時，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實在不明白爲何施部長要自己先到這種地方來。

「丁國大酒店」是一間新落成不久的雄偉建築物，樓高二十四層，外壁全以雲石鋪成，老遠望過去，便予人一種巍峨壯觀的感覺。

在馮金寶的安排下，周探長和王小克進了豪華的套房。

王小克不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可是當他看到那套房的裝飾竟是極盡奢侈之能事，也不禁眼花繚亂，半晌出不了聲。

從這一點看來，施部長對自己此行還是很有誠意的，否則他不會這樣招待自己。

他把行李放下，巡視觀賞了一會，在一道通向隣房的小門上敲了一敲。

隣房正是周探長的房間，兩間都有門門，打開之後，便可直通。

王小克先打開門門，周探長也把門門拉開了。王小克用力一推，門開了。

「這種房間真不錯！」王小克道。

「五百多元一天，當然不錯了！」周探長下肚後，頭已有點昏昏然。

可是那人參酒實在太具引誘力，王小克心想今晚若不痛快多喝幾杯，以後那裏還有機會？於是酒來便乾，毫不推拒客氣。

周探長心情十分開朗，一邊和周中興施部長談笑，一邊喝着酒，不過他酒量較王小克爲佳，只是雙頰泛紅而已。

又喝了一會酒，女傭捧上了砂鍋雞翅，分盛了七小碗，放到衆人面前。

王小克拿着湯羹試了一口，入口鮮美無比，那魚翅又嫩得恰如好處，當下吃了個碗底朝天。

女傭把碗收去，又盛了一碗來。王小克又把它吃光了。

他一口氣吃了四碗雞翅，肚子已漲了起來，周中興又在殷殷勸酒了。

王小克見周中興盛意拳拳，待客極是週到，對他及生了幾分好感，打着酒呃道：「酒逢知己是那個……那個千杯少，周議長，我跟你乾了！」

「痛快痛快！」周中興領先豪爽地一仰而盡。

王小克生平最喜歡的便是豪爽漢子，像周中興這樣大官，竟然對自己也是這樣豪邁，心下更是大樂，當下一仰而盡。

「兩位對這次的保安措施，有什麼特別的提供？」周中興問。

周探長呷了口酒，沉吟半晌才道：「這個還要和施部長商量一下。」

「難道你們沒有具體的計劃帶來麼？」

「由於這是要視環境和情形而定的計劃，所以，我要逕巡過基辛格博士有可能出現的場合，瞭解現場情況，再參考一下施部長的保安措施，這才可以提供個人的意見。」

轉身打開箱子，把衣物掛在衣櫃中。

「五百多元！」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這樣貴！」

「總統套房，算是十分相宜的了。」

王小克扭開了廿七吋的彩色電視機，坐到對面的沙發上觀看電視。

八時剛過，房門便「篤篤」地響了起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打開房門，站在門口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禮貌地問道：「請問是王先生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周探長自房內走了出來，那青年一見了周探長，又道：「這位大概是周探長了？家父叫我來接兩位到舍下吃頓便飯。」

「原來是周公子。」周探長上前和他握了握手。

「我們可以走了嗎？」

周、王兩人早已換了衣服相等，跟着那青年來到酒店樓下。

穿着制服的司機垂立在豪華房車之旁，一見三人出現，立時打開車門。

周探長，王小克和那青年踏上車時，車子緩緩地向外馳出。

「周公子大名？」周探長問。

「我叫曉風。」

「令尊今晚就只請我們兩人？」

「不，還有施部長，馮主任。」周曉風答道。

周探長這才放下心來，有了施部長和馮主任做陪客，自己便不會那麼偏促了。

車子半個多小時，轉上了一条小徑，那小徑口豎着一盞古色古香的路燈，燈柱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有「周宅」兩字。

小徑兩旁樹木參天，環境十分幽美。車子沿着小徑而上，大約走了半哩，才看到倚山而建，樓高三層的一幢別墅。

別墅的形狀雖然十分古老，但修葺得就像新起的一樣：門前的花園中，還有個中型噴水池，正噴射着水柱。

汽車在門口停下，已有傭人迎上前來打開車門。

周曉風領先踏了下車，向周探長和王小克道：「兩位請。」

周、王兩人隨着周曉風向內走去，一踏進大廳，便看到施部長手拿酒杯，笑吟吟地迎了上來。

「哈哈！我比你們早到！」施部長笑道。

周中興也自內迎了出來，周探長趨上前和他握手，連聲稱謝。

「大家是宗兄弟，千萬不要這樣客氣。」周中興指着身畔一位中年美婦，道：「這是拙荆。」

「夫人你好。」周探長和那中年美婦握了握手。

那中年美婦正是周中興的續絃夫人，她落落大方地和周探長握了一握手，又向王小克笑了笑。

「請裏面坐。」周中興道。

衆人向內走去，一踏進飯廳時，王小克眼前不由一黑，只見廳中心一張大圓枱，上面有盞水晶大吊燈，那大圓枱上放着銀器食具，在水晶吊燈的照射下耀眼生輝。

四個穿着白衫黑褲的女傭垂立在枱旁等候差遣，衆人一踏上枱時，女傭立即過來打開檀木太師椅。

王小克在女傭的服侍下坐了下來，那太師椅乃是經過「改造」的，有一塊厚達四吋的乳膠坐墊，因此坐上去十分舒服。

這時，一個穿着西服，打着領花的男子推了一輛酒車出來。

想不到原來是個學者！」

王小克把以前的事仔細再想一遍，心下更確定，道：「深長，既然我們知道了兇手是誰，那便容易辦了。」

周深長皺起了眉頭，道：「可是這兩個姓熊的兄弟爲甚麼會到博物館去？」

「那還簡單嗎？屠博士是個考古學家，對古物的愛好，簡直到了發狂的程度，」王小克道：「T國的博物館藏著這麼多古物，說不定他眼見心謀，派兩個手下下去盜取，怎料被警衛射殺。」

「說得不錯，」周深長將新聞內容讀了一遍，道：「好厲害！」

「怎麼了？」王小克詫異地問。

「這兩個姓熊的兄弟拚死抵抗，竟然殺了四個警衛，傷了十餘人！」周深長道：「也真可以算得上神槍手了。」

王小克見過熊氏兄弟的身手，一點都不覺意外，担心地道：「依我看，屠博士的槍法和武功更在這兩人之上，這次既然是他親自出馬，我看——」

「不行，我們要儘快通知施部長，叫他採取預防措施。」

「深長，T國不比H埠，地方這麼大，人口又多，就算施部長動員了全國的軍隊，也未必能夠捉到屠博士。」

周深長緩緩地點著頭，道：「依你說應該怎麼辦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既然我們知道下手的是『死亡俱樂部』，主謀的是周議長，那麼，只要我們設法監視周議長，也許可以找到屠博士和他的同黨的下落的。」

「不錯，他們必定有聯絡。」

「如果用電話聯絡的話，」王小克問：「我們怎麼辦？」

王小克把袖珍無線電通訊器收回袋中，定眼一看，車廂裏坐的果然是周中興，乃妻也坐在一起。

目標已然出現，王小克急忙低下了頭，以防被周中興看到。

周中興一雙銳利的眼光，四處張望了一眼，見附近並無可疑的人物，這才叫司機加快車速。

當車子轉彎向超級公路駛去時，王小克立時向停泊在不遠處的一輛的士招手。

那的士司機正是T國保安部人員扮演的，他立時把車子駛過來。

王小克以最快的速度上了車子，向司機道：「別追得太貼。」

「是。」

周中興的車子風馳電掣向前駛著，大約二十分鐘後，轉上了一條單程路。

「怎麼樣？」司機轉頭問。

「前面通到甚麼地方？」

司機望了路牌一眼，答道：「是紅棉路，不過那裏是高尚住宅區。」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全是三四層高的紅磚屋，屋前有一大片草園，濃蔭遮天，環境十分幽美。

周中興的車子在一幢大屋前停了下來，王小克急忙叫司機把車停住，不要跟上前。

只見周中興扶著妻子自車中走了下來，向大門走去。

王小克變眼一轉，打開車門，道：「你駛過對面馬路口等我。」

「是。」

王小克趨上前去，藏身在一株參天古樹之後。見四週並無什麼動靜，這才悄悄向大屋口奔去。

他來到大屋口，仰首一望，猶豫著。

周深長眼珠一轉，道：「我們可以要求施部長將他家的電話錄音。」

「這——辦得到嗎？」

「這事體大，我看施部長再爲難也得試試。」

「萬一被他發覺呢？」

「小鬼子，世界上沒有保險的事，」周深長道：「咱們只有碰運氣了。」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道：「如果咱們這次幫他們破獲了暗殺計劃，你猜T國政府會不會頒給我們一個勳章？」

周深長苦笑了一下，他對這件事並沒有認真的把握，因爲以周議長的地位，他既然設計了這個陰謀，自然認爲萬無一失，否則，豈會去冒這種險？

所以，他的行動必然是萬分謹慎的，豈會這麼容易被人識破破綻？

同時，他更有一種預感，即使僥倖破了這個暗殺計劃，所得到的後果，也未必如自己意料之中。

九時剛過，施部長便來了一個電話，詢問兩人的情況。

周深長道：「我們又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可以當面和你談談嗎？」

「好的，」施部長道：「我在保安部，十分鐘後派人來酒店接你們。」

掛下電話後，兩人換了衣服下樓。

不一會，一輛豪華房車駛到酒店，上面有保安部的旗幟和國旗，周深長和王小克在司機的招呼下了車。

來到保安部時，施部長立時起身相迎。

「兩位又有甚麼發現？」施部長問。

周深長見他案頭有一張當天早報，於是上前拿了起來，指着上面的頭條新聞，把一切說出來。

那紅磚屋高三層，地下左門掛着一個「沈宅」的牌子，右邊却是「李宅」，顯然地，那是分層租賃的樓宇。

剛才他看到周中興夫婦拾級上樓，他究竟是到二樓還是三樓？

正猶豫間，忽聽腳步聲響，有人自上而走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跳，急忙轉身向一棵大樹奔去，藏身在樹幹之後。

這時天色已然黑了下來，但王小克眼光銳利，草園上又豎立着一條電燈柱，在微弱的燈光下王小克認得領前兩人正是周中興夫婦。

——他們爲何剛上去又下來了？

當王小克看清楚他們背後那人時，差點歡呼起來，那是屠博士！

周中興夫婦竟然和屠博士在一起，這樣看來，自己的猜測是一點也不錯的了？

王小克心念電轉，立時向外奔去，伏在一個花園之後。

這時腳步聲響，三人竟然向花園走來。

王小克本來以爲三人要上車去，所以才搶在兩人之前退出「紅棉路」，打算回到的士中繼續跟踪，怎料三人竟朝車子相反的方向走來。

三人走近花園，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暗想莫非自己的行踪被他們看出了？

然而，三人便在前園前停了下來。

「周先生，爲甚麼你堅持要和我出來說話？」屠博士問，聲音低得像蚊叫一樣，若非王小克離得如此之近，差點便聽不出來。

周中興左右望了一眼，道：「屠先生，事情有了變卦！」

「我？」屠博士語氣之中充滿了驚詫之情，道：「甚麼變卦？」

「我家的電話被人裝了竊聽器！」

施部長料不到兩人竟然有這重大的發現，呆了好一會，才訥訥地道：「你……你們有甚麼建議？」

「設法將周議長家中的電話裝上竊聽器，至於監視工作，則由我們負責。」

「這個——」施部長爲難地道：「偷聽人家的電話，在本國是違法的啊！」

「施部長，可是這是重要線索，」周深長正色道：「難道你們沒有一條緊急的法令來支持這樣做嗎？」

施部長皺起了眉頭，道：「這個——」

「施部長，相信你也聽過『死亡俱樂部』的事跡，他們不是普通的職業兇手，而是殺人專家，如果我們不設法在基辛格博士抵達此地前將他們一網成擒，那麼，基辛格博士被刺的成分，是十分高的！」

施部長仍然默然不言。

半晌，他忽然問道：「有更好的辦法防止這件事的發生嗎？」

「辦法是有的，」王小克忽然插口道。

「甚麼辦法？」施、周兩人的眼光一齊向王小克射去。

「叫基辛格博士取消此行，」如上次他取消到H埠訪問一般。」

「不，」施部長道：「這次基辛格是被我們的總理邀請而來，剛才才和林總理通過一個電話，他下令我們全力戒備，不惜任何代價去粉碎他們的陰謀。」

「這樣說來，你恐怕要採取我的建議。」

周深長說話時，一雙眼睛牢牢地望著施部長。

「——好吧，」施部長終於吁了一口氣，道：「我盡力而爲。」

王小克蹲在「周宅」對面的行人路上，頭垂低著，頭上那頂笠帽把他整個人的樣子全遮

住了。這時天色已暗，更加看不清楚。

他身上穿著破爛，就像一個小叫化郎圍街乞巧，他只是想監視周中興的行動而已。

王小克當然不是老遠從H埠跑到T國來做點，任何人不曾懷疑他身負如此重大使命。

他在「周宅」對面的馬路守候了三個多鐘頭，仍然看不到裏面有動靜。

那條通向別墅的小徑靜悄悄地，在那三個多鐘頭之內，既無人進出，連車子也沒看到一架。

然而，王小克知道周中興在家中，施部長已向他們展開了監視工作，目前，起碼有二十個便衣保安人員，分佈在周宅附近。

不過王小克扮演的却是最重要的角色——如果周中興出門的話，由他單獨展開跟踪。

施部長對王小克的能力曾表示懷疑，不過由於周深長一力堅持由王小克來執行這項工作，並且解釋如果由T國的保安人員跟踪的話，一定會被周中興察出來，施部長這才答應。

如今，三個多鐘頭過去了，周中興一直待在家中不出現。

王小克自袋裏取出一個袖珍無線電通訊器，按了一個小製，道：「你們那邊有消息嗎？」

「沒有，」是周深長的聲音：「他在家中的電話甚至沒有响過。你呢？」

「我這裏也是一樣——」王小克拾頭一望，忽見一輛房車自內駛了出來，急忙道：「且慢，好像是他出來了。」

「好！」周深長興奮地道：「你依照原定的計劃實行。」

「是！」

「這該死的小鬼子！」

「你……你也認識他麼？」

「哼！上次我們在H埠的行動，便是被他破壞的。」屠博士恨恨地道：「幸好基辛格臨時取消了訪問，否則還難免他活到今日！」

「聽說這小鬼子很厲害？」

「十五六歲的少年，難道有三頭六臂不成？」屠博士道：「不過，我前幾天才在H埠碰過他，差點把他殺了。」

王小克聽到這裏，對屠博士的身份更無懷疑。想起自己竟和這個殺人不要命的魔王交過手，而且還伴他逃出生天，不由暗捏了一把汗。

只聽周中興又說道：「屠先生，如果保安部懷疑我，也是這一老一少抵此之後，才開始的。」

「他們怎麼懷疑到你的身上？」

「我——」周中興臉上一紅，道：「我請他們到家中吃飯。」

「爲甚麼要這樣做？」

「我的原意是想深聽他們的保安措施，以便提供給你，不料他們却守口如瓶。」

「唉，周老爺，你這樣做太不智了！」

「現在應該怎樣？」周中興道：「好不好取消這個計劃？」

「你的意思是說不想刺殺基辛格了？」

「是的，」周中興道：「既然他們已在懷疑我，如果基辛格在本國遇害，我一定脫不了關係！」

「可是你要明白，『死亡俱樂部』決定做的事，是不會中途中止的！」

「屠先生，我照價錢給你們，一文也不少，」周中興連忙道：「只求你們不要在本國下手，也許到其他的國家下手。」

「但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屠博士道：「你想攬政變，又怕美國支持現任的政府，因

龍女虎子 (下)



「哦，這還不容易？」李雯說，「你們就是不動粗，我也一樣可以方便你們的。你們要吃東西我替你們弄好了！」

「我們却不信任你們！」那人說，「你快說，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不過是在這裏渡假的吧了。」李雯說。她也把這幾個男人以及這幾個女人的身份說了出來。就像告訴金菊的一樣。

不過她忘記了說出還有金菊這一個傷者在樓上。她亦不知道這兩個正是金菊要追，然而却逃脫了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這兩個人也是在逃途中遇到了暴風雨，無法到達公路。他們就到處找尋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由於附近只有這一間屋子了，他們找到了這裏來，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並不算是巧合。

李雯說完了之後其中一人說：「告訴我們，你們有沒有見過一個穿深藍色衣服，和你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子來過這裏？」

李雯很明顯地一震，知道情形不好了，也為金菊的安全而擔心。她年紀雖然輕，但是卻經歷過不少世故，她立即知道這兩個人是尋仇而來的。

虎山擒猛虎 龍潭捉孽龍

但是，她沒有機會說話。她的一震，以及那一驚，就是破綻。那把刀子立即在她的喉嚨上「緊，快要刺透她的皮膚似的。那拿刀人咬牙切齒地道：「快點，說出來！她在這裏？」

「她——」她在樓上的房間裏！」李雯吶吶着。她雖然不願意說，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無法不說出來了。

她只得把真相說了出來。

那二個大漢緊張地面面相覷着。拿刀子的，一個說：「你說她是受了傷嗎？傷成怎樣？」

「傷得不重，」李雯說，「我們這裏有醫生，醫生看過她，說她沒有什麼大碍，只是扭傷了，她只要在床上躺一躺就行了。」

「她——」現在正在睡覺嗎？」那人問。

「我不知道，」李雯說，「也許是的。她沒有什麼事好做，當然睡覺了。不過我一直在樓下，沒有上過去看她。不過，先生，你們還是放過她吧，她不過是一個女孩子，你們想要什麼，可以商量的，你們要什麼，我替你們想辦法好了！」

但是這兩個大漢對她的求饒卻是無動於衷的，那個拿刀的人的眼珠恐懼地轉動着，想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戲班空中飛人葛錦失手墜斃，其女葛珍獲知其父失手原因，實因人為，冒險追查原兇文昌，詎報仇不成反被俘。翌日，葛珍為金菊及胡雯救出，文昌與爪牙均死於非命，金菊猜是文昌之父文家通仇人所為，為誘兇徒出現，金菊與胡雯護葛珍逃亡，在火車中金菊為追跡敵人，與胡雯失散，此時颱風突至，金菊在山中失足，昏迷山道，幸得渡假者途經，將她救回別墅，酒吧女郎李雯將救治金菊情形說出後，往廚房治餐，甫入廚中，為二大漢所挾持，向李雯要求食物和給予睡眠的地方——

此想殺了他們的國務卿，令美國人對現任政府的保安措施不滿，使你得到支持——」

屠博士說到這裏，周中與急忙「殊」地一聲，叫他不可說下去。

然而，王小克對於周中與想謀害基辛格的動機，也完全明白了。

「屠先生，現在看來計劃是難以成功了，我只求你們不要動手。」

「那也行，我們白跑了一趟，却甚麼也做不出來，傳了出去，對「死亡俱樂部」的名譽有所影響，如果你付雙倍酬勞，我們也許可以讓你如願以償，繼續做你的參議員。」

「這個——」周中與咬了咬牙，道：「好吧！」

「明天一早把錢送到，」屠博士道：「我們立即離去。」

「一言為定！」

王小克見周中與夫婦向車子走去，望着他的背影，眼珠一轉，計上心來。

周中與悻悻地踏進施部長的辦公室，道：「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施部長望了王小克和周深長一眼，澀笑一下，道：「周議長請坐！」

「我和內子都沒有空，」周中與道：「而且，基辛格博士再過兩個鐘頭便抵達本國了，你們不去現場戒備，却來麻煩我！」

「周議長，我們想請你聽一卷錄音帶。」施部長道。

「甚麼錄音帶？」周議長冷靜地。

施部長按下枱面一架錄音機的鈕，雙眼凝視着周中與，等待他的反應。

這時，擴音器響了起來。

「周先生，為甚麼你堅持要和我出來說話？」是屠博士的聲音。

周中與蹙眉一揚，但旋即恢復原狀，繼續聽下去。

「屠先生，事情有了變卦。」是周中與的聲音。

「哦？是甚麼變卦？」又是屠博士的聲音。

「我家的電話被人裝了竊聽器！」

錄音帶一直播放下去，把周中與和屠博士昨晚在花園的對白一句一句地播出來。

播到那句「明天一早把錢送到，我們立即離去」時，施部長把錄音機按熄了。然後，冷冷地望着周中與，道：「周議長，你有甚麼話說？」

周中與聳了聳肩，道：「這和我有甚麼關係？」

周深長望了王小克一眼，苦笑着。

「——好吧，請到鄰房休息一下。」施部長打開另一道房門，把周中與請了過去。

「我在趕時間——」

「周議長，只等五分鐘，對不起。」

說罷，他把門關上了，向王小克望去，道：「王老爺，我看你的計劃行不通。」

「何不試試周太？她昨晚也在場的。」王小克道。

「好吧。」施部長吩咐馮主任把周太請了進來，又把錄音機扭開。

當周太聽到「是的，既然他們已在懷疑我，如果基辛格在本國遇害，我一定脫不了關係」時，忽然掩面哭了起來，叫道：「不關我的事，是中與計劃的，不關我的事，他一直想做總統而已！」

忽然，周中與從鄰房衝了進來，劈口叫道：「假的！假的，那卷錄音帶是假的，那兩個聲音也是別人扮的！」

周太利那間花容失色，周中與趨上前要去攔她，却被馮主任阻止了。

「周議長，你說得不錯，」施部長向王小克一指道：「是這位小兄弟把你們的對話一句一句記下來，叫人假扮你們的聲音錄成的！」

「你這種醜態！」周中與歇斯底里叫了起來：「如果不是你中了計，他們是不能奈我們何的，我仍然是參議院院長，我仍然是大權在握的——」

他話未說完，已經被馮主任拉了出去。

施部長驕然地嘆了一口氣，道：「誰會相信這個事實？」

王小克和周深長對望了一眼，皺皺着。

施部長伸手出來，誠懇地道：「飛機要起飛了，這次多謝你們幫忙。」

周深長和王小克分別和他握了握手，道：「不客要氣。」

「有件事要請你們原諒，」施部長神情尷尬地道：「這次我們破獲了這個大陰謀，並且把臭名昭彰的「死亡俱樂部」六個成員拘捕，都是你們的功勞，不過由於周某人地位太高，當局不想張揚，以免有損國體，所以不但沒有給你們一枚勳章，甚至也沒有甚麼報酬！實在萬分過意不去。」

「我們瞭解的。」周深長道。他早就料到「國會將整件事實掩蓋住了。」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請求。」

「請說。」

施部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我們衷心祈望你們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你放心，」周深長道：「我們會當它根本沒有發生過。」

施部長大是高興，熱烈地和他握着手，道：「謝謝你！」

跟着，他又和王小克握了握手，誠懇地道：

「小兄弟，希望將來有機會到我們這裏來玩，我一定會好好一盡地主之誼。」

「我會的。」王小克笑道。

「好了，飛機即將起飛了，」施部長道：「祝你們一路順風。」

「再見。」

王小克挽着旅行袋，向機場中的七〇七噴射機走過去，周深長上前搭住他的肩，笑問：「小鬼子，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值？」

「不值？」

「是啊！替他們做了這麼多事，連勳章也沒有一個。」

「我要勳章來幹甚麼？」王小克笑着反問道。

「噢？威風風嘛！」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只是想早點回家，讓白小妹和小辣椒早點安心而已！（全文完）

名著預告

小兒子傳奇故事：

神奇世界上官庸著

接二連三的兇殺案，把「小鬼子」王小克帶到了深海一千餘呎之下的一個真空岩洞中，在那個第二世界裏，王小克怎樣和死神、恐懼、飢渴展開奮鬥？深海岩洞中，又隱藏着什麼秘密和奇景？請勿錯過這個集偵探、打鬥、奇情和科學的故事！

「我是園丁，」那人說，「我車上的不過是肥料和花種，不值錢的。你們拿去也沒有用！」

「誰要拿你的花種？」胡斐沒好氣地道，「我現在問你，那上面是甚麼地方，是誰住在上面的？」

「那是文老先生的住宅，」那人說。這句話使三個女郎都大為興奮了。似乎，費平並沒有騙她們。那人又說：「如果你們想發財，那你們還是走遠一點的好。我們這裏的人並不是好惹的！」

「怎樣不好惹？」胡斐問。
「我們文老爺有保鏢，」那人說。
「有多少個？」金菊問道。
「有四個，」那人說，「他們可不像我這樣容易對付。」

她們心裏已經在盤算。四個保鏢，現在走掉了兩個，就只剩下兩個了。
「你們文老爺在家嗎？」金菊問。
「當然在家了，」那人說，「他從來不出去的。」

「爲甚麼從來不出去？」胡斐問。
「我——我不知道，」那人說，「我——也只是見過他一次。我在上樓去的時候見他，他也是在樓上的窗口和我談的。就只是見過那一次。」

「他叫甚麼名字？」胡斐又問。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我只知道他姓文的，文老爺。」
「文老爺，」金菊說道，「他是甚麼樣子的？」

那人又把這位文老爺的模樣形容了「一遍，於是她們又知道，這個果然就是文家通」。文家通的照片她們是見過的，而他形容出來的樣子，也正是文家通的樣子。於是現在她們

肯定了文家通果然就是住在這個地方的，而且文家通正在家裏，並沒有出去。

她們又進一步把這人盤問一番，問他這裏面還有甚麼人。那人起先還有點遲疑，由於這是三個年輕而美麗的女郎，而他到底是個男人。但是，金菊在他的胸膛上給了他兩重拳，使他差點氣絕，他就老實起來了。他把屋子的內幕從實招出。

他說屋內的確只有那四個打手，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僕人了。那些僕人們是另外住在一間離開大屋的小屋子裏的，那間小屋子，就是僕人們的宿舍了。而文老爺是住在樓上的，從來不會到樓下來。他沒有機會與文老爺作任何接觸，由於他是園丁，園丁的工作是在屋外的，所以他並沒有任何理由到屋內去。

她們再問了一遍，當她們肯定了這個園丁是再沒有甚麼可以告訴她們的時候，她們就把他縛了起來，而且用手帕塞了咀巴。

三個人走到一邊，商量一下。胡斐立即提出疑問。她說：「文家通這樣重要一個人物，身邊就只有四個保鏢，這不少一點？而且，他的屋子，還是沒有甚麼嚴密的防守的！」

但是金菊卻沒有這個疑問。她說：「這個並不是可疑的地方，文家通是躲在這裏的，他躲在這裏，沒有人知道，如果放一隊軍隊在這裏保護着他，不是反而惹人注目了嗎？他躲在這裏，好處就是沒有人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話，那怕是派一隊軍隊來駐紮在這裏，也保護不了他。」

這番話也說得很有道理，而她們也因此而大爲放心了。雖然如此，那文家通家中，的確只留下了兩個保鏢了。不會有更多的人留下來和她們對敵了。

金菊說：「好了，現在我們進去！」
她們就把那個園丁留在林中，向屋子進發。樓上，文家通已經不見了。

她相信文家通是逃不到那裏去的。然而，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當她跑到第一個房門口時，她就發覺，那房中的地上已經出現了一個方洞，陷進了地下的。她跑到洞口，就發覺那裏有一條滑道，斜斜地直伸到樓下去，角度是大概比四十五度平緩一點，而滑道的盡頭，牆壁上並且開了一個出口。文家通一定就是從這滑道滑下去的。那個開口就是開出花園之中。

金菊也立即以坐滑板的姿勢，沿着滑道滑了下去，也到了園中。
她看見，文家通的輪椅果然是已經到了花園之中了，而且正沿着花徑，滑向花園的大鐵柵。文家通的手正不斷地搖動着裝在輪椅上的「雙搖柄」。這雙搖柄顯然有着與自行車的踏腳板相同的作用，搖起來就可以使輪椅自行。

金菊向文家通追過去，一面仍然相信，文家通是無法逃脫的。當他到達鐵柵的時候，他一定會被鐵柵所阻，他力不從心也不過時間把鐵柵打開的。

然而，金菊又得到了一次意外。當文家通的輪椅接近鐵柵時，那鐵柵就忽然自動張開了。

看來這鐵柵是可以利用無線電波控制的，而文家通的手上有一隻控制器。也許，輪椅的本身就是控制器。
文家通的輪椅迅速地滑出了柵門之外。金菊也以快速的步伐追前去。
輪椅一出柵門之外，那柵門就開始自動關上了。金菊像一支箭似的衝前去，儘可來得及在柵門還差一點關上之前，她就竄了出去。柵門在後面「轟」的一聲關上了。如果她跑得快一點，給那沉重的柵門一夾，後果可真是不堪設想！
文家通的輪椅則正在沿着斜坡向山下滑下

。那個園丁已經給縛得緊緊的，沒有人來救他，他是無論如何掙不脫的了，所以她們大可不必擔心他。

她們通過了樹林，到達了那間屋子的花園圍牆外面。這圍牆很簡單，牆頂上甚至沒有鐵絲網。胡斐蹲在牆下，金菊躍上了她的肩上，胡斐猛的一站直，金菊就給彈了上去，手一伸，扳住牆頂，把自己也拉了上去。她就扳着牆頂，向園內張望了一會，看不見有人，於是就爬上牆頭，跳進了園中，胡斐叫金菊跳下，也用同樣的方法上了牆頭。跟着她回轉身，臥在牆頭上，把雙手伸下去。葛珍躍起來，執住她的雙手，胡斐就把她也拉了上去。

於是，三個人就都進入了花園之內。她們通過花徑，向屋子進發，到了屋子外面。屋子的大門是開着的，她們不敢由大門進去，只是從屋子的側面先向裏面張望了一下。

她們看見有二個男人正坐在廳中的沙發上談話。這就使她們更興奮了。這就是文家通那二個保鏢。二個保鏢既然是在樓下，那麼文家通就是一個人在樓上了。只要把這二個保鏢解決，她們就可以爲所欲爲。

金菊從袋裏取出兩件奇怪的武器，交給胡斐一件。
「這是甚麼？」胡斐低聲問道。
「這的確是一件奇怪的武器，金菊微笑：『這個你也認不得嗎？』」

胡斐也認得的。這是一隻彈叉。和小孩子所玩，用以射鳥的那一種一樣，不過精緻一點，這的確是一種相當好用的武器，雖然比不上手槍的威力，但是，却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很大的聲音。金菊也交給葛珍一把這樣的武器。然後她又掏出了一把子彈。那是表面裹上了薄薄的橡膠的堅硬圓球，大如鴿蛋，而且相當沉重，看來橡膠的下面乃是金屬。這是很好用的。

去。路是斜的，根本不需要推動，只要有輪子，就可以滑得很快了。
金菊不知道文家通在那下面還有沒有甚麼可逃之路，但她也不等了。她拼命追在文家通的後面。

可惜，她是只有雙腳，沒有輪子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跑起來，就及不上文家通滑下去那麼快。

文家通離開她愈來愈遠了。不過跟着，她就到了剛才她們捉住那個園丁的樹林。金菊暫時放棄了文家通，閃進了樹林之內。幾秒鐘後，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已經騎着那輛自行車了。

文家通已經在很遠的前面，不過，金菊騎上了這部自行車之後，速度又大爲增加了。自行車輕便得多，自然也比輪椅滑得快，漸漸，她又追近了，而且愈來愈近。

文家通是不能够放盡滑下去的，因爲他怕放得太盡，就無法控制了。
文家通一面逃走，一面回頭望，但葛珍就愈來愈近了，因爲，他看見金菊追得愈來愈近。

後來，金菊已經近到可以對他講話了，她發出格格笑聲，叫道：「文老爺，你還是放棄吧，停下來，乖乖地跟我走！」

也許是她這句話使文家通受了更大的驚嚇了。他的輪椅就在此時忽然失去了控制，向路邊斜了出去，一隻輪子撞到了路邊，整架輪椅就飛了起來，飛進了空中人和輪椅分開了，分兩個方向飛開。

人跌落在左邊，輪椅則跌落在右邊。
文家通是相當幸運的，他跌落的地方，剛好是有着長長的草叢的，那裏並沒有石頭，也沒有樹木，文家通跌落在那裏，並沒有受傷，他一轉身，又企圖爬開。但是，他的腿子是失去了作用的，他雖然想逃，也無法逃得快，金

的彈。

金菊低聲說道：「你們兩個先發射吧，我輪後！」
於是胡斐和葛珍兩個人都在彈叉上裝上了二個圓球，每人瞄準一個保鏢，一齊發射。兩隻圓球都準確地擊中了二個的前額，幾乎是無聲地彈開了，在廳中彈來彈去。那二個保鏢的兩眼翻白，呆在那裏，而隨即，金菊也把那隻彈叉上的圓球射出去，又射中了其中一個保鏢的前額。跟着葛珍和胡斐也發射了，然後金菊又發射。一共六顆圓球射了出去，每個保鏢的前額中三彈，六顆圓球在屋中亂跳，而那兩個保鏢已經受夠了，他們軟軟地倒了下來，不動了。

三個女郎迅速跳進了廳內，衝到了二個保鏢的身邊，金菊和胡斐每人都把他們的頭背上加了一拳，如果剛才他們是還沒有暈過去的話，現在則是保證完全暈了。

她們轉身望樓上。她們赫然發覺，文家通本人，這時已經出現在樓梯頂上了。他是坐在一張輪椅上的，腿子上則鋪着一張毯子。這一瞬間，她們就恍然而悟，爲甚麼文家通老是留在樓上不下來了。原來文家通是患了半身不遂之症的，一個人既然是患了半身不遂，行動不便，自然不會下樓了。

胡斐喝道：「捉他！」就向前衝了過去。上面文家通，還是木木地坐在那樓梯頂上，看着她們。雖然他那張輪椅是活動的，他可以把輪椅推動而逃走。也許，這是因爲他是沒有甚麼可逃的地方，所以就不逃吧。

三個女郎衝向樓梯口，而金菊走在最前面。就在她們接近了樓梯口時，那地面忽然之間向下陷了下去，是她們的前面斜了下去。原來這裏是一個陷阱，怪不得文家通在樓梯口坐着不動了。他是想引她們跌下陷阱。

菊一個翻身，就跳過來，執住他的後領。
文家通連忙極力掙扎，並且拼命揮拳向金菊擊過去。也許文家通的拳頭在以前是有點份量的，但現在他已經老了，而且下半身不遂，使不出氣力來，所以金菊輕易地把他拳頭一架開。後來，文家通揮拳也揮到力盡了，金菊把他一推，他便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只能够在那裏喘着氣。

金菊冷笑：「哼，好一個威震四海的大魔頭，不過是只會指揮爪牙們，替你在做奴才的事情。現在爪牙沒有了看你怎樣？」
「我們……我們可以商量一下的。」
「哈！」金菊又冷笑，「你們這一類人，都是這樣的，還沒有落網的時候，就老是想殺我，但是到自己失勢的時候，就說肯出錢了。誰要你的臭錢！」

她一轉身，走過去把那隻輪椅扶起來，推到文家通的面前，把文家通捉住，塞進了那張輪椅之中。

文家通顫着聲音叫道：「你——你——現在要送我到哪里去？」
「我送你回家，」金菊說，「你當然是最希望回家的了！」

「我們……我們談談吧！」文家通說，「我們談談吧！我——我可以出很多錢的！」
金菊冷笑：「閉上咀巴！別說了，我不會受你的誘惑的！」她就用輪椅把文家通推着，推上山去。

文家通一路上都在不斷哀求乞免，但是也沒有用。
他又不能起身逃走或者抵抗，所以最後，他還是給金菊推回了山上。

他的輪椅給推到了花園的柵門前面，門是關上了，不能打開，金菊不能把他推進去。金菊推他的肩，說：「好了，老東西，你把

「好！」金菊也叫着，然後就開步衝上樓梯。
這一次，她走起路來是小心得多了，一隻手緊緊地扶着樓梯的扶手，以防備還有同樣的陷阱。如果有，她也可以扳住樓梯，不致於跌下去。

不過，也許是再沒有同樣的陷阱了，不然，文家通也不會轉身逃走的。文家通已經轉身滑走了。果然沒有同樣的陷阱了，金菊衝到了

肯定了文家通果然就是住在這個地方的，而且文家通正在家裏，並沒有出去。

她們又進一步把這人盤問一番，問他這裏面還有甚麼人。那人起先還有點遲疑，由於這是三個年輕而美麗的女郎，而他到底是個男人。但是，金菊在他的胸膛上給了他兩重拳，使他差點氣絕，他就老實起來了。他把屋子的內幕從實招出。

他說屋內的確只有那四個打手，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僕人了。那些僕人們是另外住在一間離開大屋的小屋子裏的，那間小屋子，就是僕人們的宿舍了。而文老爺是住在樓上的，從來不會到樓下來。他沒有機會與文老爺作任何接觸，由於他是園丁，園丁的工作是在屋外的，所以他並沒有任何理由到屋內去。

女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日寇侵華期間，一個三不管的小鎮上，發生了一樁驚動江湖的大事，一個靠走單幫，很吃得開的女客，在她護送下的一縷子美鈔，變成廢紙，女客左右手小杏子為追查線索而遭人殺死，那晚深夜，天下着毛毛雨，女客孤身徘徊在大街上，突自街邊閃出一條黑影，飛身撲擊女客，那刺客身手雖快，但女客比他更快，不旋踵便被女客制服，當女客正欲迫問兇手時，突有人自暗隅擲出飛刀把刺客殺死，女客還來不及查看，另一黑衣人又自街邊出現，指女客殺死他的兄弟，女客辯稱從未用過飛刀——

一場生死鬥 兩度危急關

那人道：「距離這麼近，根本就不需要飛刀。」

女客道：「你是一口咬定了？」

「你賴不了。」

「好！就算人是我殺的，你打算怎樣？」

「到憲兵隊評理去。」

「那個憲兵隊？」

「當然是日本憲兵隊。」

「哼！女客發出一聲森氣逼人的冷笑。」

「我總算明白了，原來這就是你的目的。不過，我却不太明白，要我去日本憲兵部，方法多的是，又何必犧牲一個同伴的生命？」

「走吧！我不想在這裏和你鬧扯。」

看上去那人只不過二十出頭，因此女客倚老賣老地叫道：「小兄弟！你在為誰跑腿？」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不用裝糊塗！女客故意提高嗓門嚷了起來。」

「是不是吳保成要殺的鬼把戲？」

女客的判斷是直覺的，她認定吳保成必然躲在暗處，所以故意提高聲音，想引他出來。

果然，暗處走出來一個人。

但不是吳保成，而是新近和丁剛全聯手的「娃娃臉」楊柏桐。

楊柏桐回頭望着女客：「我在等候吩咐，該怎麼辦？」

那小子的臉上頓時掠過一絲驚色，但他站在那裏並沒有動。由此證明，他還見過一點世面。

女客微一沉吟，問道：「楊哥是路過？」

「可以說是路過，不過，已經在暗處待了很久。」

「附近還有別人嗎？」

「大概不會有別人了。」

女客心中不禁一怔，這與她的判斷又有出入。如果這是一條栽贓毒計，暗中必定還有同黨潛伏，就憑這小子一個人，他能將赫赫有名的女客帶走嗎？

她再問道：「楊哥有沒有看到投擲飛刀的人？」

「看到了。」

「哦？是誰？問這話的是那小子。」

「是誰我當然知道，此人會在三不管地段上出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快說是誰？」那小子吼了起來。

楊柏桐冷冷地拒絕：「對不住，我不會告訴你。」

「你竟然掩護一個兇手？」

「你的伙伴本身就是一個兇手，兇手殺兇手，黑吃黑，活該！」

那小子向女客抱拳一拱：「對不住！方才有點誤會，改日再賠禮……」

「沒關係！女客像男人一樣地抱拳回禮。」

「不過，我想請教，你這位伙伴為什麼要向我偷襲？」

「受人之托。」

「要我的命？」

「毀你的花容月貌。」

「哼！好狠，是那一位？」

「妳知道我不會說。」

「我知道，這是規矩。但是我要逼你說，如果不說，我就割你的舌頭。」女客話聲一落，立刻就亮出了刀。

那小子倒很冷靜，不慌不忙地說：「女客，妳的大名聽聞已久了，妳若是放我一馬，我會記在心頭，來日補報。若是妳一定要追根究底，我也只好讓妳割舌頭了。」

女客冷笑道：「你這小子倒很夠種，其實，你要我到日本憲兵隊去評理，我就已經知道

是怎麼回事了。吳保成救你來的，是不是？」

那小子默然不答。

楊柏桐揮手說：「你可以走了，不過，按照江湖規矩，你一定要報個萬兒。」

「無名小卒。」那小子仍是不鬆口。

「楊大哥！女客說：『別難為他，他只不過是一頭為人跑腿的走狗。』」

那小子滿面悻悻之色，惡狠狠地盯了楊柏桐一眼，倉皇而去。

沉默了一陣，女客才嘆息地說：「唉！三不管地段已經在改變了，如今已成了狗腿子的天下。」

「女客，妳的事……？」

「別提，裁定了。」

「查出眉目來沒有？」

「窩裏反，沒有話說。」

「女客，我們是初交，有些問題本來是不該談的，我只是想提醒妳，這一次的漏子恐怕不是臨時見財起意，好像是有計劃的。」

「目的呢？」

「將妳擠出單幫這一行。」

「哼！沒那麼簡單。」

「女客，妳想過沒有？如果妳到月底還無法清償這筆貨款，妳就非遠離這一行不可。」

女客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可清償。」

「數目不小啊！」

「我知道，但我有辦法。」

「辦法當然有，比如說給『黑九爺』送貨……但是妳又拒絕了。」

女客凝注着他，緩慢地說：「你是為九尾龜前來當說客的？」

楊柏桐連連地搖頭：「妳要這樣說，那就錯了。我只是為妳着想……呃！其實，妳也不必過份顧忌。妳不送，還是有人送，這筆錢是不賺白不賺。」

「我絕對不作這種事。」

「那麼，妳上那兒去籌那筆錢呢？」

女客冷冷地說：「楊大哥！妳是丁哥伙件，妳到底是為他那單貨款着想？還是為我的處境着想？」

楊柏桐含糊地說：「大家都是朋友……」

「楊大哥！女客的語氣更冷了。」

「我們就談到這裏為止吧！那筆錢在月底之前我是一定會清償的。」

「如果有用我之處……」

「我不想任何人替我的忙。」女客傲然地說，然後回身向五福客棧走去。

日本憲兵隊在縣城，離開三不管地段大約二十幾里路。在這裏，完全是日寇的天下，老百姓都矮了半截。

憲兵隊徵用一位富商的宅第，真可謂庭院深深，想當年曾經是高朋滿座，冠蓋雲集，如今却是陰森森，尤其是設在後院的拘留所。

此刻，約莫早上七點多鐘，太陽已經昇得老高，吳保成神氣活現地來到了拘留所，他的眼血紅，面色泛青，顯然昨夜沒有睡好。

看守拘留所人犯的都是日本憲兵，雖然吳保成在隊前面紅得發紫，在這些小兵和軍曹面前，却不敢過份猖狂，他先彎腰鞠躬，然後雙手拿着中村隊長的手諭，恭恭敬敬地遞了過去。

守衛的憲兵將手令看了一遍，收起來，一擺手，說出僵硬的華語：「犯人關在三號。」

這裏臨時用磚石隔了許多間低矮的小屋子，有的屋子裏點着黑無光，有的却是亮着電燈，當中還吊着一盞昏黯的五支光電燈，這是所謂優待房，三號正是屬於後者。

夏紫林坐在床沿上，不知在想什麼，他的臉色也不好看，據說，犯人都是有點霉運相的

，何況他昨夜又連續受審，但是，他卻沒有一絲倦容。

吳保成來到了鐵柵外，冷冷地看着他的獵獲物，但是夏紫林卻沒有看他，似乎根本就沒有發現外面有人。

「夏先生！吳保成開了口，很客氣。」

夏紫林抬起頭，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夏先生！吳保成將他預先想好的話緩慢地說了出來：『在三不管地段上，你好像生龍活虎，想要逮你，談何容易，你反倒自己送上門來，這其中緣故，實在令人想不通。』」

夏紫林仍然沒有說話。

吳保成只得唱獨腳戲：「不管任何人，進來之後，就只有兩種結果：槍斃，或者遍體鱗傷地抬出去。而你卻有一個好生生地走出去的機會。」

「中村隊長要我來問你，你願不願意一髮不損地活着出去。」

「當然願意。」夏紫林終於開了口。

「有條件。」吳保成笑了。

「我知道。」夏紫林很冷靜。

「你答應？」

「先聽聽。」

「好！一人換一人。」

「一人換一人？」

「嗯！吳保成點頭：『放你走，但你要把那邊派在三不管地段上活動的首腦份子交一個出來。』」

「如果我不答應呢？」

「立刻將你槍斃。」

夏紫林以自嘲的語氣說：「看來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過，有句話我要先說明，在三不管地段上，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首腦人物了。」

「哼！」吳保成得意地冷笑起來。「夏先生！別以為咱們每天除了泡茶館、上館子、逛窯子之外，就沒有幹過正經事，三不管地段上一共有三個首腦人物。你負責行動，一個負責通訊，一個負責交通，對不對？」

夏紫林以一種肅然起敬的目光望着他，許久才說：「失敬！失敬！我還一直以爲你是酒囊飯袋哩！」

「閑話少說，中村隊長在等我的回話。」

「我還是有些不相信……」

「不相信什麼？」

「不相信你們，到時會真的讓我活着走出去。」

「你這句話說得太外行，」吳保成擺出一副行家派頭。「幹你們這一行的可以處處耍欺騙手段，唯獨這一方面的承諾，是絕不會食言的……現在，快給我答覆吧！我要去回話。」

「對不住！我還有疑問。」

「什麼疑問？」

「中村爲了逮我，賞格高到備票五百萬元，如今我已進了押，他卻要縱虎歸山，到底爲甚麼？」

「你不懂！」

「我當然不懂。」

「那麼，你最好永遠也不要弄明白。」

「因爲不明白，所以我才沒有信心，對不住！這筆交易作不成。」

「你願意立刻被拉出去槍斃？」

「怕死的不會幹這一行。」

「我相信你絕不怕死。」吳保成的態度，突然變得溫和起來。「不過，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請指教。」夏紫林抬起頭來睜眼笑，那樣兒有些古怪。

「幹你們這一行的，有一樁事特別要學會模樣兒有些古怪。」

「你們這三個人，有一樁事特別要學會模樣兒有些古怪。」

「你們這三個人，有一樁事特別要學會模樣兒有些古怪。」

所會面的人也是那三個人——丁剛全、楊柏桐、方九。

他們三個人立刻站了起來，似是對夏紫林非常尊敬。

丁剛全先開了口：「夏先生？」

這句話可以證明他們原是不認識的。

夏紫林點點頭，坐了下來。

楊柏桐遞過來一支烟捲，夏紫林拒絕了。

「各位！」夏紫林很緩慢地說：「以往各走各的路，各幹各的事，很少會面。今天想跟各位商量一件事。」

丁剛全說：「夏先生！在沒有談到正題之前，我先請教一件事：今天早上我們才接到通知，那時，夏先生還關在日本憲兵隊裏，難道……？」

夏紫林揮揮手，示意對方不要再問下去，緊接着他就揭開了正題：「我要求各位一件事：即日起，十天以內，停止所有的活動。」

丁剛全楞了一下，才笑着說：「夏先生！這真是一件教人爲難的事，你大概不知道我們這條綫上有多少人，十天！難道要他們在這十天內封上嘴吧？」

「放心，」夏紫林胸有成竹地說：「關於各位的損失，我願意全部賠償。」

三人都楞住了，這句豪語誰敢誇？偏偏這姓夏的就誇下了這般海口。

三人又交換了一下眼色，由方九開了口：「夏先生！您一句話勝過千斤磅，咱們當然信得過，只是……」

夏紫林似乎早已知道他要說什麼，連忙接了下去道：「我只要十天時間，說吧！一天多或少？」

丁剛全一聽對方的口氣，連忙獅子大開口：「一天儲備票二十萬，一共二百萬。」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那就是——有時要聰明透頂，有時要糊塗透頂。尤其是現在，你應該裝糊塗。」

夏紫林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吳保成尷尬地問：「你笑什麼？」

夏紫林收斂了笑，正經地說：「吳兄！我實在小看了你，想不到你竟是此道高手。謝謝你提醒，好！你去回覆中村隊長，這單買賣成交了。」

「那麼，交人吧！」

「立刻放我走？」

「當然。」

「准許我安全離開？」

「由你自便。不過，規矩你是懂得的，如果再讓咱們碰上，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懂得。」夏紫林壓低了聲音，道：「五福客棧那位『仙』，他是我們那邊通訊的頭兒。」

中村像許多日本中級軍官一樣，留着仁丹鬍子，戴着金絲邊眼鏡，一副溫文雅儒像，完全不像一個幹特務的剽悍軍人。其實，最高等的特務人員都是這個樣子：平凡，斯文，絲毫不引人注意。

他很專心地在翻閱手邊的一束案卷，吳保成悄悄進來，肅立一邊，不敢去打擾他；從這一個行動中也以看出這個狗腿子在中村隊長心中的份量，進門不喊報告，在日本部隊中是罕有的事。

中村終於抬起了頭，向吳保成瞟了一眼，向房邊的座椅一擺手：「坐下！」

他說的華語清楚、明朗。

「報告隊長！」吳保成喜孜孜地說：「夏紫林上當了，他交出了一個人！」

「誰？」

「五福客棧掛牌看相的『天下第一仙』，却又拖上了一條尾巴：『有句話要交代在前面，這十天內，你們的人不得有任何行動。』」

丁剛全回答乾脆俐落，說：「我們一定遵守。」

「那麼，我告退了。」夏紫林站了起來。

「晌午過後，請派一個人到鎮東土地廟前來拿錢。」

夏紫林走了，三個人立刻密商計議。

「我真弄不明白，」丁剛全說：「姓夏的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說的是啊！」方九也接了腔：「那邊的經費並不充足，姓夏的怎麼如此慷慨呢？」

「他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了不少年，行情相當熟，不管咱們一天如何拚命，也弄不到三萬，這簡直是漫天要價，他竟一口吞下。」

「管它娘！」楊柏桐說：「晌午過後，我去拿錢，是玄是虛，到時就知道了。」

吳保成又來到了五福客棧。又見到了女客。不過這回的態度大大不同，連中村隊長對她都另眼相看，他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了。

女客一夜未眠，向高臥隆中，吳保成站在門外輕輕拍，低低叫，總算把她給叫醒了。

女客披衣起床，連門都沒有開，隔着門問道：「你來幹什麼？」

「中村隊長教我傳句話。」

「傳什麼話？」

「隊長要見妳。」

「見我？」女客多多少少吃了一驚。

「如何見面？我很想聽聽妳的意見。」

「將我抓去，不就見着了？」

「嘿！吳保成一味在門外乾笑。『千萬別誤會，咱們隊長可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請他到客棧裏來好了。」

「女客！你莫說笑，那是不可能的啊！而他們那邊通訊的頭兒。」

中村輕笑；但是他那種笑容誰都看得出來是苦笑，而非得意之笑。他緩緩地說：「這個人永遠不會上當，真正上當的是我們。」

「我？」吳保成臉上的笑容立刻凍結了。

「告訴你一件事，『天下第一仙』是我們的人。」

「原來……」

「用一句術語來說，他是雙重間諜。如今姓夏的交出他，這證明重慶方面已經明瞭他的身份……」

「你等！一下帶領少林分隊長去逮捕他。」

「是！姓夏的呢？」

「放！」中村表現得毫不猶豫。

「然後……？」

中村一直很溫和，此刻却投出一個嚴厲的眼神，而且很嚴肅地說：「絕不准任何人去打擾他。」

「是！」吳保成二話都不敢說。

「還有，你認不認識一個外號叫『女客』的單幫客？」

「認識……」

「安排我跟他見一次面。」

吳保成別的本事沒有，却最會察顏觀色，立刻發覺中村對女客非常看重，而女客偏偏是他的眼中釘，這該怎麼辦呢？

中村看出他神色有異，連忙問道：「是有困難？」

「不！不！沒有困難。只是這個人……」

「這個人怎麼樣？」

「她的身份非常複雜，她和金飛虎交往密切，和那邊也有交情，是個危險人物，隊長要和她見面，恐怕……」

中村冷冷地說：「別忘了我也是個危險人物。」

且對妳也不方便。」

「那麼，天黑之後，到洛河邊上。」

「東渡？西渡？」

女客道：「西渡口，我在那兒迎候你們隊長大駕。」

吳保成走了，但是又有人敲門。女客像有預感似的，沒有詢問，就打開了房門。

是夏紫林。她沒有見過，但她想得到。

「我姓夏……」

「我猜得到，請進。」

夏紫林落落大方地進了房，並關上門，上門，女客也沒有攔阻。

「聽說妳這幾天很不如意。」他先揭開話題。

「難道妳就如意？」女客反問。

「如此說來，妳很注意我？」

「並非我注意妳，而是別人。」

「誰？」

「金飛虎。」

「他？」

「嗯！他昨晚曾經出一萬塊大洋要我幹掉妳。」

「昨晚我在日本憲兵隊。」

「就是因爲妳落在東洋鬼子手裏，才使他不安。妳真有神通，竟然能活着出來。」

「我們不談這些。」

「談什麼？」

「談買賣。」

「對不起！」女客搖搖頭。「聽說妳是那邊派過來的要緊人物，跑單幫的最好少惹這些麻煩。」

「妳是中國人……」

「當然是。」

「而且還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

「夏紫林！別拿這頂大帽子來扣我。我的

物。」

吳保成不敢再說什麼，連忙退了下去。五分鐘後，夏紫林恢復了自由。

他既沒有慶幸，也沒有意外，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其中道理實在令人想不通。他很可能遭到槍決的處分；也可能永無止盡地遭到囚禁，最少皮肉也要受些苦痛。爲什麼他敢冒險？

那只有一个解釋——他對中村，有了充份的瞭解。

至於，他爲什麼而冒險？那只有他和中村兩個人知道了。

只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他和對手

中村已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智鬥爭。

離開縣城的日本憲兵隊，夏紫林立刻僱了一輛馬車來到三不管地段，直趨五福客棧。

客棧門口停着好幾輛日本憲兵隊「電驢子」，站着好幾個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夏紫林知道這羣鬼子正在抓人，不禁從肩作了一個嘲諷的冷笑。

他揮揮手，馬車繼續前行。拐彎抹角，停在一條窄巷的巷口。

夏紫林下了車，付了車資，看看來路，並無人跟踪，他不禁皺皺眉，似是稍有困惑。

等那輛馬車走遠了，他才以矯捷的動作進了窄巷，來到一座石屋之前。

石屋！有點巧合，這正是前兩天女客提着

「你有一特殊身份，跟你一沾上邊，我就休想再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下去。」

「我很失望。」

「因爲我拒絕妳而失望？」

「不！」夏紫林吐了一口氣。「原以爲妳有雄心大志，想不到妳最大的慾望只是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下去。」

「妳在用激將法。」

夏紫林道：「妳錯了。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這宗買賣，妳縱使負氣接受了，也未必能完成。」

「哦？」

「因爲這事很難，很難。」

「什麼了不起的事？」

「送一個人到大後方去。」

「一個人？一個特務？一個被日本鬼子通緝的要犯？還是……？」

「一位老先生。」夏紫林平靜地說。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工業家。」

「工業家是幹什麼的？」女客絕非裝迷糊，她實在不懂。

夏紫林幾乎要笑，但他沒有笑；不敢，也沒有那種心情。他籠統地加以解釋：「護送一個工業家到大後方去，比運千萬噸物資到大後方去還要管用。憑他的頭腦，憑他的技術，任何東西都能製造出來。」

女客的興趣被提起來了，她好奇地問：「他有多大年紀？」

「五十七歲。」

「身體好嗎？」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

「很朗健，看起來像四十歲。」
「那很簡單，」女客說來非常輕鬆：「教他扮成挑夫，一混就混過去了。」
「沒那麼簡單。」
「你以為我在吹牛？」女客毛了臉。
「不！我知道妳有辦法，所以才來找妳。但是，用妳剛才說的辦法，絕對行不通。」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工業專家。」

「難道他不是兩隻眼睛，一張嘴？」
「完全和普通一樣，但他腦子裏有寶貴的工業技術。日本鬼子知道他愛國，知道他想到大後方去，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他的行動。」
「他在那裏？」
「上海。」
「上海？」
「只要他一天不露面，日本鬼子就知道他溜了，必然嚴密防範，妳想想：那時還過得去嗎？」
女客沉默了，許久，才問道：「你可有辦法？」
「有。」
「說說看。」
夏紫林笑而不答。

「不能說？」女客又毛了臉。
「不是不能說，而是妳還沒有答應這單買賣。」
「怎麼才算答應？」
「作買賣要講價錢，還要談條件。」
女客笑得乾乾淨淨：「我不要錢，更沒有條件。」
「為什麼不要錢？」
「因為我不需要錢。」
「不行。妳不要錢，那算義務幫忙，我就沒有兩樣。」
「什麼？沒有兩樣？」
「是沒有兩樣。他來去自如，連行跡都不掩藏。日本鬼子不過問他，你們僑軍，也不管他……」
「妳知道什麼？」胡奇神秘地說：「這叫放長線釣大魚。姓夏的正在執行一個大計劃，咱們要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
「別在我屋子裏談這些，」女客冷冷地打斷他。「我這裏不是特務機關，也不是偵緝隊，我只是一個混生活的單租客。」
胡奇的臉色鐵青，冷笑連連地說：「女客！說話這麼沖，是不是身價不同了？」
「說話不要拐彎兒！」女客冷叱了一聲。看來，她的火氣已經到了爆發的邊沿。
「那就直截了當地說吧！」胡奇說話像連珠炮：「妳聽上了中村，走日本人的路線，所以不再把咱們金隊長放在眼裏，看不起金隊長，自然更看不起我胡奇。女客！我說到妳心坎上去了吧！」
「拍！出手真快，女客毛了，她回答胡奇的是一個輕脆响亮的耳光。」
她也真夠種，胡奇好歹是僑軍的一個官員啊！
胡奇的臉長，眼圓，嘴吧尖，面貌完全變了樣，右手也搭上了腰際的槍柄。
女客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一瞬間，胡奇的神色又變弛下來，力持平靜地說：「女客！算妳兇，算妳狠！這筆賬咱們以後慢慢再算，我來，是金隊長要我講話，

不好意思跟妳談條件了。」
「原來妳還有條件？」
「不錯，而且妳必須遵守的條件。」
「你說說看。」
「不行，一定要先談好價錢。」
「買賣我接了，」女客有些不耐煩了。「價由妳開，行了吧？現在妳可以提出妳的條件了。」
「一切聽我指揮。」
「我第一次聽到別人對我說這種話。」
「說這種話，對妳很不敬，也破壞了妳的習慣，但是，這一次情況實在太特殊，我只是利用妳的錢，其他一切，一切，都要由我來決定。」
女客沉默了許久，才抬頭問道：「妳不知道，我和中村隊長有約？」
「哦？是妳約他？還是……」
「是他約我。」
「奇怪！」
「是很奇怪。」
「如果他想詢問妳什麼，大可以傳妳到憲隊去，看來他是有托於妳。」
「我也這樣想，」女客皺緊了眉頭，似有無限煩惱。「他一定是有事托我，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妳應該知道該如何辦。」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夏紫林緩慢而慎重地說：「只要妳不忘記妳是中國人就行了。」
「我明白。關於這一點我無時無刻不記在心頭，但是有一點我得替我想，我手底下有多少人？他們要活下去啊！他們不一定都懂得春秋大義，再說，人總是以活下去為第一件大事，妳說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提到錢。」

我是軍人，不能誤了公事。」

「說吧！」
「聽說中村要約妳見面？」
「不錯。」
「金隊長說，希望妳不要過河拆橋。」
「教他放心。」
「他也想中村約妳的目的何在。」
「我也不知道。」
「事後妳總會知道，到時我會再來。希望妳能一五一十地說個實情。」
「女客作事沒有什麼可以瞞人的，晚上妳再來吧！」
「好！晚上見！」
「請慢走一步。」
「還有什麼事？」
「殺小杏子的兇手查出來沒有？」
「正在查。」
「請轉告金隊長，請他費點神，只要找到正兇，我會有一份厚禮相贈。」
「厚禮？」胡奇似乎將那個耳光忘記了，嘿嘿地笑了起來。「這是什麼時候？妳虧了一身債，還要送咱們隊長一份厚禮？」
「那份厚禮並非金錢。」
「是什麼？」
「現在不會告訴妳，因為你們還沒有抓到兇手。」
胡奇面有得意地說：「雖然沒有抓到兇手，但是兇手已經在咱們手掌心裏了。」
「哦！妳沒有吹牛？」
「妳要以為我們都是唬唬老百姓的酒囊飯袋，那可就錯了。」
「是誰？」
「還沒有到洩底的時候，不過我可以漏一點風，是一個跟妳很熟，很熟的人。」
女客一伸手，抓住了胡奇的衣領，聲色俱厲地說道：「胡奇！這對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也從來沒有這樣認真過，快說！那個是誰？」
胡奇只有一味乾笑：「嘿嘿！女客！妳何苦在我面前發狠？金隊長也知道這麼回事，妳何不去問他？」
女客順手一送，胡奇一個踉蹌跌坐在地上。她氣呼呼地說：「滾你的蛋！妳要以為我不敢問金隊長，那你就錯了。」
「要去妳儘管去，話已傳到，我走啦！」
胡奇話說得快，人也走得快，像一溜煙。
女客扯開了嗓門叫道：「告訴你們隊長，我立刻去找他。」

其實，她的盛怒是裝出來的。在往見中村之前，她必須和金飛虎密談一次，拿這件事作題目，不過是遮人耳目而已。她深信，客棧內一定有鬼子的眼線。

她略作打扮，就要出門，卻又來了訪客。不過，這回的訪客却是硬上弓的霸王：從他進門的姿勢就看出來了。
他們是兩個人，一閃進門，然後像關老爺面前的周倉和關平似地兩邊一站，右手都插在袖袋裏，分明手裏捏了傢伙。
女客目光何等敏銳，一眼見底，心中暗暗警惕，面上卻鎮定如常，淡淡地問道：「幹嗎的？」
「幹嗎的妳還看不出來嗎？」內中一個開了腔。
「別跟我來這一套。」女客轉過了身，隨手拿了一支烟捲兒。「我出來混的時候，你們恐怕還在穿開襠褲哩！」

「女客！」另外一個又說了話：「我們知道妳名氣大，資格老，不過，妳也只有一條命，是不是？乖點！咱們拿傢伙的手不穩，萬一走火了，那可不妙！」
「錢！」女客苦笑着說：「錢真是太重要了，但是我有一個原則，不該收錢的時候絕不收錢。」
「這不公平。」
「為什麼不公平？」
「丁剛全那邊我也要付錢。」
「你也找他們了？」
「那是一着疑兵之計，」夏紫林壓低了聲音：「我要他們那一幫在十天之內不得有任何行動，付他們備票二百萬元。」
「要他們不動？我不明白妳在要什麼花樣。」女客道。
「過一兩天，妳就會明白。」夏紫林又將話題轉到錢上。「女客！橋歸橋，路歸路，妳還是要說一個價錢，不然……」
「我說過了，我不要錢。」
「這是一單買賣。」
「不是買賣。」
「是什麼？」
「是我對國家的一點貢獻。」
夏紫林肅然起敬地說：「女客！這話從妳口中說出來，真是太教人意外了……好！錢的事情暫時不談……妳什麼時候和中村隊長見面？」
「天黑之後。」
「何處？」
「西渡口。」
「不管他要妳做什麼事，妳都一口答應他。」
夏紫林在三不管地段上本來就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加上他的風采，再加上他的說服力，女客自然是樂於服從了。但她並非盲從，而是她覺得她應該作這件事。
她點點頭，緩慢地說：「關於如何對付日本人，我還有點經驗，倒是妳這邊的事情，令

我擔心。我一向行事，有一套既定的原則：有一套慣用的方法，一旦聽妳指揮和安排，恐怕會不習慣，所以我先要瞭解情況！」
「目前我能够讓妳了解的情況就是有一個人要從淪陷區到大後方去，需要妳護送；換句話說，就要妳選擇一條安全的路線。」
「他什麼時候到這裏？」
「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離開上海？」
「也不知道。」夏紫林又補充了一點：「不過，總在這十天以內。」
「那麼，我需作些什麼準備工作呢？」
「不要作任何準備。」
「女客有些不悅地說：「夏先生！妳以為這件工作很容易嗎？」
「很難。不然我不會找妳。」
「妳以為我是萬能的神？」
「妳是人。」
「那就對了，人的能力是有極限的，永不能超越，固然有許多困難靠我們的經驗和智慧可以克服，但……」
「好了！」夏紫林含笑打斷了她的話。「不要再說下去，否則信心會愈來愈軟弱，問題會愈來愈多，妳現在心中只有存着一個觀念就行——有一個人，必須依靠妳安全地到達大後方。」
女客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辦得到。」
「我告辭了。」夏紫林站了起來。
「我們什麼時候再碰頭？」
「隨時。」
夏紫林走了，然而，又來了訪客，他是胡奇。
胡奇一進門，就問道：「夏紫林找妳幹什麼？」
「談買賣。」

「你們要什麼？」女客真够鎮定，她一面說話一面找火柴，拿起一盒，空的，她發火地扔掉。「錢？我這兩天不方便；色？有點不太像，而且幹那種事拿着槍多煞風景；仇？咱們從來沒有對過盤兒啊！」
「有人請妳去作客。」
「作客？那該用大紅帖子來請啊！」
「只怕請不到。」
女客連找到三個火柴盒都是空的，她真發了火，嘩地一聲拉開五斗櫃。這次拿出來的不是火柴盒，而是一支白銀手槍。
她的動作真快，一轉身，現在她變成了女霸王。

「兩位小弟！」她冷冷地說：「我不大喜歡用這玩藝兒，不過用起來還很有準頭，千萬不要試。」
那兩個小子傻了，他們手裏有槍，但是槍還在褲袋裏，比起來，一定是要慢一步的。
「說吧！你們奉誰之命？」
「嘿！還不是熟人的命。」
「我知道是熟人，快說！」
「是黑九爺。」
一聽是毒販「九尾龜」陳九，女客不禁皺皺眉頭。這種人就好比毒蛇，如果你沒有把握一出手就將牠打死，那就最好別去招惹牠。
因此，她的口頭也就鬆了：「我不難為你們，回去告訴陳九，他走他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咱們河井兩不犯，他的買賣我沒興趣。二位請吧！」
「請不到妳，咱們是不能回去的。」
「怎麼？」女客毛了臉，「要我用槍子兒在你們身上鑽個洞？」
門外有人發了話：「女客！風聞妳是女中豪傑，果然名不虛傳。所以咱們準備的人手很多，屋外還有好多朋友等着侍候妳哩！」

「妳知道什麼？」胡奇神秘地說：「這叫放長線釣大魚。姓夏的正在執行一個大計劃，咱們要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
「別在我屋子裏談這些，」女客冷冷地打斷他。「我這裏不是特務機關，也不是偵緝隊，我只是一個混生活的單租客。」
胡奇的臉色鐵青，冷笑連連地說：「女客！說話這麼沖，是不是身價不同了？」
「說話不要拐彎兒！」女客冷叱了一聲。看來，她的火氣已經到了爆發的邊沿。
「那就直截了當地說吧！」胡奇說話像連珠炮：「妳聽上了中村，走日本人的路線，所以不再把咱們金隊長放在眼裏，看不起金隊長，自然更看不起我胡奇。女客！我說到妳心坎上去了吧！」
「拍！出手真快，女客毛了，她回答胡奇的是一個輕脆响亮的耳光。」
她也真夠種，胡奇好歹是僑軍的一個官員啊！
胡奇的臉長，眼圓，嘴吧尖，面貌完全變了樣，右手也搭上了腰際的槍柄。
女客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一瞬間，胡奇的神色又變弛下來，力持平靜地說：「女客！算妳兇，算妳狠！這筆賬咱們以後慢慢再算，我來，是金隊長要我講話，

不好意思跟妳談條件了。」
「原來妳還有條件？」
「不錯，而且妳必須遵守的條件。」
「你說說看。」
「不行，一定要先談好價錢。」
「買賣我接了，」女客有些不耐煩了。「價由妳開，行了吧？現在妳可以提出妳的條件了。」
「一切聽我指揮。」
「我第一次聽到別人對我說這種話。」
「說這種話，對妳很不敬，也破壞了妳的習慣，但是，這一次情況實在太特殊，我只是利用妳的錢，其他一切，一切，都要由我來決定。」
女客沉默了許久，才抬頭問道：「妳不知道，我和中村隊長有約？」
「哦？是妳約他？還是……」
「是他約我。」
「奇怪！」
「是很奇怪。」
「如果他想詢問妳什麼，大可以傳妳到憲隊去，看來他是有托於妳。」
「我也這樣想，」女客皺緊了眉頭，似有無限煩惱。「他一定是有事托我，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妳應該知道該如何辦。」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夏紫林緩慢而慎重地說：「只要妳不忘記妳是中國人就行了。」
「我明白。關於這一點我無時無刻不記在心頭，但是有一點我得替我想，我手底下有多少人？他們要活下去啊！他們不一定都懂得春秋大義，再說，人總是以活下去為第一件大事，妳說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提到錢。」

其實，她的盛怒是裝出來的。在往見中村之前，她必須和金飛虎密談一次，拿這件事作題目，不過是遮人耳目而已。她深信，客棧內一定有鬼子的眼線。

她略作打扮，就要出門，卻又來了訪客。不過，這回的訪客却是硬上弓的霸王：從他進門的姿勢就看出來了。
他們是兩個人，一閃進門，然後像關老爺面前的周倉和關平似地兩邊一站，右手都插在袖袋裏，分明手裏捏了傢伙。
女客目光何等敏銳，一眼見底，心中暗暗警惕，面上卻鎮定如常，淡淡地問道：「幹嗎的？」
「幹嗎的妳還看不出來嗎？」內中一個開了腔。
「別跟我來這一套。」女客轉過了身，隨手拿了一支烟捲兒。「我出來混的時候，你們恐怕還在穿開襠褲哩！」

女客發了瘋，而且也明白了一件事實：陳九是有備而來，不得絕不會甘心。

她將白蘭寧手槍往五斗櫃裏一丟，很爽利地說：「那就走吧！不過我得問問：天黑前回不回來？」

屋外的人笑道：「放心！一來一去，個把鐘頭足夠了。」

屋外果然還有三個人。

一出房外，又有人交代：「你是地頭上的風雲人物，認得你的人太多。一方面不能不下的『盤兒』，再一方面也不願意引人注意。出了客棧之後，你只管跟着引路的人走。女客，招呼打在前頭，既然答應去會九爺，路上就不要再玩花樣了。」

女客也懶得跟他們囉嗦，昂首闊步地走了出去。

最先亮相的那兩個小伙子在前引路，女客只管跟着他們走。走得很快，轉眼就出了鎮。路漸荒涼，這一帶女客很熟，她發覺正走向荒郊。毫不疑問：陳九只是想跟她再作一次談判，爲了他的安全，所以選在郊外。

果然，當他們來到一處盡是高過人頭的茅草坡時，陳九突然露面了。

女客站定身子，直截了當地問道：「什麼事？」

「舊話重提……」

對方剛開口，女客就打斷：「免談。」

「妳最好把話聽完。」

說了等於白說。女客的態度，非常強硬。

「即使白說我也要說，」陳九也非常堅持，「只要妳答應幫忙我運這一次貨，我可以按以往的價錢，提高五成，而且，還有附帶的禮物。」

「沒興趣。」

「這份禮物妳一定有興趣。」

「沒興趣。」

「硬話不要說得太早，我說妳有興趣，妳就一定有興趣。聽清楚：我知道是誰殺害了小杏子。」

「誰？」女客突然精神抖擻起來。

「現在不能說，」陳九臉上浮現出詭秘的笑。因爲妳還沒有答應這筆交易。」

「如果我答應呢？」

「我立刻就說出誰是兇手。」

「有憑據？」

「當然。」

「好，成交了。」

「算數？」

「女客說話，一向算數。」

「聽清楚：」陳九吸一口氣，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殺小杏子的是丁剛全。」

「他？」女客不禁倒吸一口冷氣。

「不信？」

「不信？」

「若非我親眼所見，我也不信。」

「你親眼看到？」

「不錯。」

「好！你跟我去找丁剛全，當面對質。」

「當然要當面對質，不過，在去找他之前，妳應該先了解幾件事。」

「說吧。」

「妳可知道丁剛全爲什麼要殺小杏子？」

「爲什麼？」

「因爲小杏子發現了他的秘密。」

「什麼秘密？」

「那筆款子的秘密。」

「你是說，我丟失的那筆錢也是丁剛全動的手腳？」

「對！」

「那原本就是他的錢。」

「他另有用意。」

「什麼用意？」

「女客，妳是聰明人，這還用問？如果妳賠不出這筆錢，這碗飯妳就不能再吃下去。往後，他就不就獨霸一方了麼？」

「妳打算如何對付他？」

「妳打算如何對付他？」

「開膛，剖肚，挖他的心。」

「不妙。」陳九一個勁兒地搖頭。

「難道妳還有高見？」

「穩住。」

「你教我不吭不响？」

「我教你穩住。」

「我明白。這樣，你就不必跟丁剛全對質了，是不是？那麼，這都是你一個人編的故事了？」

陳九很平靜地說：「女客，妳想想：我是在外面混的人，這種事能亂說的麼？」

「既然不是亂說，那就帶我去對質。」

「妳決定了？」

「我作事一向既不猶豫，也不後悔的。」

「好！咱們走。」

女客不再說話，領先向那晚會晤丁剛全的石屋走去。

來到石屋前，女客一楞，發現情況有異，石屋大門虛掩，向內張望，不見有人。

這裏一向是重門深鎖，戒備森嚴的，難道丁剛全聞訊搬走了？」

她看看陳九，對方也在看她，看她的目光非常奇特。她一時無法理解那種目光，却給予她極深的印象。

她一推，門全開，長廊筆直，一眼見底。女客一吸氣，大踏步走了進去，陳九在她身後緊跟着她。

那間屋子也是靜悄悄的，但是却有一個人，他是丁剛全，不過他已經死了。

他坐在那張古老的藤椅中，胸口上插着一把刀。

他的眼睛半開半閉，面色看上去還算平靜，死似乎沒有爲他帶來太多的痛苦。刀利，手法也快，而且是直穿心臟。

現在，女客的怒氣完全平息了，並非由於使她生氣的丁剛全已死，而是她需要冷靜地判斷一下當前的情況。

她首先發現：丁剛全全是被熟人刺殺的，而且距離很近。他不但沒有防備，甚至連吃驚的時間都沒有。

她再度去觀察陳九，而他却在注視一樣東西——一把摺扇，斜斜地放在桌上。女客有印象，這分明不是屬於丁剛全的東西，一定是客人留下的，也可以說是兇手留下的。

她拿起摺扇，搖開，扇上還有字畫。水墨荷，非一般匠筆所畫，枝秀挺拔，很有神韻，一行草書，落款人竟是夏紫林。

兇手會是夏紫林？如果是夏紫林，他會如此粗心大意地留下證據？

不會。女客肯定：夏紫林不會這麼差勁。而且，她知道夏紫林化錢收買丁剛全的事，絕沒有理由去殺他。因此她得到答案：這把摺扇是出於另一個人的佈置。目的呢？裁縫，使人誤以爲兇手是夏紫林？就是這樣單純？就因爲這一個目的而殺人麼？

陳九說道：「女客，丁剛全死得很怪。」

「怎麼怪？」

「他死的時候身邊一個人都沒有，看樣子，他已死了很久，也沒有一個人發現，怎麼不奇怪？像丁剛全這種人，怎麼會一個人就在屋子裏？」

女客一進門之後，她就在仔細地觀察：現場的狀況，陳九的言行，她連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過。她已有幾分懷疑，這可能是陳九做的手腳。現在一聽陳九這句話，她原先的想法就完全推翻了。

陳九和丁剛全是兩條綫上的，如果丁剛全和陳九會面，絕不可能單獨一人，由此可見，兇手不是陳九；倘若兇手是陳九派來的，丁剛全在接見一個陌生人時更不可能毫無戒備。那麼……？

陳九又開了口：「兇手一定是和丁剛全很熟，很熟的人。」

「嗯？」女客慢應着。「我也這樣想。」

「而且，他們見面是要商量一件很機密的事。」

「何以見得？」

「若不是商量很機密的事，丁剛全怎麼會將所有的人都遣開？」

「這個道理說不通，」女客立刻加以反對。『就算是商量機密大事，了不起旁邊沒有人，總不能連看門守衛的人也不留啊！』

「有理！」

「兇手留下這把扇子，分明想嫁禍，但是又不高明。以兇手的刀法來看應該是一個高手，高手不該有疏漏，那麼就是故意破綻了，目的又何在呢？」

陳九並沒有接她的話，雖然，他是在思索另一個問題。過了一陣，他突然問道：「對了你和丁剛全打交道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作過幾次買賣？」

女客想了一想才回答：「一共十七次。」

「爲什麼以前十六次都安然無事，這一次妳的款子却出了此漏？」

女客迷惘地望着他，問道：「我不明白你問這句話的意思？」

「以前那十六次妳是和丁剛全一個人打交道，而這一次丁剛全却有了兩個新伙計——方老九和楊柏桐。」

陳九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女客那裏會聽不懂？她楞了一楞，才說：「你再說詳細一點，行麼？」

「其中道理真是太明顯了，」陳九的語氣非常肯定。「方九和楊柏桐入夥之後，人手多了，利潤却少了，於是他們決定將妳那份利潤併過來，於是才想出了那手『窩裏反』的把戲，逼妳自己下台。想不到小杏子查出了端倪，這才逼得丁剛全下毒手。」

「丁剛全又因何被殺呢？」

「他殺了小杏子之後，必定是又悔，又怕，悔他不該聽信方，楊二人的歹計，怕妳的報復。情緒一定不穩，方，楊二人怕他有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他也殺了。不但除去後患，也是如意算盤。原先所得利潤是三一三十一，如今却是二一添作五。死無對證，妳對他們也無可奈何了。」

女客對陳九的判斷已有幾分相信，而她故意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對整個事情的經過，就好像親眼看見似的。」

「因爲我對他們這幾個人的心理狀況都有深刻的瞭解。」

「那麼，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我如何才能找到方九和楊柏桐？」

「十天之內找不到他們。」

「爲什麼？」

「因爲他們收了夏紫林的錢，十天之內停止活動，正好使他們便於躲藏。」

「你全知道？」

陳九自豪地說：「在三不管地頭上，如果耳目不靈通，就好像瞎子摸魚，摸不好，就會摸上一條水蛇。」

女客一時沒有說話，似在思索着某一些問題。

陳九又說：「我能爲妳作的事，能够提供的消息，就到此爲止了。」

「我明白。」女客冷冷地說：「你要我履行諾言，是不是？」

「我的貨要在三天之內過去。」

「好！明天擦黑光景和我連絡一次。」

「一言爲定。咱們走吧！」

「不！你快走。」

「這裏鬼氣森森的……」

「哼！」女客冷笑了一聲。像丁剛全這種人，活在世上都不怕他，死了難道還怕他？你先走吧！」

陳九沒有再說什麼，悄然走了。

女客東顧西盼，西瞧瞧，似乎想找尋什麼東西，其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她坐下來，將後腦靠在冰涼的石牆上，將陳九的判斷又再分析一次，沒有一處可以推翻，她的確是中了這幫傢伙的算計。

也不知在那兒坐了多久，看看天色將晚，她才離開了那間石屋，向西渡，緩緩走去。

天終於黑了。渡口上已經沒有人，只有女客一個人孤單寂寞地站在那兒。在這一瞬間，她的心頭是一片空白。不知在什麼時候，她的面頰上已掛着兩行淚珠。她好強，她要狠，但她畢竟是一個女人。

河面上來了一艘船，女客根本沒有在意，等船到了面前，船上突然有人向她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她抬頭看，才發現輪內有人向她招手。

雖然夜色甚暗，她也看得出那是吳保成。那艘船距離岸邊約莫三尺，女客輕輕一躍，就上了船。搖櫓的人，趕快將船搖到河心去了。

船艙中沒有燈，而且女客也從來沒有和中村見過面，但是那一撮仁丹小鬍子却使她猜得出坐在船艙中的人正是中村隊長。

中村一揮手，吳保成就去了船頭。女客也不待招呼，就在船板上盤膝坐下，靜靜地等待對方開口。

「久仰！」這是中村的開場白。

女客有些驚訝，倒不是由於對方的客氣，而是那一口標準清脆的京片子。她淡淡一笑：「這應該是最適當的態度。」

「聽說妳爲人爽快，不像一個女人，」中村很快將話鋒轉到正題：「所以我也何必拐彎抹角。我先問妳一句話：妳是不是還想在三不管地面上混下去？」

「想。」女客直截了當地回答。

「那麼，妳還需要朋友，大日本皇軍應該是最好的朋友。」

她真想狠狠地在中村臉上吐一口濃痰，當然，目前的情況，不容許她這樣作。但她附合中村的說法她又不願，於是模稜兩可地說：「其實，我在界首活動的情形，都是軍方不許可的。」

中村笑了，很緩慢地說：「妳的活動情況，我們完全清楚。我們不干涉你，是因爲想到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爲朋友。只要妳不反對大日本皇軍，與我們合作，妳私人的活動可以繼續下去。」

話已經很明顯，女客如果再裝糊塗，那就太過份了。於是她問道：「我有什麼可以効勞隊長的嗎？」

「不是對我私人，而是幫大日本皇軍的忙，只要妳有誠意，我們需要妳的地方太多。」

「我只是一個女人。」

「但妳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談話的內容一直使女客肉麻，噁心，但她

血嬰武鸚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風托着鐵棍的棺木，進入鸚鵡樓，名妓血奴突遭徵求血奴同意，毀去牆上魔畫，血奴同意，但一時間不易毀去，王風要往買白粉回來，刷掃牆上的那幅魔畫，着血奴安心休息，並安慰她，有鐵棍的棺木在此，妖魔不敢再來驚擾。王風離開血奴香閣，來至鸚鵡樓外花園中的一座六角涼亭，亭中正有一老者和一穿着華麗的中年在和數妓女歡飲，王風突出手抓住中年人，要他陪往購買白粉，那老人並沒干預，反勸中年人同往。

魔刀刺鐵漢 魔石擊瘋徒

這附近一個驛站的驛丞。

走出這條巷子，就是長巷。

王風直到現在才看出，這裏並不是個很繁華的市鎮，也並不太大。

一個已不太大，又不太熱鬧的鎮，居然會有鸚鵡樓這樣的地方，倒是件怪事。

被拉起來的人兩隻腳總算已落了地，居然還沒有被嚇死，也沒有被氣死。

他甚至有勇氣跟這個蠻不講理的年青人說話，就像是一個有經驗的店伙，無論遇見多蠻不講理的客人都能應付一樣。

他在自報姓名：「我姓安，安子豪。平安的安，子豪的豪，豪傑的豪。」

王風板着脸，道：「這名字不好。」

安子豪微笑道：「的確不好，可惜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

剛被人從半空中放下來，他就已經能微笑，而且笑得很鎮定。

王風心裏也不能不佩服他。

這世上有種人，不管做甚麼事都一定能成功的。

安子豪就是這種人。

王風忽然道：「你做的是甚麼生意？」

安子豪仍然在微笑：「我不做生意，我是

王風怔住：「你不像是個做官的。」

安子豪道：「驛丞根本不能算是官。」

王風道：「如果你做官，也不該做驛丞，看起來你應該當個衙書。」

安子豪微笑道：「只可惜皇上並不像你想的。」

王風道：「這種事你幹得下去！」

安子豪道：「這裏的天氣好，事情少，而且時常都有人請我喝酒！」

王風道：「因為這地方歸你管？」

安子豪道：「有時候是的。」

王風道：「甚麼時候？」

安子豪道：「三爺不管事的時候！」

王風道：「三爺就是你剛才看見的那個人？」

王風說道：「就是那個叫你快回去的那個人？」

安子豪點點頭，道：「他姓武，文武的武，叫武鎮山。」

王風道：「他已是個官了？」

安子豪搖搖頭，道：「天高皇帝遠，管不到這地方。」

王風道：「他幹甚麼？」

安子豪道：「他甚麼都不幹，只不過這地方有一半是他的。」

他點點頭，又道：「如果沒有李大娘，他也許早就把另一半也買了下來。」

王風道：「李大娘是個女人！」

安子豪道：「我保證你一定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的女人。」

王風道：「她漂亮！」

安子豪道：「不但漂亮，而且能幹，只可惜老了一點。」

王風道：「多老？」

安子豪道：「够老了，連她的女兒都已不小。」

王風道：「她有女兒？」

安子豪道：「你應該見過過的女兒！你們從她女兒樓上走下來的！」

王風又怔住。

安子豪道：「這地方的人誰都怕李大娘，只有她女兒不怕。」

王風道：「她管不住她女兒？」

安子豪又點了頭，道：「你若管得住你女兒，你肯不肯讓她上鸚鵡樓。」

王風道：「這地方的人，情況好像都不錯。」

他又問道：「這地方的人，情況好像都不錯。」

王風道：「這地方的人，情況好像都不錯。」

他微笑道：「這是個好地方，天氣好，土壤肥，只可惜不能居人。」

王風道：「這地方不大！」

安子豪道：「地方雖然不小，可是附近有

王風道：「這地方不大！」

安子豪道：「地方雖然不小，可是附近有

沼澤和密林，山上聽說還有猛虎，所以能讓人生存的地方並不多！」

王風道：「人多不多？」

安子豪道：「據我們上次調查，鎮上一共只有八十三戶人家。」

王風道：「八十三戶人家，就能養得起鸚鵡樓那地方？」

安子豪道：「只要一個人，就能養得起！」

王風道：「武三爺？」

安子豪沒有回答，却站住腳。「刷牆的白粉這裏就有！」

太平雜貨舖實在是個標準準準的雜物舖，刷牆的白粉，各色各樣的桐油和漆，冰糖，花生，大米，小米，雞蛋，鴨蛋，花粉，針線，鞋子，布疋，旱烟，老酒……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東西，這裏都有，連你想不到的東西這裏都有！

一間好大好的屋子裏，堆滿了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還有一大捆已生了鏽的刀槍，和一大堆錢裝的書。

王風一走進來，眼睛就着花了，可是看來看去，却看不見半個人影。

安子豪已經在喊：「老蜘蛛，有生意上門了！你還不快點出來！」

他又微笑着向王風解釋：「老蜘蛛就是這裏的老板。」

王風道：「為甚麼叫他老蜘蛛？」

安子豪道：「因為他就像你肚子裏的蛔蟲一樣，不管你心裏在想甚麼，他都知道！」

「只有一樣事就不知道，」一個人慢吞吞的從破書堆裏鑽了出來，蒼白的頭髮，佝僂着腰，看來不像蛔蟲，倒有點像是個蝦米。

安子豪笑道：「老蜘蛛居然也有不知道的事！」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老爺壽誕設宴，詎知正飲得興高采烈，忽傳高府失火，待高老爺等趕到現場，高府已化灰燼，高老爺心中雖怒恨交集，但表面仍維持大豪風度，反過來安慰賓客及六位盟弟，那六位盟弟也不知說什麼好，只好快快回客棧，且說巫五爺回至客棧，正與桑元對飲，虎刀段春突至，要對巫五爺不利，桑元義不容辭，挺身與鬥，段春只閃躲而不還招，未幾突跳出戰圈，說桑元只能接他三招刀法，第四招要桑元特別注意，桑元心中相當緊張，因為不尙浮誇的段春說出的話，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虎刀戮鬼斧

龍劍迫嬌娃

虎刀段春第四刀出手之前，鬼斧桑元對這一刀的威力，一直兢兢業業，懷着高度警惕，以防疎神失手。

現在，虎刀段春的第四刀出手了——想不到竟是刀法中一招俗得不能再俗的點石成金！鬼斧桑元不假思索，喪門斧一擺，以斧頭碰向來刀刀尖。

他的這把喪門斧以及一襲蝴蝶斧法既以剋制刀劍一類的輕兵刃為主，對於刀劍一類輕兵刃的招式變化，他自是下過一番苦功。

他一眼便看出這招點石成金，顯然只是一招誘招，跟在這一招後面的變化，才是真正的殺着。

不過，他已經不再爲這一點擔心了。

任何一種兵刃，招式方面的變化，都有一個極限；所謂招式神奇，變化詭秘莫測，大部份是指速度。

兵刃是操縱在人的手裏，人是血肉之軀；只要是血肉之軀，就永遠無法違反自然。

正如一個人不論拳腿功夫如何了得，他也不能將四肢關節變向相反的方向一樣。

就拿虎刀段春現在這一招點石成金來說：這一招出手的姿態，是刀尖向前直送出，它如

果不改變姿態，就絕不可能忽然化作豎劈或橫砍！

若想變化這一招，首先起變化的部位，將是刀尖。

所以，鬼斧桑元一面揮斧架刀，一面全神留意着虎刀段春的刀尖。

只要對方刀尖稍一變動，他便不難窺悉對方下一步變化所要攻取的方向。

他猜對了！

虎刀段春刀至中途，去勢一頓，刀尖微頓，果然意圖改變路數。

鬼斧桑元眼明手快，不待對方勁力發出，喪門斧一翻一揚，已將左肩完全護住，同時哈哈大笑！

因為他已從虎刀段春刀尖上的變化，看出對方雁翎刀即將由點石成金化為仙人指路，攻取他的上三路。

如今他搶先一步，以逸待勞，虎刀段春意動勢發，無法撤招，勢必要把一口雁翎刀自動送入他的斧網之內。

只可惜他懂得太多，也笑得太早了。

他忘了虎刀段春說過要在第四刀上取勝，如果對方變招攻向他的上肩部位，那豈不是由

第四刀變成了第五刀？

虎刀段春的一式點石成金，其實並未另生變化。

他故意頓住去勢，顫動刀尖，事實上是只誘使這位鬼斧上當的一種手段。

就在鬼斧桑元向上撩起之際，他趁勢跨出一步，雁翎刀寒光一閃，齊柄送入鬼斧桑元的胸膛！

一刀不多，一刀不少，戰事果然在第四刀上結束。

鬼斧桑元腰一弓，撒手鬆開喪門斧，顫巍巍的往後退了好幾步，方在一灘血泊中緩緩倒下。

他絕氣之前，咀巴微微張開，雙眼中只有懊惱之色，而沒有一絲怨恨的表情。

因為他要責怪的人只有一個。

他自己！

怪自己不該自作聰明。

這本是一個可貴的教訓，只可惜這個教訓無論多麼可貴，都已經對他沒有什麼好處了！

巫五爺的胸口上，也彷彿挨了一刀。

直到虎刀段春冷笑着朝他走來，他才發覺爲滿足好奇心而留連不去，實在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可是，已經太遲了！

他掙扎着想大聲吶喊吶喊，藉以壯壯自己的氣勢，但喉嚨裏就像塞滿了東西，連一絲聲音也發不出來。

他想提氣縱身，一走了之，兩腿又如繃了千斤巨石，幾乎連挪開腳步，都感到困難。

他唯一能做的事，只是呆呆僵在那裏，呆呆地瞪着那口血漬未乾的雁翎刀。

呆呆地瞪着那口雁翎刀帶着一片血光，提起，欲落。

然後便是一片黑暗。

這位巫五爺死得可說一點也不痛苦。

因爲早在虎刀段春一刀當頭劈落之前，他即已因爲驚恐過度，而麻木失去知覺了。

這位巫五爺絕氣之前，也跟鬼斧桑元一樣，臉上沒有一絲怨恨的表情。

因爲今夜這種結局，他也怨不得別人，要怪他也只能怪他自己。

如果一定要說他跟鬼斧桑元的死亡前有什麼不同，那便是：鬼斧桑元是死於聰明過度，他則是死於愚昧無知！

房間裏沒有點燈，高老爺坐在窗戶下，坐在一小片陰影中。

這是萬花樓偏院的一個小房間，一個秘密的小房間，一個高老爺個人專用的小房間。

萬花樓雖不是高老爺的產業，但事實上也差不到那裏去。

因爲他住在這裏可以隨便出入，可以隨便發號施令，就是這裏的主人蔡麻子，也得要看他眼色行事。

蔡麻子是個聰明人，絕不會跟高老爺分彼此。

今夜月色雖然欠佳，但只要習慣了黑暗，仍然不難看清庭院的景象。

高老爺守在這裏，是爲了等一個人。

鬼影子楊四！

他知道今夜太平客棧中，一定會有事情發生；只要是發生在夜裏的事情，無論發生在什麼地方，都一定逃不過鬼影子楊四的耳目。

由於事故不斷發生，形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他已不得不爲自己的安全着想。

燒了一座莊宅，算不了什麼。

再蓋十座同樣的莊宅，他也蓋得起。

但是，再多的財富，也換不到一條性命。

他的老命，只有一條。

總管公治長的一身武功，雖然足堪信任，但他不能叫這位總管不分日夜，時時刻刻的跟着他。

一天之中，他總有落單的時候。

以目前這種局勢來說即令落單一時半刻，都極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所以，他知道如今唯一保命之道，便是設法找出藏身暗處的敵人，來個先下手爲強！

關於這一點，他的希望可說完全寄托在萬家兄弟，以及鬼影子楊四的身上。

這三個人，都是他的老部屬，三人在這方面的才能，他完全信任得過。

只要假以時日，他相信他們一定不會辜負他的期望。

不過，在安全獲得保障之前，一切就要靠他自己小心了。

這也正是他今夜將家小安頓於如意坊，將萬老等人送去高遠鎮局，他自己則悄悄跑來萬花樓的原因。

這座偏院曾經過他一番特別設計。

很多機關佈置，只有他的心腹知道，而最重要的一部份，則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所以，他如今雖然坐在窗戶口，等閒十人，也休想走近這個小房間。

縱然所有的機關佈置全部失靈，他還有一條秘密通路，可以幫他不留一絲痕迹，隨時從這個小房間裏消失不見。

雲層中月影漸漸西移。

快四更了。

夜行人，悄悄縱落院心。

楊四來了！

等來人再走近兩步，高老爺這才看清，來的這人並不是鬼影子楊四。

來的是萬家老二，無孔不入萬通。

高老爺暗暗納罕。

他分派給萬家兄弟的任務，與鬼影子楊四不同，而且他沒有吩咐他兩兄弟到這裏來會面，這位萬家老二這時候趕來這裏幹什麼呢？

難道這位萬家老二只花了半夜工夫，就打聽到了天狼會的消息？

高老爺想到這裏，精神不禁一振。

萬通張望着走近窗前，低聲問道：「大爺可在裏面？」

高老爺隔窗應道：「是萬家老二麼？門沒有開，你自己進來。」

萬通推開房門，摸索着走進房中。

高老爺道：「炕上坐。」

萬通定了定神，慢慢走去炕床邊沿上坐了下來。

高老爺道：「鎮上情形怎麼樣？」

萬通道：「還好。」

高老爺說道：「外邊，有沒有人說我的閒話？」

萬通道：「沒有。」

此刻忽然聽到這裏幹什麼？

萬通的一雙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他猶豫了片刻，才緊跟着高老爺道：「花十八那個女人的底細，大爺清楚不清楚？」

高老爺一怔道：「花十八？」

萬通道：「就是朝陽樓對面，美人酒家賣酒的那個女人。」

高老爺道：「這個我知道——你說那女人怎麼樣？」

萬通輕輕嘆了一聲：「我們過去對這個女人，恐怕都看走了眼。」

高大爺一嘆道：「怎麼呢？」

萬通道：「我發覺，這個女人相當的不簡單。」

高大爺又是一怔道：「你的意思，難道是說這女人也是我輩同道，甚至懷疑她跟天狼會方面有勾搭？」

萬通道：「是的，這女人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我聽說身手不在卑屬之下。至於這女人是不是跟天狼會方面有勾搭，目前，還難說得很。」

高大爺道：「這個秘密，你是什麼時候發覺的？」

萬通道：「就是剛才來這裏之前。」

他忽然笑了，又道：「大爺你猜着，猜小的在什麼地方遇上這人的？」

「什麼地方？」

「林家磨坊。」

高大爺一呆道：「林家磨坊是間空屋，已兩三年沒人居住，這女人三更半夜跑去那種地方幹什麼？」

萬通笑道：「去會一個人。」

高大爺有點明白了，但心裏很不高興。因為現在並不是茶餘酒後，他可實在沒有心情，來聽這種風流韻事！

萬通微笑着又道：「大爺你再猜着：你猜這女人去會的人是誰？」

高大爺勉強應了一聲，說道：「我怎麼猜得到……」

萬通一字一字地道：「丁二爺！」

高大爺一呆，頗感意外道：「誰？丁二爺？那位丁二爺？」

萬通口中的丁二爺，當然不會是別人。可是，這種事叫高大爺如何能够相信？因

爲丁二爺一向不是個風流人物，同時也並不常來蜈蚣嶺；即令偶爾來上一次，也絕不會跑去美人酒家那種地方。

按照常情來說，丁二爺幾乎連認識花十八這個女人都不可能，更別說是跟這女人之間發生曖昧關係了。

萬通笑着回答道：「當然就是我們那位彌陀二爺。」

高大爺皺了皺眉頭，說道：「你看錯人了吧？」

萬通道：「絕錯不了！」

高大爺搖搖頭道：「我還是不相信我們老二會有這份興趣。」

萬通道：「大爺誤會了，我說他們見面，並不是指普通的那種男女關係。」

高大爺一嘆道：「那就怪了，既不是……爲了……那麼……他們……更深半夜，一男一女……跑去那種地方幹什麼？」

萬通道：「爲了商量一件事。」

高大爺道：「商量一件什麼事？」

萬通道：「這件事如果說出來，大爺準會嚇一跳。」

其實不用說出是什麼事，高大爺就已經渾身不自在了。

他現在才發覺剛才錯怪了這位萬老二。萬家這對兄弟，是有名的鬼靈精，這種時候忽然跑來，不用說當然是爲了重大事故，而他竟以爲這位萬老二是談風花雪月來的，你說這該怪誰胡塗？

萬通向前傾着身子，低低接着說道：「我們那位彌陀三爺和睡仙五爺之間的恩怨，今天午後，萬老已跟小的兄弟提過了。現在這裏沒有外人，小的不妨直話直說，大爺和三爺其實都錯怪了我們那位睡仙五爺。」

高大爺聽了，心頭益發不是滋味。

因爲無孔不入萬通的話說得很露骨，誰是那個在他們兄弟間製造事端的人，如今已是呼之欲出。

他自從離開火場，心頭就懷着一個無法消除的疙瘩，因爲如今事實越來越明顯，他和胡三爺無端都被別人利用了！

如果對方真是天狼會的人，那也還罷了；但事實上這個與風作浪的人，竟是他一向最瞧不起，常被他背後揶揄呼肉球而不名的丁二爺，試問這一口窩囊氣，你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高大爺點點頭，表示他在聽着。

萬通接下去說道：「小的遵照大爺的指點，在關老爺那裏換了衣服之後，本打算走去太平客棧看看情形，不意事有湊巧，當小的剛繞到後水塘附近，忽見棧中悄悄冒出一條人影，小的見那人行動鬼祟，知道不是什麼好來路，於是急忙隱去塘邊樹影中，等那人走近，小的定神一瞧，好傢伙，想不到這位神秘人物不是別人，赫然是我們那位彌陀二爺！」

高大爺道：「然後你就暗中偷偷的纏上了他？」

萬通笑道：「是的。我們這位彌陀二爺，你別瞧他平時一團和氣，像個好好先生，一旦認真辦起事來，可倒是機警油滑得很。」

「他先負手繞塘徐行，裝作飯後散步的模樣，其實他是在留神察看身後有無異狀。」

「小的因爲早有準備，一直跟着他繞樹打轉，當然不會讓他發覺。」

「他看清四下無人之後，腳下立即加快，沿着小路疾行如飛，直奔鎮尾林家磨坊。」

「於是，小的明白了，原來我們這位二爺跟某一個人訂了秘密約會！」

萬通說到這裏，又笑了笑，才接下去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小的當然不願平白錯過機會。不過，小的知道我們這位彌陀二爺也不是

省油燈，心中雖然好奇，可也不敢跟得太近。一直等他進了磨坊，小的才悄悄攔了過去。

「當小的貼近牆角時，裏面已有人在講話，說話的人，竟然是個女人。小的只覺得這女人口音很熟，一時却想不出是誰。」

「後來，小的慢慢移去右邊的窗戶底下，探頭從縫隙中望進去，才隱隱約約辨認出原來是美人酒家的那個睡仙花十八！」

高大爺忍不住插口道：「你有沒有聽清他們當時說的是些什麼？」

「當然聽到了。」

「兩人怎麼說？」

「先開口的是那女人，她問丁二爺：高大爺昨天已跟胡三爺翻臉了，今天竟又突然和好如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丁二爺怎樣回答她？」

「丁二爺只是不住的嘆氣，說他也弄不清原因何在。」

「那女人聽了有什麼表示？」

「女人沉默了片刻，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連連敲着額角道：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丁二爺這都怪我不好，唉，該死，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什麼事怪她不好？」

「丁二爺也這樣問她，那女人說，她昨天不該在動過胡三爺的手腳之後，又將油漆罐子塞去孫七爺床底下，這一定是大爺您瞧出了破綻，想到胡三爺和孫七爺可能都是遭人構陷，所以今天才突然改變了態度。」

高大爺一呆道：「原來一切都是這女人攪的名堂？」

萬通道：「是啊！不過，照兩人說話的語氣聽起來，這女人似乎並不是這件事的主謀人物。」

「何以見得？」

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

公治長搖搖頭，同時喝了口酒，表示他沒有毛病。

至少他不承認自己有毛病。

花十八幽幽地道：「如果你沒有毛病，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公治長望着雕花床柱，沒有開口。

花十八恨恨地接着道：「你一進門，就該看得出，我並沒有拒絕你的意思，你根本用不着使用這種霸道的手段。」

公治長仍然不說一句話。

花十八咬咬牙道：「就算你跟一個女人相好之前，一定要先看看這個女人的痛苦神情，才會感到心滿意足，經過這一陣折騰，你也該趁心了，爲什麼你還……還不……」

公治長緩緩站起身來道：「不，還早得很。等你真正受不了時，我會看得出來的。」

他口中說着，慢慢走向桌子，開始坐下來享用桌上的酒菜。

花十八玉容失色，汗又流下，呻吟着道：「我已忍受不住了！」

公治長只當沒有聽到。

花十八忽然破口大罵道：「什麼龍劍，什麼總管，哼，你根本就不是一個男人！早晚得你是這樣一個不通人性的東西，老娘根本就不會開門放你進來！」

公治長嚼着一塊火腿片，微笑道：「我要走進一處地方，山也擋不住。」

花十八怒聲道：「至少老娘的衣服不會被你脫下來。」

公治長微笑道：「你的衣服，是我脫下來的嗎？」

花十八臉一紅，道：「就算老娘沒長眼睛，認錯人，你一個大男人，又沒吃什麼虧，幹嗎要一出手就點上老娘的穴道？」

「丁二爺怔怔然道：『什麼好戲？』那女人笑着道：『從今天這場無明怪火上，不難想像得到，希望金蜈蚣高敬如倒下的人，顯然不止咱們兩個。俗語說得好：『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既然又有另一路人馬插手進來，我們何不樂得清閑，讓別人多出點氣力，然後從旁見機行事？』

「因爲丁二爺聽完後，不住腳地埋怨道：你瞧你，好好一樁事情，被你弄得『團糟』，看以後那裏還能去找這種好機會！」

高大爺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如果能看到他這時的臉色，他這時的臉色一定相當可怕。

他隔了好一會，才又問道：「兩人以後有沒有提到昨天的那一把火？」

萬通皺眉道：「提是提到了，不過有件事小的感覺非常奇怪。」

「什麼事奇怪？」

「小的一直懷疑昨天那把火，很可能也是這女人的傑作，但聽兩人的口氣，那把火又好像跟這女人沒有一點關係。」

「提到那場火時，兩人怎麼說？」

「這是由丁二爺先問起的，他問那女人，知不知道火是誰放的？那女人不斷搖頭，表示毫不知情。兩人彼此倚爲心腹，當時又無外人在場，自然沒有掩瞞事實的必要。」

高大爺道：「除了這些，兩人還說了些什麼沒有？」

萬通哼了哼，道：「兩人最後說的幾句話，聽了實在叫人生氣。」

高大爺道：「哦？」

萬通冷笑了，道：「那女人見丁二爺悶悶不樂，忽然笑了笑道：『不要緊，二爺，日子長得很，機會也多得很。』」

「丁二爺怔怔然道：『什麼好戲？』那女人笑着道：『從今天這場無明怪火上，不難想像得到，希望金蜈蚣高敬如倒下的人，顯然不止咱們兩個。俗語說得好：『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既然又有另一路人馬插手進來，我們何不樂得清閑，讓別人多出點氣力，然後從旁見機行事？』

「丁二爺怔怔然道：『什麼好戲？』那女人笑着道：『從今天這場無明怪火上，不難想像得到，希望金蜈蚣高敬如倒下的人，顯然不止咱們兩個。俗語說得好：『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既然又有另一路人馬插手進來，我們何不樂得清閑，讓別人多出點氣力，然後從旁見機行事？』

而胡三爺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一對主僕死於何人之手，他一概不清楚。

蜈蚣嶺上，一切如常。

各行各業，照常開門營業；大街上照常車水馬龍，行人熙攘，不絕如蟻。

唯一例外的，只有一處。

斜斜橫躺在床中央的，只是一個肌膚潔白如雪的胴體。

誘人的胴體。

誘人的姿態。

這時躺在床上的那位蜈蚣嶺上的美人兒，正在那裏氣喘吁吁，呻吟不已，一張桃紅色的床單，幾乎已盡爲香汗所濕透。

只見她不住地扭扭着，像有着無限痛苦地呻吟着：「你……你……這算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場面。

因爲床上的花十八雖已近乎赤裸，坐在床沿上的公治長，却仍穿得整齊齊齊的。

公治長坐在床沿上，手上一端着一杯酒，神態至爲安閑，似乎對眼前這種活色生香的景象，渾然無動於衷。

公治長頭一點，微笑道：「好，有點上路了。」

花十八瞪眼道：「什麼叫上路？」

公治長微笑道：「至少你已表示，你懂得什麼叫六道。」

花十八道：「就算老娘會點武功，難道這也是一種罪過不成？」

公治長說道：「會武功，當然不是一種罪過。」

花十八道：「除此而外，老娘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公治長徐徐道：「你得罪的人，當然不是我。」

花十八一怔道：「原來你——你是替別人來報復老娘的？」

「不錯。」

「替誰？」

「高大爺！」

花十八臉色大變。

她強作鎮定，說道：「我開的是月小酒店，跟高大爺無往來，我什麼時候觸犯過他老人家？」

公治長微笑道：「話如果說得太明白，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花十八眼珠子一轉，忽然道：「高大爺派來的，就只你一個人？」

公治長頭一搖道：「你的意思，我懂。不過希望你最好別動動說我公治某人的念頭。」

花十八似乎仍不死心，媚眼一拋，滿臉春情地道：「難道我花十八真的長得那麼難看？真的一點也不中你的意？」

公治長緩緩喝了口酒道：「這不是一份好差事，我來的時候，就知道了。如果要我說老實話，我可以這樣告訴你：今天你雖然受够了活罪，其實我也不比你受多少。」

花十八急忙柔聲接道：「那麼，你又何苦——」

公治長搖搖頭道：「以後有機會，我公治長一定領情，不過絕不是今天。我公治長捧了別人的飯碗，就得為別人辦事，這是江湖上人應該遵守的一種道義。」

花十八緩緩閉上眼皮，半晌沒有開口，過了很久很久，她才慢慢重新睜開眼皮，凝視着公治長道：「這件事情高大爺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昨天。」

「知道多少？」

「超過你的想像。」

「是你替他打聽出來的？」

「不敢掠人之美。」

「那麼是誰？」

「這一點你可以留着去問高大爺本人。事實上高大爺手底下，誰是這方面的行家，你該比我清楚才對。」

「鬼影子楊四？」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這是實話，高大爺手底下的人，他不認識的還多得很；不過，花十八現在說出來的這個名字，他雖是第一次聽到，對他意義，却很重要。

這兩天為什麼老是有人悄悄釘着他？如今他總算於無意中獲得了答案。

原來對方的名字叫做鬼影子楊四！

他承認對方的身手確實不錯，跟踪的本領也頗高明，鬼影子這個外號，顯得倒是十分恰當。這位鬼影子唯一的錯誤，只有一件事，那便是他沒有找對對象！

公治長希望有機會能讓對方知道這一點。花十八緊盯着他，又接着道：「高大爺今天指派你來，他準備以什麼方式處置我？」

公治長微微一笑道：「一種你想不到的方式。」

花十八一怔，顯得有點緊張道：「什麼方式？」

公治長笑道：「請你打扮打扮，今晚去萬花樓聽戲。」

申正。

萬花樓。

道遙廳。

高朋滿座，管絃不絕。

高大爺為了佳賓們能够一邊喝酒一邊聽戲，特地將席位排成一個巨大的馬蹄形，裏面空着，只在外緣坐人，以便每一雙眼光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戲台。

河口鎮請來的戲班子，果然不含糊。

尤其是班主潘大頭的一對掌珠，更是出落得色藝雙絕。

當兩姊妹先後於如雷彩聲中分別唱完一段「紅娘傳書」和「火燒赤壁」的彈詞與大鼓後，一名跑場的伙計，攜着一塊紅紙牌，打台上慢慢走過去，報出一個題目：「現身說法！」

胡三爺一怔道：「這是什麼戲？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高大爺喝了口酒，淡淡地道：「這關戲我也沒有聽過，看下去就知道了。」

戲台上屏風後面，隱隱傳出一陣牙板之聲，大廳中立刻靜了下來。

因為現身說法這關戲就要登場了。

在衆目睽睽之下，一個矮矮胖胖的老人，一手執牙板，一手捧帳簿，鵝行鴨步，搖搖擺擺的從台後走了出來。

衆賓客看清這位藝人的身材和長相之後，無不為之開然大笑。

原來出場的這位藝人，正是班主潘大頭。

這位潘大頭主，長相本來就有點像丁二爺，如今再經過一番刻意模仿，更顯得維妙維肖，神似之至。

衆人都在捧腹大笑，只有丁二爺一張面孔脹得通紅，心底下暗暗在罵該死的東西！

台上那位裝扮丁二爺的潘大頭，模仿丁二爺走路的神氣，在台上緩緩轉了幾圈，等台下笑聲稍稍落了些，才停步面對着酒席站定。

只見他牙板一敲，清了清喉嚨，從容不迫地朗聲道：「關洛兄弟七人，在下排行第二，只爲亂排場，負下一身鉅債，一時無計償還，突然妙想天開……」

再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了。

丁二爺氣得渾身發抖，他瞪着高大爺道：「這是誰出的主意？開玩笑也得有個譜兒，這斷指名道姓的調侃我丁二，成何體統？」

高大爺動也不動一下，緩緩回答道：「逗逗樂子而已，何必認真。」

台上那位假丁二爺，語音裏頓，又配合着牙板節奏接下去道：「適逢老大壽辰，有人無端生事，送來壽材一具，在下靈機一動，趁便加以利用，乃差陰人一名，暗備火漆半罐，先讓老三受驚，再對老七變冤，心毒計巧，一箭雙鵰……」

丁二爺像發了狂似的，突然跳了起來，戟指厲喝道：「混蛋！胡說！快快與我住口！」

台上那位潘大頭主，果然應聲住口。

大廳中一片死寂。

丁二爺臉色鐵青，額角上滿是冷汗，他氣吁吁的又轉向高大爺道：「老大，這個傢伙是那裏找來的？我看這個傢伙一定有问题！」

高大爺不無同情地半揚着面孔道：「是他的人有问题？還是他說的這番話有问题？」

丁二爺喘着氣道：「都……都……都有問手段不同。」

高大爺採取的是借刀殺人計！

胡三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丁二爺當然清清楚楚。

在他們關洛七兄弟之中，人人知道，這位胡三爺是個一點就着的冲天炮。如果說得更明白一點：大老粗一個是也！

但是，這位胡三爺子人雖是大老粗一個，一身武功可不含糊。

七兄弟中，除了老大高大爺的一根根蜈蚣鞭，就數這位胡三爺的一雙拳頭最爲出色。

遠在他們七雄結義之前，這位胡三爺子便是關洛道上有名的難惹人物之一；事實上這也是高大爺後來分配地盤時，將部份黃金地段劃歸這個胡三爺的原因。

至於他丁二爺，說起來當年在關洛道上雖然也是個响叮噠的角色，但是他自己心裏有數，如果跟這胡三爺真的交起手來，他可實在沒有獲勝的把握。

丁二爺心裏犯着嘀咕，表面上，仍然強作鎮定，轉身抱拳一拱，道：「老三請留步，不必送了！」

胡三爺嘿一笑道：「不必送？嘿，你以為我送你到那裏去？我要送你上西天！」

丁二爺面孔一沉道：「老三，你是不是喝醉了？」

胡三爺捧腹逼上一步道：「你別管我胡三醉不醉，你只管問你自己，幹了些什麼事。你該知道，我胡三爺可沒有老大那麼好說話！」

丁二爺心頭漸漸冒火，於是也報以冷笑道：「老三，我告訴你：如你是受了別人的唆使，我這個二爺沒話說，因為你仗着有人撐腰，我勸你也聽不進去。如果你只是多喝了幾杯酒，我勸你還是到後面找個地方躺躺，少在這裏亂開黃腔，叫外人聽了笑話！」（未完）

題一

高大爺道：「哦？」

丁二爺道：「這話如不是天狼會的好細，就一定被什麼人收買了，想藉此機會造謠生事，以離間我們兄弟。」

高大爺點頭道：「你猜對了，他的確是被人收買了，收買他的人就是我。」

丁二爺如遭雷殛，當場一呆，幾乎昏了過去。

他擰了又擰，才張皇失措地道：「老大，你……你……這是……聽誰打的報告？」

高大爺手一招道：「打報告的人就在那邊，你自己看看他是誰吧！」

高大爺指去的地方，是樓廳上面的迴廊。這座迴廊是座圓形大廳，上面一層，分隔成一個個小房間，都是一般酒客，平時喝酒的地方。

今天這座大廳被高大爺包下後，因為沒有其他生意上門，那些姑娘便都伏在欄上，揩油看免費白戲。

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大家一直都沒有留意。

當高大爺手朝欄上指去時，大家還以為高大爺指的是其中某一個姑娘，直到他們看清之後，才發覺他們原來都猜錯了。

高大爺指去的雖然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但這女人却不是萬花樓的姑娘。

她是美人酒家的老板娘，花十八！

丁二爺的臉色頓呈一片死灰。

不過，他雖然感覺事態嚴重，心底下仍然多多少少抱着一絲希望。

他知道花十八是個堅強的女人，事情是他們兩人共同籌劃的，一旦陰謀洩露，誰都沒有好處。

他相信，這女人即使真的招了供，也必然

屬口說無憑。

高大爺是個要面子的人，當着這許多貴賓

出於迫不得已，他希望在這緊要關頭，這女人能推翻前供，一口賴個乾淨。

只要暫時渡過難關，就算高大爺不肯放手，仍可以慢慢再想辦法。

花十八臉上佈滿了笑容。

看到這女人臉上的那片笑容，丁二爺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

花十八今天穿得很樸素，臉上沒塗一點脂粉，這正是這女人的聰明處；她知道在這種風月場所，大家爭妍鬥勝，如果有人自甘平凡，反而容易顯得突出。

她雖在姑娘羣中，向酒席這邊嫣然一笑道：「是的，二爺，學我的樣子，向大爺認罪吧！我們昨晚在林家磨坊說的話，大爺統統知道啦！」

丁二爺在心底下，狠狠罵了一聲：「臭婊子！」

但是，罵人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心中雖在咬牙切齒，汗水却在流個不停。

是的，這女人一招供，什麼都完了。

他是不是要聽這女人的話，向高大爺認罪求饒呢？

不能。絕對不能！

他跟這女人不同。

對一個貪圖小利的女人，高大爺大可故示寬大，不予追究；至於他丁二爺，則絕對沒有這種便宜事！

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抵死不認帳！

這女人不肯賴，他可以賴。俗語說得好：拿賊拿贓，捉姦捉雙！

昨晚他們在林家磨坊說的話，只是被人偷聽，那人當時並未闖進去，嚴格的說起來，仍屬口說無憑。

高大爺是個要面子的人，當着這許多貴賓

人的進展——這些神速的進展之中，最快的實在是「靈性」的一方面！只是他却不自知罷了！

「十二」這個數目……？

他腦子裏一直在想這個問題，諸如「十二天」、「十二太極」、「十二生有」、「十二星宿」……

——「十二星宿」——

杜鐵池幾乎失聲叫起來，隨着這個意念的方一興起，他眼前突然亮了一下！

可不是麼？

眼前的這十二根高矮參差不一的石柱，正似一天星曜的散佈着，再看四壁頂上的那十二刻像，更與之上下映襯呼應！一呼一應，一映一襯，在他觀察之下，隱含着幾許天機異數！杜鐵池從迷惘到悟解不過只是一剎那，此刻，當他忽然間悟出了這層道理之後，頓時更入層樓，有了一番新的見解！

他心裏推算着，一雙眸子，按十二星宿順序，忽然找到了爲首的第一個石座，縱身躍起，向上落去！

這些日子他只顧練習仙道神術，着重於吐納內功調息，對於昔日的傳統武功顯然疏遠，此刻身子方一躍起，突然覺出身體如燕，起勢如矢，不禁大吃一驚，慌不迭向後用力一挫，就空施展了一個「雲裏翻身」的勢子，向着那個石座上落去！

他在急起來的勢子是如此之猛，臨時這般施展只怕難以收回，却不曾想到心念微動，起勢忽止，等到他身子向下落回時，却有如一一片樹葉般的輕巧，不偏不倚的已經落在了石座之上！

原來他自練習第二個「三極神座」圖解之後，本身氣質早已有了革命性的變化，本諸「一元復始」原則，那三七二十一個式子，各個觸類旁通，大爲變化！已然踏上了仙城門坎的

第一步，只是身軀似羽，起落如意！

杜鐵池暗掩着內心的狂喜，靜下心來，打量着當前的這一式圖像！

——這頭一個形相，不過是極普通的一個勢子，雕畫着一個道人握手盤固，五嶽朝天的仰姿！

雖然是一個極普通的勢子，杜鐵池却絕對不能以等閒視之！

他如今靈性滋長，命中注定將繼承七修真人震古爍今的無上道統，一經開竅，登時習氣縱橫，左右逢源，所有疑難困碍，無不迎刃可解，觸類旁通！

他用了約半個時辰的長時間，一動也不動的觀察着這一座坐姿，自信深有所悟之後，才步下石柱！

杜鐵池原意再繼續參閱第二座石刻！却不曾料到身子方一離開這座石柱，眼前已空無所有，所有的十二座石刻像，俱都像被搬上了一個層紗般的朦朧，休想得幾分明！

仙家妙算神機，真有匪夷所思之處！

杜鐵池忽然瞭解到自己期切過急之弊，只能暫時作罷，轉身向室外步出！

當他由第三間石室向第一間石室步出時，耳中才聽得「隆隆」震耳的雷聲，那些白猿，俱已返回前室，緊緊依偎着，聽得洞外風狂雨暴，雷電交加，傾盆大雨，在山巔上匯集成千百道瀑布，齊噴怒吐，萬流奔奔，聲震天地。這等雨勢，杜鐵池還是生平僅見，真怪乎羣猿老早返回，緊緊依偎面有怪色了。

杜鐵池與爲首小猿戲耍了一番，就其探摘回來的山菓，胡亂的吃了一頓，却見雨勢並未稍減。

雷電，風勢，驟雨，山泉，匯集成一種驚天動地的形勢，空谷迴响，更是驚人聲威！若十年以來，雁蕩山從來未曾下過這麼大

的雨，雨水形成千萬道洪流，自四面八方沖洗下來，將一些林木山石沖洗得不染纖塵！這一場大雨，足足繼續了兩個時辰才行停止！

垂掛在西半天的那輪殘陽，將遠近千百泉水，渲染得萬紫千紅，五彩繽紛，幻化在兩峯之間的那一道長虹，更是美的化身！

整個雁蕩看起來，好像全部變了——覺得清新悅目，美不勝收！

幾隻大小白猿，在石洞裏悶了半天，早已按捺不住，雨勢既止，紛紛呼嘯着奪門而出，就在眼前環山的那道廊子裏嬉戲起來。

杜鐵池因見壁廊裏滿是被雨水沖擊出來的大小石塊，樹枝落葉，遂即赤着一雙腳指揮着四隻大猿，親自着手整頓將壁廊內的雜物拾起拋於廊下！

前文曾經說過，那道廊道，是開鑿於半山石壁之間，壁面全係一色的青黑岩石，上面覆生着一些糾纏如怪蛇起伏的樹藤！

這場暴雨雨卻使得壁上的藤蔓支離零亂，散置得到處都是！

杜鐵池將自己早已先隨身帶來的一口長劍抽出來，一路揮砍着那些到處垂掛着的山藤，然後分交給四隻大猿，拋落山間！

這些工作，看來容易，其實也相當吃力，那是因爲他這口劍是一口尋常的劍，那些藤子却是多年老生，質堅而粗，往往一根粗若手臂的藤子，却要砍上七八劍才得折斷！

他一直到不曾發覺到這條壁廊竟有如此寬敞，等到他將一些老生糾纏參差不齊的山藤整理出來之後，才忽然發覺到眼前壁廊，竟然較昔日寬出了一倍！

這個突然的發現，使得他決心施展全力，將這條壁道間所有欠規整的藤蔓，全數清理乾淨！

日落前後，他已整理出十丈長短的一段距離，却不禁累得通體一身大汗，自己打量着整理之後的石壁，說不出的有一種欣慰感！

青黑色石壁，上面滿是刀斧痕跡，想像中當初開鑿時誠是不易！

忽然，他看見了一件希罕的玩藝兒——

那是一塊晶瑩剔透的好美玉，扁圓形狀，約較一般飯碗那麼大小，嵌在青黑的山壁上，閃閃有光！

所謂「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這塊潔白如雪的美玉，質地實在太美了，乍看上去，就像是沉黑的天色裏，嵌着一顆精芒四射的寒星。

杜鐵池心中一動，遂即提劍走了過去！細細的打量起來，果然是一塊完整無瑕的好美玉。

用手量一下，不過和他那隻手掌一般大小，摸起來質地冰冷，滑不留手，試着用手中的劍，在那塊玉上扎了一下，琤琮作聲，却是難損其分毫！

杜鐵池實在難以想像出，這地方怎地無端端生出一塊玉來，如果說是一根玉脈的首端，却又好像，因爲這塊玉看上去那般的完美平滑，像是經過玉工的一番打磨之後形像！

在一番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杜鐵池遂即用手中長劍，開始在這塊扁玉四週挖鑿起來！

由於石質堅硬，費了很久的工夫，才爲他沿着這塊玉身四週，挖出了兩寸許左右深淺的一圈石溝！

那玉石像是長長的一條，緊嵌在石內！杜鐵池由於怕損壞了手上的這口劍，不敢過於用力，這時細細打量那塊白玉石，愈覺其晶瑩剔透，可愛之至！

他試用手握了握，倒是大小正好攏手！當時他乾脆提劍於鞘，雙手合力握住了玉內，已有所獲了！

杜鐵池與他短短數面之交，却知道這個徐雷人甚忠厚，尤其對於自己絕無惡意！

當時他就將自己在石洞之內研習石刻之事說了一遍，徐雷聽後，一雙眸子瞪得又大又圓，不勝驚訝模樣！

良久之後，他才嘆息道：「恩人，你可知道那三具石刻與後洞的十二浮雕的來歷麼？」杜鐵池說道：「我不知道，正要請教老前輩！」

徐雷道：「我雖然無法親自看見，但是由你咀裏所形容，已可斷定，那三具石刻，名『三極圖解』，十二浮雕大概就是『十二星相圖』了！」

說到這裏他自放異采的道：「杜恩人的造就不小，這兩種石刻乃是前古真仙『金衣上人』所創始出的仙學秘功，爲最上乘真仙大道的不二法門！」

話聲微停，他遂即繼續道：「據我所知，金衣上人，平生只有兩個傳人，七修真人即其中之一，想不到真人竟然將仙道上失傳已久的隱秘刻於石壁之上，留諸後人，成全了你，仙緣遇合，誠然是不可思議了！」

杜鐵池心裏自是高興不已。他自從進內功一週天之後，這時只覺得通體上下氣機暢貫，先時長冷之感，已蕩然無存，才能自餘與對方談及其它！

徐雷忽然看見了他背後背着的白玉石，奇怪的道：「這是什麼東西？」

杜鐵池這才忽然憶起，忙自將背後那塊白玉解下來，笑道：「這是我無意間在山壁上挖出來的，正要請你老人家過目詳詳！」

說着雙手把那條白玉送上，徐雷接過來，十分奇怪的上下看了幾眼，頓時驚異的道：「你是在那裏挖出來的？」（未完）

只是手裏的這塊新得的美玉，却捨不得隨

石一端，把一雙脚用力的踏在石壁上，空懸着身子，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向外一抽！

「嘶——」的一聲！

隨着他用力的抽出身子，一根長有三尺，扁扁若碗口的雪白玉條，已沉重的由石壁裏拔抽了出來！

杜鐵池身子一翻，一躍躍下來，所幸距離不高，沒有摔着！

由地上爬起來，他滿心喜悅的打量着手上的這根玉條，只覺得其白如雪，通體上下平滑如鏡，不着任何瑕疵，端的是一根上好質地極佳的美玉！

只是這根玉條又是幹什麼用的？他雖端詳再四，抑也是想測不透！

夕陽西沉，天空中渲染着一片殷紅。大小白猿不知何時，都相繼奔出！

杜鐵池原本是整理壁道的，無意間得到了這塊美玉，一時愛不釋手的在手上玩着！

忽然他耳中聽見了一聲清脆的鳥鳴聲！杜鐵池還來不及抬頭察看，一隻碩大的鳥，已射空直昇！飛在了他身側四週，頻頻低飛鼓翅，嘴裏啼叫不已！

杜鐵池認出來正是那一天被自己指力所傷的那隻鳥，心裏一動！

那隻鳥，想係對於杜鐵池這個人心裏還存有戒心，只管叫聲凌厲，却不敢把身子湊得太近了，如此叫聲一陣之後，遂即向頂巔飛去！

杜鐵池忽然心裏一動，恍然大悟，陡地想起與頂峯怪人徐雷那日的約會，當時徐雷曾要他五日之後再來，算一下時間，正好是今天！

他一直在想這個約會，只因爲這場暴風雨攔阻了，這時若非是那隻鳥，前來提醒，他竟還不會想起，當下慌不迭穿着整齊，準備赴約！

便丟下，却又不好隨身攜帶，這便如何是好？忽然，他想到了那頂峯怪人徐雷，像是見多識廣無所不知，何妨請他鑑定一下這玉條到底是什麼傢伙，幹什麼用的？

這麼一想，他覺有理！

當下找了一根繩子，把這條玉塊小心的細細結實，橫指在背後，這才循着那日上巖的舊路，小心翼翼的向上面爬去！

眼前新雨之後，按說該那日應該更加難以攀登才是，殊不知杜鐵池自參習「三極圖解」後，功力大進，已有一日千里之勢，尤其輕身運氣方面，更見卓效！

他只用了那日一半的時間，即爬上了那塊凸出的山崖地方！

身子方才爬上來，即見面前紅光一閃，徐雷已躍身眼前！

杜鐵池慌不迭向前拜下，却爲徐雷雙手架住，道：「恩人萬萬不可——且隨我來！」

話聲出口，左手就勢一托杜鐵池胳膊，後者只覺得身子被對方一托之勢，陡地拔空而起，耳邊風聲「呼——」的疾响一聲，此身已換了另一處地方！

當下，杜鐵池四下察看了一番，才知道已來在了徐雷隱居的那處山縫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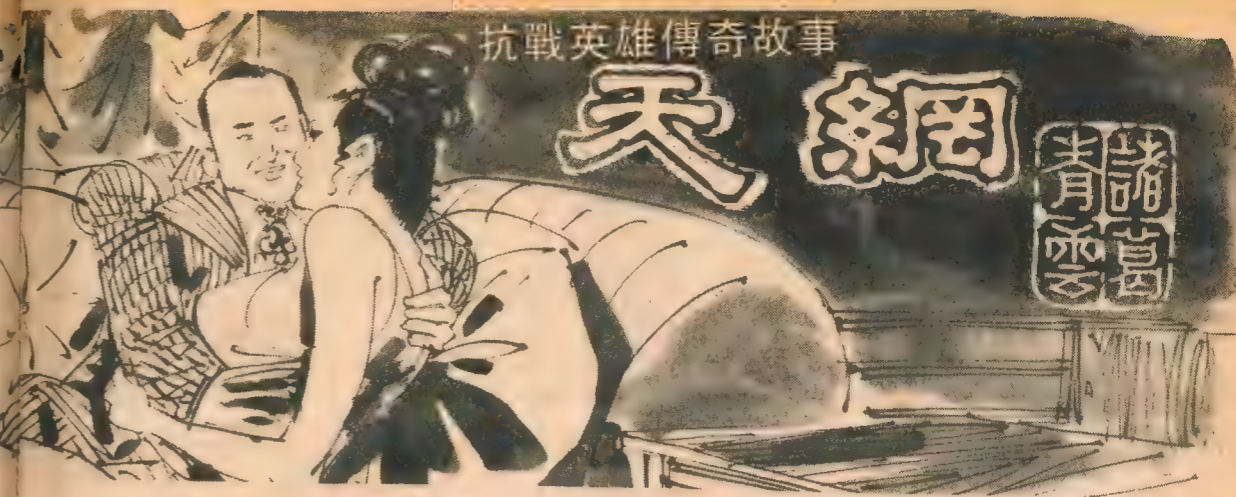
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出眼前地方竟會被收拾得這般模樣！

正如前述，這裏只是雙峯之間的一道縫隙，其間距離不足尋丈！

然而眼前杜鐵池打量着這塊站立之處，却是足有兩見丈方那麼大小！

兩峯交接的空隙，鋪架着一方厚厚的巨大石塊，上是一綫青天，下是萬丈懸崖，徐雷顯然就處身在這方圓之地！

這間呈三角形的空隙地方，沒有任何擺設，石板上留有一個顯明的坐痕——那是徐雷以



網天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文山被田中桂子識破他偽冒川奇大佐的身份，命兩手下取出手鐐將白文山雙手銬住，然後命兩手下緊守房外，不准任何人進來，不料白文山施展中國武術絕技，雙手脫出手鐐，反把田中桂子制服，而此時，辛子雲也已來到，把緊守房外的二人擊昏，白文山命辛子雲將兩日寇以點穴法制死後，挾持田中桂子而去。花易之在別墅中接見王倫，詢問來意，王倫坦說劫案是花易之主謀，他已獲有充分證據，花易之巧辯一番後，又以撫慰的口氣對王倫說，希他鼎力以助，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巧施羅網計 一箭貫雙鵰

王倫當然懂得，但他却顯得並不熱衷地道：「我先聽聽花先生的高見？」

「有，只要老弟你合作。」

「我要先行知道，辛子雲曾經有過些怎樣的口供？」

「不錯……」王倫苦笑着。

「甚麼口供都沒有。」

「那末，老弟索性向上級報告，也可以向社會交代，辛子雲是冤枉的。」

「這是在說他根本沒承認搶劫那筆鉅款？」

王倫苦笑問道：「那末，誰是主犯呢？」

「不錯。」

「主犯，我安排了個最適當的人。」

「如今，辛子雲已經跑掉了，看來，要想抓他回籠，可不容易。」

「誰？」

「唔……即使抓回來了，他還是不會承認。」

「白文山不是正在上海嗎？」

「那麼，老弟對於這個案子，有甚麼腹案嗎？」

「不錯。」

王倫正容點頭道：「腹案已有，這也正是我專程前來拜訪的原因。我想，如先生沒有異議，我只好將最新的發展照實向上級……」

「白文山不但武功、槍法，都非常高明，而且能飛檐走壁，來去無踪，又是重慶方面派來的人，將這案子向他身上一推，那不就了自了了嗎？」

花易之截口笑道：「老弟，你還沒聽懂我方才所說的話？」

王倫不禁笑道：「這麼既妙且絕的主意，真虧先生能想得出來。」

「我懂，我懂。」

花易之得意地笑道：「只要白文山這小子在上海，不論是出了甚麼紕漏，都可以賴在他的頭上。」

「那就好，我已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使你老弟能銷差，也可使我不致于受到通果。」

王倫故作沉思狀，道：「話是不錯，只是證據呢？」

「真有這麼好的辦法嗎？」

「證據——只要能抓住白文山，不就握了。」

「方才，我們的談話，你都聽到了？」

「不！由於我來得較晚，所以只聽到一部份，但見微知著，我不難推想到你們談話的全部內容。」

「……」花易之苦笑着長嘆一聲。

「所以，我自動前來投案，讓你先生獨建殊勳。」

來人是川奇上校姿態出現的白文山。

花易之尷尬地一笑道：「白先生別損我了，有其指教，請直截了當說吧！」

由於白文山來得太突然，不但使玫瑰嚇得發出一聲尖呼，花易之也為之臉色大變，一時之間，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說正經話，我也的確是有利於花先生而來。」白文山神色一整，注目問道：「花先生知道自己的危險嗎？」

白文山却是輕鬆地一笑道：「玫瑰，不要怕，我不是強盜。」

花易之怔了怔道：「我倒是想不起來。」

接着，又向花易之笑道：「花先生，你的門客，固然都是飯桶，可惜的是，你這位現代的孟嘗君，也並不怎麼高明。」

白文山向蜷伏在花易之懷中的玫瑰盯了一眼，慢慢條理地掏出香煙……

花易之強定心神，苦笑了下說道：「大佐……」

花易之拍拍玫瑰的香肩，道：「玫瑰，起來，妳且迴避一下。」

白文山截口笑道：「花先生，套句本地話，你這就不夠落門落檻了，你已經明知我就是白文山，又何必叫我大佐哩！」

「也好。」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煙：「玫瑰小姐請暫時到樓下去。」

花易之又苦笑了下，道：「是……白先生貴夜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玫瑰幽幽地接了一句：「我怎敢……」

白文山道：「見教是不敢當，所以貴夜前來拜訪，自然是爲了有利於花先生而來。」

玫瑰站了起來，向白文山深深地盯了一眼，向窗外嫵媚地走去。白文山又釘上一句：「記着，玫瑰，可別玩什麼花槍！」

「有利於我？」花易之幾乎懷疑他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

「她不會的。」花易之目送玫瑰離去，並帶攔房門後，才苦笑着接道：「白先生，我正洗耳恭聆着哩！」

「不錯。」白文山答得很肯定。

白文山笑了笑，道：「對於王倫這個人，花先生可能還不太認識吧？」

「花某願聞其詳？」

「不！我對他非了解不可。」

「方才，你不是已跟王倫商量好，將半年前的那個大劫案，推到我頭上來嗎？」

「花先生且分析一下看？」

「這……你……你是怎麼知道的？」由於過度震驚，花易之的話顯得有點兒結結巴巴。

花易之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像這樣的人，作小漢奸，是不足爲奇的。」

「花先生既已知道我有飛簷走壁的本領，這一問就多餘啦！」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像這樣的人，作小漢奸，是不足爲奇的。」

「花先生既已知道我有飛簷走壁的本領，這一問就多餘啦！」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像這樣的人，作小漢奸，是不足爲奇的。」

「花易之站起身來，一面走向玫瑰的梳粧台前，一面笑道：『以後的問題，可以慢慢解決。』」

他由西裝口袋中取出支票，迅疾地簽了一張，撕下來塞給王倫手中，含笑說道：「一點小意思，老弟先拿着，明天，我再給你籌集一筆美鈔。」說着，並用手掌比了一下。

王倫此行目的就是爲了錢，此刻，雙方話一說明，他也不再客氣了。

他，向支票上的金額瞟了一眼，淡淡地一笑道：「花先生，此事對我來說，千條非輕，我要衡量一下，值不值得冒險，你且說個明確的數字，是五十萬？五萬？還是——？」

他似乎不便獅子大開口，故意拖延着讓對方自己說。

對於這一宗掉包案，花易之算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他也明白，王倫是有所爲而來，錢少了，是收買不了的，何況，六百多萬美金已經泡湯了，爲了消災和保全身家性命，也就只好再忍痛犧牲啦！

他心念轉動，暗中一挫鋼牙，道：「五十萬。」

「是美鈔？」

「不錯。」

「好，咱們一言爲定。」王倫站起身來，含笑說道：「好！花先生，我不打擾了，咱們明天見……」

王倫走後，花易之將自己擲向沙發中，喟然嘆道：「我平常以孟嘗君自況，門下食客三千，人才濟濟，想不到却都是一羣飯桶。」

玫瑰將一個半裸的嬌軀重行偎向他懷中，伸出圓潤的玉臂，勾住他的脖子，媚笑道：「別發牢騷啦！事情過去就算了。」

有着滿腹心事的花易之，對目前這活色生香的場面，也顯得得意與開朗地，苦笑道：「玫瑰……」

「是，我的，如今你的小辮子被他抓在手中，可更加須要巴結他才行了。」白文山含笑接道：「一次竹槓，就被他敲去五十萬美金，外帶一筆爲數可觀的儲備票，花先生請想想看，你這份家財，能供他多少次的敲榨呢？」

「爲了解救目前的急難，我沒有選擇的餘地。」

「可是，這是飲鴆止渴，你懂嗎？」

「我懂，我懂，這就是白先生方才所說的，我目前的危機。」

白文山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還只能算是一部份。」

花易之臉色一變，道：「還有些什麼危機呢？」

白文山不答反問道：「花先生平常是否也注意到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

花易之點點頭道：「不瞞白先生說，我雖然是一個商人，但對這些還是很關心的。」

白文山道：「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你且分析一下給我聽聽？」

花易之沉思着接道：「這問題，說起來太廣泛，但概括言之，却也很簡單，儘管目前日軍已沿湘桂鐵路進犯貴州省，使我們的陪都受到震撼，但我相信，最後勝利，必然是我們中國人的。」

「何以見得？」

「因爲，日本人犯了戰略上的錯誤，不該兩面作戰，儘管在偷襲珍珠港時，嚐到了甜頭的。」

「却使他已陷入四面楚歌的泥沼。如今，美軍反攻行動勢若雷霆，節節進逼，勝負之勢，已經很明顯了。不過，我們政府也必須咬緊牙關，苦撐熬過這一段最艱苦的時期才行。因為，事實已很明顯，日本人既不能放棄中國戰場上的既得利益，將軍隊抽出以對付美國人，勢必集中全力，進犯陪都，以期儘速解決中國戰事，然後全力對付美國，則他的攻勢，一定是空前猛烈的。」

「很精闢，很精闢。」白文山連連點頭道：「花先生對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觀察得這麼清楚，不知道對自己的未來處境，是否也會放慮過？」

花易之苦笑：「當然也放慮過，但已經當了小漢奸，即使跳到了黃河也洗不清了。」

「花先生已不是小漢奸，因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的地位，可比王倫高得多了。」

「白先生，這就是方才你所說的，我的另一重危機？」

「是的，說起來，這個危機可比方才那個危機嚴重得多了，因為，王倫那個人，充其量只能使你傾家蕩產，但這個危機，却可以要你的命。」

花易之既能在無數商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日本人面前的紅人，混到偌大的家當，自有其異於常人之處，他的最大的本錢，就是有一副非常靈活的頭腦。

當然，以他的聰明，不難想見白文山此行的來意。

於是，他站起身來，倒了兩杯白蘭地，遞過一杯給白文山，含笑說道：「方才，白先生說過，此行是有利於我而來？」

「不錯。」

「那麼，白先生何以教我？」

白文山注視着杯中的美酒，徐徐地說道：

「花先生能相信我的誠意嗎？」

花易之苦笑：「目前，我正處於孤立無援之中，不相信你，能相信誰呢！」

「那麼，我的辦法很簡單。」白文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將功贖罪！」

花易之神色一整道：「請吩咐。」

白文山聲容俱莊地說道：「花先生，方才你也說過，目前我們的政府，正處於非常艱苦的情況中，需要每一個有血性的同胞，貢獻出所有的力量，以渡過這一難關。是嗎？」

「是的。」花易之莊容答道：「白先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好！一切但憑白先生吩咐。」

兩人密談了半個鐘頭之後，白文山才輕鬆地一笑道：「花先生，現在，我應該告訴你一個秘密，方才，你跟王倫兩人對半年前的那個劫案的安排，可算是找對人了。」

花易之不禁怔了一怔，道：「難道說，真的你是老弟作了什麼手脚？」

經過半個鐘頭的密談之後，稱呼方面也顯得近乎起來。

白文山點頭道：「不是作了什麼手脚，事實上，那筆鉅款就是我取走的。」

「這不是開玩笑……」

「我說的是實情，不過，那筆鉅款中的每一文錢，我都用在正當的用途上，用不完的，以後，我也要用你的名義捐獻給政府。你相信嗎？」

花易之顯得很不自然地一笑道：「你老弟說的話，我還能不相信嗎？只是，這事情一經提起，我這張老臉，可真沒地方放……」

白文山正容答道：「花先生，俗語說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人，誰都難免會走錯路的。」

「只要花先生能够協助我完成此一義舉，我保證花先生仍是一個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多謝老弟！多謝老弟……」

「花先生想不知道，那筆鉅款，是如何會到我手中的嗎？」

花易之苦笑：「以你老弟這來無影，去無踪的身手，這些，你不說，我也可能想得。」

白文山接道：「但有些情節，我仍然得加以說明，當時，當這一捐獻巨款的新聞，在報章上披露時，我不但準備要將這筆款子取過來，而且，也準備乘機殺了你的。」

花易之不禁身軀一震，苦笑道：「是什麼原因，使你老弟臨時改變主意了呢？」

白文山笑了笑道：「是當我冷靜地考慮一番之後，當時我覺得，也許有用得着你的時候，與其殺了你，不如讓你將功贖罪來得好。」

「畢竟停了一下，才接說道：『所以，我只取走了那筆錢，可是，卻沒想到，半途裏又殺出一個半子雲來。由於我取得那筆鉅款之後，當夜就離開了上海，而且一直到個把月之前才回來，經過一番打聽，知道半子雲也是一條鐵錘錘的漢子，才着手暗中部署，準備將他救出，卻沒想到別有用心的人，已代我完成了這一心願，倒使得我省去不少麻煩。』」

「想不到這當中，還有如此多的曲折。」

花易之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還有，△宵之事，希望暫時莫在令媛面前提起。」

「老弟之意，是——？」

「且先讓半子雲開導過後，再由花先生加以說明，比較好一點。」

花易之連連點頭道：「也好，也好……」

至於在玫瑰園前，你只要說明我也跟王倫一樣，實際上是為了錢而來就行了。」

「是……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天正午。

王倫正在家中用午餐時，一個歪戴着一頂鴨舌帽，架着一副墨鏡，上衣半敞着的白相人，大搖大擺地闖了進來。

王倫入目之下，立即放下碗筷，臉色一沉道：「你……你是誰？」

那白相人咧咀一笑道：「報告探長，我是阿才手下的四眼狗阿榮呀！」

這位白相人就是白文山所喬裝，儘管他口中在胡扯着，但他的口音卻一點也沒改變。

對於白文山的口音，王倫有極深刻印象。當然，身為探長的人，反應也不會差。

「聽口音不對，他的右手已握上槍把。」

白文山顯得無比鎮靜地一笑道：「探長，在掏槍之前，你先行估量一下。」

王倫的右手仍然握着槍把，冷然注目道：「先說你的來意吧？」

白文山笑道：「探長先生，瞧瞧我這個樣子，可能會不利於你嗎？」

「別打啞謎，請直截了當的說！」

「好！不過，這兒非談話之所，換一個清靜一點的地方，行嗎？」

「請跟我來。」王倫起身前導，向裏面走去，但他的右手仍未離槍把。

白文山含笑相隨，一直到進入一間書房似的靜室之後，才咧咀一笑道：「探長先生，別那麼小家子氣，放開槍把吧！」

王倫放開握槍的右手，訕然一笑道：「這是我職業訓練出來的本能反應，倒教白先生見笑了。」

白文山逕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下來，笑問道：「探長怎能一眼就斷定我是白文山？」

「能獲得王兄誇獎，我感到非常光榮。」

「不是誇獎，我是由衷之言。」王倫注目接道：「看情形，花易之也被你說服了？」

白文山點頭道：「是的，花易之的處境，也跟你一樣，只有誠心跟我合作，才能救國而又自救，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他和你王兄，都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王倫沉思了一下，才毅然點頭道：「好，我決定和你合作。」

「不再悔改？」

「決不悔改！」

白文山爽朗地一笑道：「好！為了慶賀王兄的新生，待會我要好好的敬你幾杯。」

接着，却是臉色一沉道：「還有最後一點手續要辦，也得請王兄多多包涵……」

說話間，以快速無比的動作，在王倫的胸前接連點了五下，使得王倫臉色一變，道：「這……是不是點穴手法？」

白文山淡然地一晒，道：「是的，這是我國術界幾已失傳的一項絕藝，王兄知道，我是以前三三三工作站朱站長的部下，也是他的徒弟……」

「這個，我知道，據傳說，朱站長的『定時封穴』手法，不但在目前來說，是幾已失傳的絕藝之一，即使是在以前的武林中，也算是極罕見的一項絕藝。」

「不錯！足見王兄的見聞很淵博。」

王倫苦笑着問道：「白兄方才所施展的，是否也是那『定時封穴』手法？」

「是的。」白文山歉笑道：「這一點，還得請王兄特別原諒，由於一年以前，我過於相信人，曾經上過一次大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基於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原則，我不能不防着……」

「不是沒眼睛，我是沒聽覺。」王倫倒了兩杯茶，遞了一杯給白文山道：「很簡便，這兒沒什麼招待，請白先生多多包涵。」

「不！談話包涵的是我，我打擾了你的午餐。」白文山含笑：「不過，咱們談好生意之後，我負責請你去新雅，咱們共謀一醉。」

「好！請說來意吧。」

「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探長先生，白文山此行，既不是想取你的竹槓，也不是自動送上門來，讓你領取五萬美金的獎金，而是完全爲了有利於你而來……」

「經轉入正題，接下來的，是將昨宵與花易之談判時的開場白，重複了一遍。」

當然，王倫不是花易之，花易之是一個商人，背景比較單純，而王倫却是一個地道的小漢奸，背景複雜不說，人也較花易之更狡猾。如果完全用對付花易之的那一套說詞來對付王倫，必然沒收到預期的效果。

因此，談話進行中，白文山不得不特別運用技巧，而加強了威脅的成分。

最後，並特別加強語氣道：「王兄是聰明人，當明白我的話，決不是危言聳聽，重慶方面，對懲治漢奸的條例，早已研擬完成，而且是非常嚴厲的。」

王倫猛吸煙，眉峯緊鎖，沒接腔。

白文山又正容說道：「王兄，人性是自私的，現在，我們不談什麼國家民族的大道理，純粹以本身的利益爲前提，行嗎？」

王倫使勁扔掉手中的煙蒂，苦笑道：「白先生，將功折罪，說來輕鬆，但作起來可不簡單。」

白文山笑道：「只要王兄能信得過我，誠心和我合作，我敢保證，光復之後，你王兄決不會受到處分，眼前還有一筆爲數可觀的獎金可得……」

「……王倫只有苦笑，沒有接腔。」

「因為，我個人的生死事小，影響軍國大事大，我決不容許我再有萬一的錯誤……」

王倫尷尬地一笑道：「白兄不用說，我能諒解你的處境。」

「多謝王兄！比較起來，花易之可沒你這麼上路。」

「花易之也用了同一的手法？」

「不錯，自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其實，花易之並未受到「定時封穴」的手法，但此刻的白文山，卻不能不這麼說，以免引起王倫有「厚此薄彼」的不平之感。

當然，這一點也是跟花易之串通好了的，不怕王倫前往查證。

王倫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王兄也聽說過『定時封穴』的奧妙之處麼？」

王倫苦笑了一下道：「聽是聽說過，只知道是否確實。」

「且說說看？」

「據說：受過定時封穴的人，一到時間，就會發作，發作時的痛苦，似乎只有絞腸痧的滋味，可比擬，那是非常難受的，而且，發作的時候，也不能請西醫施鎮痛藥物或打針，那只有更增痛苦，但到預定的時間一過，又會自動停止疼痛，一切如常。」

「大致情形是這樣的，不過，如在發作時或將發作之前，經原來施術的人再施以點穴手法，則那種椎心刺骨的痛苦，立可解除。和制止它發作。」

「這，簡直不可思議。」

「由表面看來，的確是太玄，就像是施用甚麼邪術似的令人費解，但實際上，這種手法，却是非常合乎現代的科學原理的。」

「這還合乎科學原理？」

「一點都不錯，因為，它是先賢們費了無

數的心血，根據人身的生理狀態、和血液循環的原理，才研究出來的絕藝。」

王倫不禁輕輕一嘆道：「真想不到，古代的人，居然也這麼聰明。」

白文山笑道：「王兄別瞧不起古代人的智慧，三國時候的華陀，你該聽說過吧？」

「是的，我聽說過，他是一位被稱為神醫的醫生。」

「華陀先生對人體生理狀態的了解，就我個人的想法，比起現代那些專學內臟外科的醫生來，也決不遜色。」

「白兄此話，必有根據？」

「當然，我且說一個事實給你聽聽，我國民間所實施的豬鬃鬚手術你該見過吧？」

「見過，說來，那也是够玄的，短短幾分鐘的時間，就完成了鬚鬚手術，不但確實可靠，創口也不會發炎，更妙的是：那些經過鬚鬚的動物，立能照常活動。」

白文山含笑問道：「王兄知道這些神奇的手術，是誰傳下來的嗎？」

王倫一怔道：「難道就是華陀？」

白文山點點頭道：「是的，就是華陀，可惜的是：他的下場却很慘，影響所及，不但他自己丟了老命，也使我們的中醫醫術，不能發揚光大。」

王倫頗感興趣地，注目問道：「那經過是怎樣的？」

「根據可靠的攻究，也有這麼一個傳說：『白文山沉思着說道：『當年的代奸雄曹操，被鬼所祟而患偏頭瘋，曹操的手下建議他徵召華陀前來診治。……』」

王倫笑道：「憑華陀醫術的高明，那只能算是牛刀小試，應該着手成春。」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這位仁兄連他自己受到「定時封穴」手法，所造成的心理恐怖，也

忘掉了。

白文山笑問道：「你猜當時的華陀是怎麼說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保證可以立止疼痛，那只是治標，隔一段時間又會復發。」

「那治本之法呢？」

「將鬚鬚瓜子鬚開，讓他將裏面的污穢清洗掉後，就可以永遠絕後患了。」

「這……還得了？」

「的確是不得了的事，就是醫學昌明的現代，也沒人能將人的腦袋劈開加以清洗的。」

王倫感嘆問道：「結果呢？」

白文山苦笑道：「結果是曹操認為華陀是蓄意謀殺他，一怒之下，將華陀殺死了。」

王倫喟然嘆道：「真可惜……」

白文山也長嘆一聲道：「事實上，可惜的還不止是他的人……」

「還有什麼啊？」

「他那有關醫學方面的著作，也全部付之一炬了。」

「那也是曹操幹的？」

「不！是華陀的太太幹的。」

王倫訝問道：「華陀太太，為什麼要這麼作？」

白文山道：「站在她的立場上，是有理由的，她說：如非是她丈夫的醫術高明，被人稱為神醫，又何必會送掉老命……」

「說來這的確是一番道理。」

「所以，她一氣之下，就將她丈夫的所有著作，一把火燒掉了。說來可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就當華陀的遺孀在燒那些著作時，剛好有一位走方郎中走那兒經過，見狀之下，奮力加以搶救……」

王倫截口道：「我明白了，那位走方郎中中，是一些什麼物件呀？」

白文山神秘地一笑道：「王兄看過後就知道道啦！」

皮箱送進來了。

不錯，那的確是一口破皮箱，破得表皮斑剝，還有幾處蟲咬鼠傷的痕迹。

像這樣的一口破皮箱，配上白文山目前的這一副打扮，倒是頗為相稱的。

白文山將皮箱上的銅鎖扭掉，將它向王倫面前一推，道：「王兄，這是你的。」

「是我的？是你送給我的？」王倫注目那口皮箱，蹙眉自語着。

「是的。」白文山肯定地說。

「是送給我的酬勞？」王倫不愧是幹刑事案件的幹員，心念一轉之下，已猜到了白文山的用意。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這裏是五十萬美金，你先拿去使用，另外五十萬，却須等任務完成，替你解除點穴手法時一併送給你。」

王倫苦笑道：「如果我在這次任務中，將老命玩掉了呢？」

「不會的，因為你只負責收購和運送武器，毋須參與正式任務，危險性不大。」

「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呀！很顯然，見錢眼開的王倫，他是要收到全部酬勞之後，才肯辦事。」

白文山想了想，既然已在王倫身上點了穴道，也不怕他玩什麼花槍，於是，淡淡地一笑道：「我原先的意思是：雖然你萬一犧牲了，我可以將餘款交給嫂夫人，現在，既然王兄這麼說，我就一併交給你也可行。」

「什麼時間？」

「待會，再由我自己送來，不過，這麼一來，國際飯店就沒工夫去了。」

所搶救出來的，就是那豬鬚、鬚鬚的著作？」

白文山苦笑道：「對了，而且即使是有關豬鬚鬚的那些遺著，也並不完整，經過那位走方郎中的暗中摸索和實際的體驗，才流傳下來……」

故事一經說完，又回到現實的問題來了。沉寂了少頃之後，王倫才注目問道：「白兄，你替我施展的『定時封穴』手法，定的是什麼時間？」

「十二點半。」白文山抬腕瞧了瞧手錶，道：「還有兩分鐘就會發作了。」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我之所以定在這個時間，就是要王兄你先行體驗一下，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滋味，不過請放心，我只要你最多熬過兩分鐘的時間，就立即替你解除。」

「以後呢？」

「以後，你必須在每天發作之前，也就是在十二點半之前，向我報到一次，讓我施展解除痛苦的手法，一直到我們合作的任務圓滿達成之後，才正式替你解除。」

「我們的任務，須要多少時間？」

「這就要看你王兄對我所須要的武器供應情形而定，比方說，你能在三天之內備齊各種武器，我自信最多五天內就可完成任務。」

王倫沉思着道：「三天時間，實在太匆促了。」

白文山神色一整，說道：「王兄，我要特別說明，這些武器必須在最多五天之內給我辦妥。」

王倫點點頭道：「好！我盡力去進行。」

白文山忽然向外面揚聲說道：「王大嫂，麻煩妳請將我放在客廳門邊的那隻破皮箱送過來。」

室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語聲道：「好的，馬上送過來。」

「那不要緊，反正我的午餐，也用得差不多啦！」

「好，王兄先打開皮箱，點點數。」

王倫將破皮箱打開，裏面都是百元面額的大額美鈔。但他只用目光清點了一下捆數之後，立即將皮箱蓋好，笑道：「數目不用點了，我相信白兄……」

話說完，忽然雙手捧腹，蹙緊了眉峯。白文山笑了笑，道：「是定時封穴的作用已經發作，王兄最好是蹲下去，可以減輕一部份痛楚。」

王倫立即如奉綸音地，蹲了下去。那種痛楚，的確是够難熬的。可是，除非是身歷其境，局外人可沒法體會到。

在極端痛楚的情況下，王倫那本來是頗為紅潤的臉，變成一片蒼白，那本來還算端正的面孔，也一下子扭曲得變了形。

如非是擔心他的老婆孩子會聞聲趕來，他真想大聲大叫一場。

當然，他沒有叫出聲來，只將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豆大的汗珠，由額頭上滾滾下落。

幸虧這種椎心刺骨的痛楚，只經過兩分鐘，就被白文山出手止住了。

王倫坐回椅子上，一面以衣袖拭去臉上的汗珠，一面苦笑道：「白兄想知道，方才我在想些什麼嗎？」

「那必然是咒罵我。」

「不！當時我只想拔槍……」

「想要殺死我？」

「不是想殺你，是想自求脫身。」

白文山笑道：「那不可能，當痛楚難耐時，渾身無力，連手臂本身的重量也有不勝負荷之感，又怎能拿得動一枝手槍？」

「那麼，如果沒法適時解救，就只有咬牙

名著預告

奇情中篇「畫中人」 臥龍生·著

畫中之人並不是聊齋中所描寫的鬼怪故事，它是武林中的傳奇人物，內容情節詭異，題材正確，是警世世人的倫理小說。八一三期刊出，敬請留意。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仁心書生」 曹若冰·著

書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雞之力；但，反過來，若是棄文從武，往往可憑藉本身聰慧，成就高人一等，創幹下一番驚天動地，震動武林的功業。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霸劍艷姬」 憶文·著

這是青年名小說家憶文首次為本刊撰寫之傑作，他為本刊基本作者中又添一員生力軍，令本刊內容更增一分新光彩！請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虎胆」 東方英·著

本故事發生在元世祖殺宋丞相文天祥後五年。宋丞相文天祥的被殺，更激發了被迫害的民族意識和百折不撓的抗暴義舉。文天祥京陵世家子，自幼得有宋一代大俠練手如來傳授絕世神功，暗中從事反抗異族統治，驅逐殘虐的復國運動，本篇故事便是寫他如何從「黑獄」中，搶救一位宋遺老的義烈事跡……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一棒喝武林」 秦紅·著

「棒喝武林」，顧名思義，可想像到：一棍在手，風雲變色，加以秦紅先生以生花妙筆，動人情節，治言情、偵探於一爐，誠不可多睹之武俠巨著！

幕然施劇毒

辣手迫文君

前文提要

凌度月道：「在下凌度月。」
三夫人道：「凌兄，來此的用心，可是準備，出其不意的刺殺了楊非子。」
凌度月點點頭，道：「不錯，我們確實這樣打算過。」
三夫人道：「幸好他不在，免去了一場殺戮。」
凌度月道：「聽夫人的口氣，我們和楊非子這場抗拒，全無勝算了。」
三夫人道：「有！但要和我合作。」
凌度月聽得心一動，暗忖道：這三夫人不知道是什麼身份？和那楊非子有些什麼嫌怨，但他們明明是一夥的人，怎的要自相火併，難道這中間還有什麼陰謀不成。」
三夫人似乎已看透凌度月心中所思，微微一笑，道：「賤妾原名夏秋蓮，嫁作柳家婦，夫行排三，所以，他們稱我三夫人。龍鳳鏢局和柳家結下這段樑子，還是爲了護送賤妾而起……」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相聚的時間不多，寸陰如金，無暇奉告詳情，但凌兄見到杜總鏢頭時，一問便知。」
凌度月未問過杜天龍護送三夫人之事，杜天龍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和柳家有關係。三夫人雖然說的很清楚，但凌度月却還是不太明白，畧一沉吟，道：「夫人很喜愛白色……」

夏秋蓮接道：「賤妾爲先夫戴孝。」
凌度月哦一聲道：「柳三先生……」
夏秋蓮道：「死於開封柳家銀號。」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
夏秋蓮道：「先夫死因，疑雲重重，只是此刻無暇和凌少俠詳論內情，不過賤妾以寡居之身，不避嫌疑，請你凌少俠來，和先夫之死有關……」
凌度月接道：「在下初入江湖，和柳三先生素不相識……」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凌少俠誤會了，賤妾之意，是先夫之死，可能和柳家爭奪產業有關，這就是賤妾心生外向，和你凌少俠合作的原因。」

凌度月只覺她一笑之下媚態入骨，竟難自主的心頭怦然一動，趕忙側過臉去。幸好，夏秋蓮一笑之後，立刻又恢復一臉端莊之色。
暗暗吁一口氣，凌度月緩緩說道：「夫人準備和在下怎樣合作？」
夏秋蓮道：「楊非子舉手投足之間，就能打出致人於死地的奇毒，沒有人能在他心存防備之下，接近他五尺之內，凌兄雖是無形劍的傳人，只怕也無法防禦他那些殺人於無形的奇毒。」
她不但生的艷媚動人，而且說話時的神態表情，也有著不同的韻味，似乎是她說話時的喜怒哀樂，都能使聽她說話的人隨著動容。
忽然間，人影一閃，柳若梅直飛入小廳之中。
那是很快速的身法，像流星怒矢一般，倏忽之間，人已射到。
夏秋蓮有些怒意，冷冷的望了柳若梅一眼，道：「女孩子，這樣慌慌張張，也不怕人恥笑麼？」
柳若梅有些委屈的低聲說道：「媽！楊大先生回來了。」

上回書至楊非子派寄名弟子馬松往見歐陽明，提出苛刻條件，以換解救凌度月和雷慶的丹藥，歐陽明把馬松擊傷，由凌度月易容馬松，混入敵方，擬在白晝突施暗襲，由凌度月作內應，詎知楊非子因事外出，未暇召見假馬松，也幸好如此，凌度月才免了被識破身份的危機。柳三夫人命女柳若梅暗中引領凌度月往晤，三夫人當面斥破凌度月偽裝身份，又說已暗中通知歐陽明等撤回緝緝莊，免遭楊非子毒手，凌度月向三夫人感謝贈予解藥及暗中施救之恩後，三夫人坦述要借助，並向凌請益名……

夏秋蓮微微一怔，道：「他不是要晚上回來麼？」
柳若梅道：「但他提前回來了，所以，女兒才慌慌張張的跑了回來。」
夏秋蓮道：「是娘錯怪你了，快去監視着他，會不會來咱們這裏。」
柳若梅一轉身，彈射而去。
凌度月讚道：「令愛好俊的輕功。」
夏秋蓮道：「這頭狡猾的狐狸，看來，似是對我起了懷疑。」
突然波的一聲輕响，一粒細小沙石，擊在門框上。
夏秋蓮臉色一變，道：「果然來了。」
……「放低了聲音，道：「凌少俠，你走不及了，只有先在這裏躲躲。」
凌度月道：「你是說楊非子要來？」
夏秋蓮道：「是的！不能要他聽見你，快些躲起來。」
凌度月一時間，似乎也失了主宰，道：「我怎麼一個躲法。」
夏秋蓮道：「到我臥房中去。」
凌度月道：「這個，不太方便吧！」
夏秋蓮急道：「這時刻，你還顧慮的什麼男女之嫌。」
伸手一把，抓住了凌度月，直向內室行去。
凌度月只覺那一隻手，滑嫩無比，但卻無暇多想。
室中只有一張檀木雕花大床，和一個收放衣服の木櫃。
忽然間，凌度月感覺到身上兩處穴道一麻，耳際間，却响起夏秋蓮的聲音，道：「凌少俠，委屈些，等一等，賤妾向你

賠罪。」
伸手把凌度月抱了起來向床上一放。這等驟然下的下手點穴，凌度月雖然一身武功，也是不及防備，而且，那夏秋蓮指力奇強，直透肌膚。
凌度月被點了麻，雙穴，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的神智很醒。
夏秋蓮把凌度月放到木榻靠近牆壁處，奇跡出現，那木榻竟然向下沉下了一尺，剛好把凌度月的身子給掩住。
她是個十分細心的人，立時動手，鋪平了床單，拭去了留下的痕跡，清除了所有可能被人發覺的破綻，動作乾淨俐落，只不過片刻工夫，已收拾完畢。
夏秋蓮也就不過是剛剛喘一口氣，耳際間已响起了柳若梅的聲音，道：「媽，楊伯伯來看你了。」
未待夏秋蓮答話，楊非子已突然間出現在臥室門口。
那份快速的身法，直似是，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那裏一樣。
夏秋蓮搖曳生姿的行了幾步，欠身一禮，道：「未亡人夏秋蓮給楊兄見禮。」
楊非子並未立刻還禮，兩道銳利的目光，掃掠全室一眼，才呵呵一笑，道：「三夫人言重了，楊某人來的太急促一些，還望夫人原諒。」
夏秋蓮低垂粉頰，道：「楊兄，閨房私室，男女有別，咱們到廳裏坐吧！」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只要三夫人心中清白，在室內和外面，都是一樣。」
凌度月雖然無法聽見兩人的舉動，但對兩人對答之言，却聽得十分清楚。

夏秋蓮幽怨的說道：「楊兄雖是君子不欺暗室，但人言可畏，何況大伯也在此，未亡人……」
楊非子接道：「這一點，三夫人可以放心，區區來此之前，早已請得柳兄的同意。」
夏秋蓮怔了一怔，道：「大伯知道你來……」
楊非子接道：「不錯，柳兄授予了楊某全權，對任何可疑的人，都可查問，自然包括你三夫人了。」
夏秋蓮道：「楊兄深得大伯信任，還望能代未亡人美言一二。」
楊非子道：「三夫人有什麼需要楊某幫忙之處，但請吩咐。」
夏秋蓮道：「楊兄言重了，我們寡母孤女……」
楊非子接道：「三夫人，可是很掛念那份偌大的家產麼？」
夏秋蓮搖搖頭，道：「小妹慚愧，第二房的香火，至我而絕，一女若梅，也總有嫁人一日，就算給了我們一份家產，實也無用。」
楊非子有些意外的說道：「那麼三夫人，關心的什麼事呢？」
夏秋蓮道：「亡夫的被殺之仇。」
楊非子道：「這個麼？三夫人但請放心，此番東來，本以追查三大爺的死亡詳情爲主，想不到却遇了江湖上一個十分難對付的人物。」
夏秋蓮訝然說道：「什麼難以對付的人？」
楊非子道：「一個在江湖上享譽很隆

的人。」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賤妾對江湖事，知曉的不多，一時間想不出是何許人物。」
楊非子道：「綠竹堡的歐陽明，一個聲威動江湖的人物？」
夏秋蓮道：「歐陽明也太自大，竟敢和你楊兄作對。」
楊非子道：「世上盡多不知死活的人，不到無路可走時，不肯回頭。」
夏秋蓮道：「那歐陽明，也是如此的麼？」
楊非子笑一笑，道：「不錯，他正在調集人手，準備和咱們一決生死。」
夏秋蓮忽然微微一笑，美麗的嬌靨上，因微笑泛起了迷人的風情。
一種成熟女人特有的狐媚，和那雙目中暴射出情慾的火燄，像電流一般，極快的傳了過去。
楊非子心弦震動了一下，突然從身上摸出一隻玉瓶，打開瓶塞，吞下了一粒丹丸。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眼睛，情慾之火和一臉動人的狐媚，忽然間完全消失。
楊非子吞下了一粒丹丸後，被那媚態，情欲勾起的波動心情，也平靜了下來。目光再轉到夏秋蓮的臉上時，不禁微微一怔，只是她眼波清明，神色端莊，似是適才所見的妖態媚笑，和他全然無關一樣。
定定神，楊非子緩緩說道：「三夫人，妳究竟是什麼人？」
夏秋蓮近乎淒涼的微微一笑，道：「

未亡人夏秋蓮。」

楊非子一笑，突然在粧台前一張錦墩上坐了下來，道：「醫藥可以醫病，也可以殺人，這兩點世人都明白，但很少有人知道，藥物可以助長一個人的功力，也可以幫助一個人鎮靜他的心神，抗拒攝魂大法的妖媚誘惑。」

夏秋蓮歎口氣，道：「楊兄，未亡人不太明白，你說些什麼？」

楊非子哈哈一笑，說道：「三夫人，咱們黑夜點燈，打鈴聽聲，何不坦然談談呢？」

夏秋蓮無奈何的苦笑，道：「楊兄，要說什麼？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冷笑一聲，道：「三夫人，柳三郎真的死了麼？」

夏秋蓮道：「自然是真的死了，我們母女，一直爲他戴孝。」

楊非子道：「就憑你三夫人這份身手，還不能保護柳三郎的安全麼？」

夏秋蓮道：「賤妾不會武功……」

楊非子一笑，道：「三夫人，不覺着太客氣麼？」

有意無意，舉手一揮。

夏秋蓮一直在留心着楊非子的雙手，見他雙腕揮動，立刻向木榻上滾去。

那是很大的檀木雕花，雪白床單，折疊整齊的紅綾被，放着兩隻綉着蓮花頭。夏秋蓮直滾大床靠鏡之處，羅衣掩護着手指的動作，隔着床單，解開了凌度月的穴道。

她的動作很慌張，撞的帳鉤鬆動，床帳垂下，帳動床搖，吱吱作响，借聲音混

亂，施展傳音之術，說道：「凌少俠，不可輕舉妄動，我可能已然中毒，聽不到我和他動手搏鬥時，千萬不可現身。」

借床帳震動，凌度月暗暗吸一口氣，流轉於四肢百骸。

對楊非子那奇詭的用毒的手法，凌度月已吃過很大的虧，心中實有着很深的戒懼，果然不敢輕舉妄動。

但聞楊非子呵呵一笑，道：「三夫人，沒有撞傷吧！」

夏秋蓮道：「未亡人傷的不重……」

緩緩坐起身子，一對小巧的蓮足，首先伸出了羅帳之外。

目光觸及那尖瘦、纖巧的蓮足，楊非子心頭忽然震動了一下。

那不是妖媚迷術，攝魂的魔功，而是精精巧巧的一對金蓮。

貨真價實，一對天下總得最好小腳。一隻白嫩的玉手，緩緩伸了出來，撥開了垂下的羅帳。

夏秋蓮髮亂釵橫，緩緩下了木榻。右手兒理着鬢前散髮，星目含蘊着晶瑩的淚水，小蓮步，走幾步，身軀搖顫，像煞了楊柳枝輕擺隨風。

有些淒涼，有些兒黯然神傷。

楊非子已然站定的身子，又緩緩坐了下去，心中的火氣，也似是消滅了不少，淡淡笑笑，道：「三夫人一雙好小腳。」

三夫人退兩步坐在了床沿上，似有意，若無意的抬起了小蓮足，懷楚一笑道：「聽說你用毒之能，可以無聲無息的殺人於八尺之外，剛才可是對我用了毒。」

楊非子道：「武林中朋友們拾愛楊某

，說的未免誇張一些……」

語聲頓一頓，接道：「但如說到了藥物殺人的本領，楊非子說一句狂妄的話，雖然未必能後來者，至少前無古人。」

夏秋蓮舉手拭去了目中的淚痕，黯然說道：「我中的什麼毒，還可以活多久時間？」

楊非子道：「你根本用不着死……」

夏秋蓮接道：「爲什麼？難道我沒有中毒？」

楊非子道：「楊某人無形之毒，向不虛發，三夫人何不運氣試試看，是否中了毒？」

夏秋蓮道：「我……」

楊非子一笑，接道：「妳不會武功是不是？」

夏秋蓮道：「會一點。」

楊非子道：「你有一雙天下最好小腳，但你的頭腦，却和那一雙小腳相差的太遠了。」

夏秋蓮道：「楊兄的意思是……」

楊非子道：「我從藥書上練成了一身武功，一身很特別實用的武功，任何人，只要他能在我的眼前走幾步，都無法逃過我的雙目，你不但會武功！而且，武功還很高明，連妳那位小女兒，也練的一身好本領，但更高明的妳很會裝作，但妳低估了妳那位大伯柳鳳閣，早已對妳懷疑……」

冷漠一笑，接道：「自然，他也不够聰明，因爲，目前爲止，他還是只對你有些懷疑。」

夏秋蓮歎口氣，道：「江湖上稱你回天手，我覺着那還不够，應該再給你加一

你如是真的和柳三郎有意，以你這身武功，怎會眼看着他被人殺死。」

夏秋蓮歎口氣，黯然說道：「我有苦衷……」

楊非子笑笑，道：「最大的苦衷，柳三郎既不配作你的丈夫，又活的太久了，是麼？」

夏秋蓮搖搖頭，道：「第一，我想不到他會在柳家的銀號中被人殺死，那裏本來有很多保護的武師，第二，柳家的人，除了三郎之外，都不知道我會武功，自然，如是我在他的身側，自然不會讓他被人殺死，但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氣絕而逝，我如那時現露出自己一身武功，豈不是要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懷疑。」

楊非子道：「妳三夫人也知道柳鳳閣是一位心機深沉的人，妳這樣的人物，他豈有瞧不出的道理，所以，妳這是自欺欺人。」

夏秋蓮道：「昔年三郎在世之日，和

夏秋蓮道：「現在，小妹就不知道

楊非子道：「現在呢？」

夏秋蓮道：「我可以奉告三夫人，柳大東家，已對妳動了懷疑，認爲妳可能是謀害死柳三郎的兇手。」

夏秋蓮道：「胡說，我爲什麼要害死他。」

楊非子道：「在下也相信妳沒有害死柳三郎，不過，一旦柳大先生動了懷疑，只怕妳三夫人很難想出一個令人相信的解

個天眼通。」

楊非子道：「用不着灌迷湯，姓楊的不吃這個，也不用對我用什麼心機，我隨時可以取妳的性命。」

夏秋蓮道：「我運氣試過了，雖然中了毒，不過，還不覺怎麼嚴重。」

楊非子道：「不錯，三夫人究竟是一位很知趣的人。」

夏秋蓮道：「這麼說來，你對我倒是有意的留下留情了。」

楊非子一笑，道：「別把我看的太善良，我不會有那份菩薩心腸，妳中的我無形之毒中，最厲害的一種。」

夏秋蓮啊了一聲，說道：「那是什麼毒，至少，我目前還沒有感受到中毒的威脅。」

楊非子道：「凡是最厲害毒藥，都不會使人覺着難過，但它却在我手中控制着，毒發時，那份痛苦，也不是別的毒藥能比擬。」

夏秋蓮道：「你說了半天，還沒有告訴我中的什麼毒。」

楊非子笑道：「我會試試給你看一看，那才能使你死心塌地的和我合作。」

但聞叮叮兩响，有如環環相擊般的聲音，傳了過來。

說也奇怪，那聲音一响，夏秋蓮突然覺着有如幾條虫，在體內爬行一般，痛癢交作，頓然出了一身大汗。

這該是世間最難忍耐的痛苦，夏秋蓮立刻全身顫抖，幾乎要放聲大叫。

只聽一陣步履聲，柳若梅突然由外間奔入室中，直撲到夏秋蓮的身側，尖叫

楊非子道：「說起來很難，但做來却

又容易的很。」

夏秋蓮道：「小妹還是不太明白。」

楊非子道：「簡明點說，你們母女以後從此都要聽我楊某人的指令。」

夏秋蓮道：「柳大伯的令諭呢？」

楊非子一笑，道：「自然是也要聽，不過，表面上聽從而已。」

夏秋蓮歎口氣，道：「原來，你和大伯，也不是一夥的。」

楊非子道：「柳家的財富，可與國敵，任何人，都會對這份財富生出些覬覦之心，不過，目前我選和柳鳳閣站在一起，能不能夠合作成功，那要看柳鳳閣的態度了。」

夏秋蓮道：「楊兄，我那位柳大伯，也是位心機很深的人，你這樣，不怕他瞧出來麼？」

楊非子道：「這就是在下要請三夫人合作的原因了。」

夏秋蓮道：「大先生，別把我看的太聰明了，所以，最好能給我說明白些。」

楊非子一笑，道：「好！三夫人既想要我說明白些，在下就澈頭澈尾的說個清楚了。」

夏秋蓮道：「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妳肯嫁給柳三郎，一開始就別有用心，企圖在柳家發一筆大大的財富……」

夏秋蓮接道：「大先生，別說的這樣的武斷，我和柳三郎如若全是無情意，豈會相伴十餘年，而且又生了一個女兒。」

楊非子雙目眨動，冷然一笑，道：「

道：「娘，快些殺了我吧！」

叮叮之聲，突然停了下來，夏秋蓮、柳若梅的身上痛癢之苦，也立刻消失。

夏秋蓮一把抱住了柳若梅，道：「你

在小女身上也下了毒？」

楊非子道：「很抱歉，我沒有先告訴妳，你們母女中的是一樣的奇毒，我想證實一下，給你們體會一下，比用口解釋，似乎是有用多了。」

夏秋蓮舉手拭去柳若梅額上的汗水，道：「妳出去，守在庭院之中，有人來，傳聲於我，沒有叫妳，妳就別進來了。」

歎口氣，夏秋蓮緩緩說道：「想不到，你連那樣一個女孩子，也不放過。」

楊非子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令媛年紀雖然不大，但她一身武功不錯……」

語聲一頓，接道：「三夫人，在下的時間不多，咱們談談正經事吧。」

夏秋蓮道：「你已是胸有成竹了，一切都已入你的掌握，我們母女，既已中毒，似是只有聽差的份了。」

楊非子笑道：「好！不可告訴我的真實姓名。」

夏秋蓮道：「我真的叫夏秋蓮，一點也不會錯。」

楊非子一笑，道：「聽你口氣，似乎是在江湖上走動。」

夏秋蓮點點頭，道：「我們本來未

江湖走動過。」

楊非子道：「這就是了，三夫人，可

以和在下合作麼？」

夏秋蓮道：「如何一個合作法，楊兄可否見告。」

夏秋蓮道：「大先生和賤妾不過是數面之緣，彼此相知不深，不覺着太快一些麼？」

楊非子道：「古往今來，不少一見鍾情的姻緣，三夫人又何必受世俗禮法的束縛呢？」

夏秋蓮道：「大先生，可是有意取笑賤妾。」

楊非子道：「郎才女貌，三夫人難道不覺着在下很合適？」

夏秋蓮道：「大先生譽滿江湖，望重武林，內功深厚，精通醫道，難道還怕沒有名門閥秀，大家千金，以身相許，賤妾孝服未滿，又是殘花敗柳，實有些自慚形穢。」

楊非子冷厲一笑，道：「楊某人確有些自負才慧，可惜的是，從未遇到過貌如三夫人這樣的嬌媚佳人，柳三郎何許人？竟被他拔去頭籌，楊某人晚過夫人十餘年，也只好自認運氣壞一點，幸好他死的很早。」

夏秋蓮道：「大先生，我有沒有拒絕你的自由？」

楊非子道：「有！不過，夫人如是拒絕了區區，咱們就無從合作了。」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迷人的眼睛，嘴角間泛現出一個媚笑，道：「大先生，如是咱們早遇上幾年呢？」

楊非子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道：「我是說，那時間亡夫如若還活在世上？」

楊非子道：「那就可悲了，楊某人可能會橫刀奪愛，柳三郎也會早死幾年，所

幸是，咱們相遇時，妳已是寡居之身，柳三郎如若對妳有情，也該為妳慶幸，嫁了我楊某人。」

夏秋蓮歎口氣，道：「這麼看來，你大先生也算得一位多情人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夫人誇獎。」

夏秋蓮黯然一笑，道：「就算我答應了，只怕也無法使咱們比翼雙飛。」

楊非子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我那大伯，絕對不會同意。」

楊非子突然皺起了眉頭，道：「這個確是一個問題，不過，楊某人相信能想出一個辦法！」

夏秋蓮道：「好吧！只要大伯同意我寡身再嫁，我答應夏氏改作楊夫人。」

楊非子道：「三天內，我會給你一個佳音。」

「掏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解藥，遞了過來，接着道：「服下此藥，毒性立解。」

夏秋蓮緩緩移步，輕擺柳腰，伸手接過了兩粒丸藥。

也許是夏秋蓮有意的賣弄風情，蓮步移動中，走的十分惹火。

楊非子右手輕迴，一把攔住了夏秋蓮的柳腰。

夏秋蓮似是張口要叫，但她却在口齒啓動後，沒有發出聲息。

楊非子究竟是滿腹學問的人，那把火還沒有燒的他神魂顛倒，輕輕在三夫人櫻唇上親了一下，微笑說道：「妳天生媚骨，決不是長守空幃的人，三日內，我必要柳鳳閣允准婚事。」

放開夏秋蓮，轉身而去。

望着楊非子出室而去的背影，心中却在想隱藏在床單下面的凌度月，夏秋蓮不禁感覺一陣羞意，雙頰上泛起兩片紅暈。那一抹羞紅，反而更增加了她幾分嬌艷。

回過身子，移步登榻，正想去揭開床單，身後突然響起了柳若梅的聲音，道：「娘！」

夏秋蓮心中震動了一下，突然間改變了主意，暗咬銀牙，突出一指，又點了凌度月的穴道。

初出茅廬的凌度月，親耳聽到了楊非子和夏秋蓮一番對話，雖覺着夏秋蓮言語間有失婦德，但心中又原諒她爲了母女兩條命，情非得已，正在暗作盤算，該如何和三夫人設下計謀對付楊非子，却不料，突然又被夏秋蓮點了穴道。

片刻間，連受了夏秋蓮兩次暗算，凌度月心中也大感不是味道。

但夏秋蓮一指得手，點中了凌度月的麻穴，立刻又一指點中了凌度月的啞穴。

外甥舉燈籠，仍是照舅（舊），凌度月又變成了不能動，不能言，却心裏明白，耳朵能聽的原來樣子。

女人心海底針，凌度月心中打了幾十轉，仍然想不通三夫人的用心何在。

儘管凌度月心中有無比的忿怒，但却完全沒有反抗的法子。

只聽夏秋蓮長吁一口氣，道：「梅兒，楊非子走了麼？」

柳若梅道：「走啦！娘，妳問他討取解藥沒有？」

夏秋蓮突然挺身而起，說道：「什麼人？」

「我。」柳鳳閣開窗垂簾，緩步行了進來。

柳若梅急急迎了上去，一欠身，道：「見過大伯父。」

柳鳳閣一揮手，道：「不用多禮，妳去外守着，我有事和妳母親談談。」

柳若梅落得不行大禮，一轉身跑了出去。

柳鳳閣雙目轉注在夏秋蓮的手上，道：「是什麼藥物？」

夏秋蓮道：「解毒的藥物。」

柳鳳閣道：「妳中了楊非子的無影之毒。」

夏秋蓮道：「除我之外，還有若梅，她也中了毒。」

柳鳳閣道：「楊非子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

夏秋蓮道：「所以，我們母女，都屈服在他的威迫之下。」

柳鳳閣道：「那很難怪，人，豈有不惜命的，何況，妳們還是女人——」

笑一笑，道：「但不知你們答應了他些什麼？」

夏秋蓮對待這位大伯很坦誠，歎口氣，道：「答應了他合作！」

柳鳳閣冷笑一聲，說道：「合作些什麼？」

夏秋蓮道：「這個，他現在還沒有說明。」

柳鳳閣道：「還有些什麼？」

夏秋蓮道：「還有，還有……」

柳鳳閣道：「妳只管據實說出來，不用多慮，一切由我作主。」

夏秋蓮道：「他逼我嫁給他。」

柳鳳閣道：「妳呢！同意了麼？」

夏秋蓮道：「我本來不想同意，但爲了我們母女的命，不能不同意。」

柳鳳閣冷冷道：「妳真的準備嫁給他麼？」

夏秋蓮道：「不是。」

柳鳳閣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們不準備屈服在他的壓迫之下了。」

夏秋蓮道：「是的！我也準備先和大伯商量一下！」

柳鳳閣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我很相信你們的話，只有一件，我想不明！」

夏秋蓮道：「什麼事？」

柳鳳閣道：「妳這一身好武功，竟然把我瞞過。」

夏秋蓮道：「大伯明察，弟媳也一直沒有說過，不會武功。」

柳鳳閣笑一笑，說道：「不錯，妳沒有對我說過，不會武功，只怕我自己忽畧了……」

輕輕歎息一聲，道：「楊非子要妳和他合作，但不知想對付的什麼人？」

夏秋蓮道：「這個，他也沒有說，弟媳不敢亂言。」

柳鳳閣道：「以妳妹妹的聰明，難道不會猜猜麼？」

夏秋蓮道：「楊非子很深沉，話說得很小心，不過，他倒說過一句話。」

柳鳳閣道：「什麼話？」

夏秋蓮道：「楊非子逼婚之時，弟妹提到了大伯。」

柳鳳閣道：「他怎麼說呢？」

夏秋蓮道：「他說，他要大伯在三日內答應這樁婚事。」

柳鳳閣淡淡一笑，道：「三弟妹，妳正值年少，這件事該妳決定，妳是否希望我答應呢？」

兩人談話，和氣的很，但一言一語之間，却是各逞心機。

夏秋蓮對付柳鳳閣，似是很吃力，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弟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要大伯作主了。」

柳鳳閣也想了下，才道：「這等大事，和三弟妹終身有關，我這作大哥的，也無法作主，還得妳拿個主意才是。」

夏秋蓮道：「弟媳很爲難！」

柳鳳閣道：「難在何處？」

夏秋蓮道：「弟媳不允再嫁，只怕大伯有所誤會了。」

柳鳳閣道：「哦！誤會什麼？」

夏秋蓮道：「誤會弟媳貪圖柳家一份財富。」

柳鳳閣道：「錢財身外物，柳家太富有，就算妳要嫁出去，我也會有一筆豐厚的嫁妝，那該是妳們一輩子化用不盡，自然，妳如是立志爲三弟守節，柳家這份財富，應該有妳三分之一。」

夏秋蓮道：「弟媳一介女流，要偌大的家產，實也無用，大伯如肯見容，我們母女在柳家吃喝一輩子也就夠了。」

柳鳳閣道：「好賢德的三弟妹，不過，妳可以不娶，但我這作大哥不能不給。」

夏秋蓮突然挺身而起，說道：「什麼人？」

「我。」柳鳳閣開窗垂簾，緩步行了進來。

柳若梅急急迎了上去，一欠身，道：「見過大伯父。」

柳鳳閣一揮手，道：「不用多禮，妳去外守着，我有事和妳母親談談。」

柳若梅落得不行大禮，一轉身跑了出去。

柳鳳閣雙目轉注在夏秋蓮的手上，道：「是什麼藥物？」

夏秋蓮道：「解毒的藥物。」

柳鳳閣道：「妳中了楊非子的無影之毒。」

夏秋蓮道：「除我之外，還有若梅，她也中了毒。」

柳鳳閣道：「楊非子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

夏秋蓮道：「所以，我們母女，都屈服在他的威迫之下。」

柳鳳閣道：「那很難怪，人，豈有不惜命的，何況，妳們還是女人——」

笑一笑，道：「但不知你們答應了他些什麼？」

夏秋蓮對待這位大伯很坦誠，歎口氣，道：「答應了他合作！」

柳鳳閣冷笑一聲，說道：「合作些什麼？」

夏秋蓮道：「這個，他現在還沒有說明。」

柳鳳閣道：「還有些什麼？」

夏秋蓮道：「還有，還有……」

夏秋蓮道：「大先生，我有沒有拒絕你的自由？」

楊非子道：「有！不過，夫人如是拒絕了區區，咱們就無從合作了。」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迷人的眼睛，嘴角間泛現出一個媚笑，道：「大先生，如是咱們早遇上幾年呢？」

楊非子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道：「我是說，那時間亡夫如若還活在世上？」

楊非子道：「那就可悲了，楊某人可能會橫刀奪愛，柳三郎也會早死幾年，所

幸是，咱們相遇時，妳已是寡居之身，柳三郎如若對妳有情，也該為妳慶幸，嫁了我楊某人。」

夏秋蓮歎口氣，道：「這麼看來，你大先生也算得一位多情人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夫人誇獎。」

夏秋蓮黯然一笑，道：「就算我答應了，只怕也無法使咱們比翼雙飛。」

楊非子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我那大伯，絕對不會同意。」

楊非子突然皺起了眉頭，道：「這個確是一個問題，不過，楊某人相信能想出一個辦法！」

夏秋蓮道：「好吧！只要大伯同意我寡身再嫁，我答應夏氏改作楊夫人。」

楊非子道：「三天內，我會給你一個佳音。」

「掏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解藥，遞了過來，接着道：「服下此藥，毒性立解。」

夏秋蓮緩緩移步，輕擺柳腰，伸手接過了兩粒丸藥。

也許是夏秋蓮有意的賣弄風情，蓮步移動中，走的十分惹火。

楊非子右手輕迴，一把攔住了夏秋蓮的柳腰。

夏秋蓮似是張口要叫，但她却在口齒啓動後，沒有發出聲息。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恨海遊魂與葉慈輝暗探南莊，與武當掌門玄女真人談妥，安排假局，以配合菲菲反倒向東洋之計，詎知第二晚當葉慈輝他們攻佔南莊後，玄靈道長突來罵陣，斥罵葉慈輝食言背信，竟暗中把北莊攻佔，葉慈輝無法分辯，又恐事洩，遂擒下玄靈道長，此際，李飛鵬突然到來，強將玄靈道長捉去，葉慈輝不放心，尾隨暗護，走至中途，突聽李飛鵬一聲驚叫，把肩上的玄靈道長拋出，本已被點穴道的玄靈道長却已運功衝開穴道，落地後向李飛鵬挑鬥，李飛鵬反手拔出長劍，一劍向玄靈道長當胸刺到——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文圖
英方
東盧

星移天變色

玄靈道長所帶佩劍，在戰葉慈輝時失去，現在空著雙手，他卻毫不把李飛鵬放在心上，展開空手入白刃功夫，就和李飛鵬打在一起。

他們剛一打上手，還沒有打得二十招，只聽一聲嬌喝：「雙方住手。」

菲菲話到人現，從天飛掠而來。

李飛鵬與玄靈道長動上手之後，這才知道玄靈道長確實非常厲害，今天要想單人獨騎勝過他，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心中正在着急之際，菲菲從天而降。

菲菲一來，李飛鵬精神陡振，那肯住手，打得更猛烈的，連聲招呼道：「菲菲，你來得正好，我們不能讓這牛鼻子跑了……」

話聲未了，菲菲冷聲喝道：「你們還不與我住手。」

李飛鵬一見菲菲不肯出手相助，剛才鼓起來的勇氣立時冰消瓦解，轉身急退而下，驚愕的質問菲菲道：「菲菲，你是怎樣呢？」

「唳！唳！八個黑衣殺手飛將而到，團團的把李飛鵬圍在當中。」

李飛鵬驚上加驚，愣上加愣的心頭猛然一怔，叫道：「菲菲……」

菲菲眼睛望也不望李飛鵬一眼，冷冷的向那八個黑衣殺手一揮手，道：「與我把他拿下。」

李飛鵬大喝一聲，叫道：「你們瘋了！」

斗轉地翻皮

那八個黑衣殺手神情冷酷的舞動刀光，向李飛鵬圍攻而上。

菲菲神情冷靜，但內心之中也相當緊張，因為那八個黑衣殺手，敢不敢叛倒李飛鵬，她並沒有絕對的把握，這時那八個黑衣殺手圍攻而上，她才暗暗吁了一口長氣，知道這批人真的是忠於自己的。

菲菲眼角泛起一絲微笑，向着楞在一旁的玄靈道長，舉手抱拳道：「道長，對不起，讓你受驚了，你請回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玄靈道長一臉迷惑之色道：「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菲菲道：「有賴歸告貴掌門人，我們並不是食言背信，他們分襲北莊之事，事前我們也被瞞在鼓裏，所以我們同是被他們利用了的人，道長前來南莊與師問罪之時，因碍於人多口雜，奸細四伏，未便直陳，所以才得罪道長，以欺騙他們的耳目，剛才我們又已發現此人窺破了我們企圖，所以不得不起來，阻止此人回去通報風信。」

玄靈道長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貴道立即回稟敝掌門知曉，就此失陪了。」說着，轉身飛掠而去。

菲菲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一眼，笑聲喝道：「輝弟，你也該現身出來了。」

葉慈輝只好朗笑一聲，從暗處走了出來，道：「二姊，你怎樣知道小弟就在暗中。」

菲菲道：「想當然耳。」

這時，那八個現身出來的黑衣殺手，已殺得李飛鵬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李飛鵬眼見葉慈輝現身出來，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奇怪嘯聲，貫入葉慈輝耳中。那種嘯聲聽到別人耳中不覺得怎樣，但是葉慈輝却有一種異樣的感受，只覺熱血沸騰，心念之間，對李飛鵬自然而然地生了一種同氣相引之感。

這種感覺使葉慈輝久未修練的「血手神功」，在他意念之中又欲蠢動。

首先一雙日光之中現出了淡淡的紅彩，接着，鼻掀阻張，呼吸急促了起來。

菲菲暗狀之下，立時發出一聲驚喝，道：「輝弟，速展『神武神功』，護心力抗。」

葉慈輝正當心旌搖曳之際，被菲菲喝得心神一斂，靈智一朗，馬上吸了一口真氣，「神武神功」隨念而生，神武神功一起，李飛鵬所發的那種怪嘯之聲，對葉慈輝便完全失去了感染之力了。

葉慈輝暗中吁了一口長氣，道：「二姊，謝謝你，要沒有你在一旁，我又要被『血手神功』所左右了。」

菲菲道：「以後你要記着，凡是和他們在一起時，你隨時隨刻要提高警覺。」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表示接受菲菲的警告，接着劍眉一聳，道：「二姊，你叫他們下來，讓我收拾他。」

菲菲道：「不必，現在正是我放膽他來，道：『二姊，你怎樣知道小弟就在暗中。』」

葉慈輝見菲非這般體愛部屬，心中一動，暗暗點頭付道：「這就是她攬絡人心的手段了。」目光移轉，向着另外那些黑衣殺手望去，只見那些黑衣殺手的目光之中，無不顯露了被感動的神色。

菲非安撫了黑衣殺手一陣，然後，轉身走到李飛鵬面前，蓮足飛起，先踢了李飛鵬一脚，冷笑道：「姓向的，真想不到，你也會有今天。」

李飛鵬面色蒼白，神情惶悚的叫了一聲：「菲非，我過去待你不薄……。」

菲非厲喝一聲，道：「住口，你待我不薄，虧你還說得出口，你說那一樣不是我費盡心力，仰承鼻息得到手的。」

李飛鵬哀告地道：「好，過去的事都不提了，那就請你看我們私人的感情上，給我一個機會吧。」

菲非冷笑一聲，道：「你懂得私人感情麼，別叫人笑掉大牙了。」

李飛鵬一嘆道：「那你要怎樣？你說吧。」

菲非沉思了一下，忽然向一位黑衣殺手一揮手，道：「把他帶回南莊去再說。」那黑衣殺手早有準備，一聲應諾，大步向前，走到李飛鵬面前，先出指點了他穴道，然後從腰中解下一隻黑布口袋，提起李飛鵬裝入那黑布口袋之內，向肩上一扛，當先走上歸程。

菲非一揮手，其他黑衣殺手便隨護在那黑衣殺手之後，菲非與葉慈輝則走在最後。一行人風馳電掣般回到了南莊，菲非叫葉慈輝從那黑衣殺手手中接過李飛鵬，

將他帶入內堂私廳之內。

菲非與葉慈輝在內堂私廳之內上座坐好，自有菲非隨身侍女將李飛鵬從布袋之內倒了出來，擰在廳堂中央地上，並且替他解開了那布袋。使他能够言語視聽。

李飛鵬張開眼睛，只見菲非與葉慈輝高高的坐在上首，而自己反而成了階下之囚。

菲非扳着一張臉，先給人一種相拒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倒是葉慈輝顯得有點不安的感覺。

李飛鵬一生慣於偷機取巧，見了葉慈輝那等神情，正是顯露了他人性上的缺點——相處之情。

李飛鵬這次却不找菲非了，而向葉慈輝叫了一聲，道：「慈輝，你情形不同，你自小我就在處處保護你，最近我又準備培養你接掌九嶺南坪橋杜莊，你總不能恩將仇報，置我於不顧吧？」

葉慈輝對李飛鵬心中真還有那麼一點不忍之情，可是這種話，經由李飛鵬自己口中說出來，聞在葉慈輝耳中，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話不但沒有爭取到葉慈輝的同情，反而激起了葉慈輝的新仇舊恨……

這時，菲非忽然又叫了一聲，道：「輝弟，我有一件事隱藏在心中很久了，一直都沒有告訴你的時機，現在我可要向你說個明白了。」

李飛鵬似乎已經預料到菲非的用心，神情不免緊張起來，叫了一聲，道：「菲非……。」

菲非面色一厲，喝聲道：「住口，菲非……。」

菲非是你能呼叫的！」

李飛鵬楞了一下，菲非接着又道：「古夫人！知道不。」

李飛鵬臉上神色瞬變，說不出是感慨還是悲哀，望着菲非，半天說不出話來。

菲非的目光，更是冷如寒冰，對望着李飛鵬的目光，瞬也不瞬，李飛鵬被菲非的目光壓迫得一收，嘆了一口氣，垂頭叫了一聲：「夫人！」

菲非冷笑了一聲，接着向葉慈輝道：「輝弟，你還記得我們的相見麼？」

葉慈輝臉上綻開一片笑容，道：「當然記得，那時我雖然倒運到了極點，可是精神上却是無比的快樂。」

菲非笑了笑道：「有人是在福中不知福，你却正好相反，而人是在禍中不知禍，還認為是最歡樂的時光。」

葉慈輝怔了一怔，訕訕的笑道：「二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菲非嘆息一聲，道：「你真是個糊塗蟲！老實告訴你，那時乾媽和我們，誰也沒有真的喜歡你。」

葉慈輝聞言之下，像是被人打了一記悶棍，「嗯！」的一聲，呆了。

菲非接着道：「當時我們不過是哄着你，把你向火坑裏送而已。」

葉慈輝傷感地道：「那是為什麼？」

菲非道：「爲了什麼？這句話李飛鵬可以告訴你。」

葉慈輝星目一凝，兩道精光射向李飛鵬，道：「爲了什麼？你說！」

李飛鵬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噤，舉目向菲非望去，只見菲非射來的目光，比葉慈輝的更是凌厲，心知無法推諉，只好嘆了一口氣道：「因為我要毀了你。」

葉慈輝雙目一呆，道：「你要毀了我，當時我是一個小孩子，值得你那麼大的動麼？」

李飛鵬道：「我本來早就該殺了你，可是，你見過杜老爺子之後，因為杜老爺子有話要照顧你，所以我沒有辦法再親手處置你，因此只有想着法子害你，使你自甘下流，爲人所不恥，那時，我就是不處置你，你講我的壞話，也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葉慈輝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菲非一笑，接着道：「你真是福大命大，要不是巧幫橫裏插進一手，打破了他陰謀，你那時就永沉黑獄，再無翻身之日。」

話聲頓了頓，接着又道：「因爲巧幫一擾，打破了他的陰謀詭計後，他才一狠心，派出『殺人集團——七星幫』，要把我們一併除去，這就是我們那次被迫殺的原因了，幸好，我們都福大命大，死裏逃得了生命。」

話鋒一頓，轉向李飛鵬喝問道：「我沒有說錯吧！」

李飛鵬只有點頭承認了菲非的話。

葉慈輝心中想起一個問題道：「我逃走了，你們怎樣也幸得生還呢？」

菲非道：「就因爲你已經逃走了，所以，他才改變主意，把我們也留了下來，我想他當時用意，是想留着我們再對付你……。」

李飛鵬苦笑一聲，道：「你都看穿了，何必再要我說一聲。」

李飛鵬能以「血手惡煞」向東洋之子的身份，寄居九嶺南坪橋門下，不但騙過了杜老爺子，而且還在他眼皮子底下，發展種種惡勢力，其騙人手法之絕，可說高人一籌，這時他落到了菲非手中，才曉得平時百媚溫柔的菲非，比自己更高明。

李飛鵬有整人的本事，却没有受整的能耐，當時只嚇得心胆皆裂，搖着雙手道：「不！不！我把解藥存放之處，說出來就是了。」

菲非一笑道：「算你聰明，在那裏？你快說。」

李飛鵬道：「那解藥是存在巫山我七姑那裏了。」

菲非道：「誰是你七姑？」

葉慈輝道：「我知道，她就是當年江湖道上的冷面嬌娃。」

菲非緊接追問李飛鵬道：「巫山什麼地方？」

葉慈輝道：「那地方我去過……。」

頭一轉，冷喝一聲道：「李飛鵬，你這話可當真？」

李飛鵬道：「慈輝……。」

菲非厲聲喝道：「慈輝豈是能叫的，還不給我改口稱少俠。」

李飛鵬不敢不依。馬上改口，叫了一聲，道：「少俠，你想想，還有什麼地方比那裏更隱秘更安全。」

菲非道：「事實上也確然如此，譬如茜茜和我自己，就暗中奉命拉攏你，利用你，殊不知我們對你都產生了真正的姊弟之情，所以，他弄巧反拙，又失算了。」

這些情形，葉慈輝也曾猜測過，這時聽菲非道來，心中另有一番感慨，搖頭長嘆道：「李飛鵬，那武當派的那一幕，也是你導演的了。」

李飛鵬這時心中一動，暗付道：「對呀，你母親還在我的手中，我怕他們做什麼？」

此念一生，李飛鵬臉上的奉承之色立時一收，披上一道譁笑道：「不錯，那都是我的安排。」

菲非冷笑一聲，道：「李飛鵬，你沒有機會了，最好乖乖的認命，不要在那裏心生妄想。」

她的眼睛够厭害的，一眼就穿了他的心事。

李飛鵬變有把握的一笑，道：「菲非，你們最好現在就放了我，再投我手下，聽命於我，我可以既往不究，饒過你們這次犯上的死罪，否則，一切的責任都要你們自己負了。」

菲非哈哈一笑，道：「李飛鵬，你果然在那裏痴人作夢了，我要沒有相當的把握，能和你反臉麼？」

李飛鵬道：「也許你們有了相當的安排，可是任由你們怎樣安排，葉慈輝的母親可是還在我手中，除非葉慈輝甘犯殺母不孝之罪，那我也就只有認命了，否則，你們只要動了我一根毫毛，自有人將葉慈輝的母親殺了償命。」

李飛鵬楞了一下，猶抱着最後的希望，冷笑一聲，道：「這完全是騙小孩子的手法，你也不想一想，杜莊離此有多少路，再快現在也到不了她手中。」

菲非笑道：「靈鶴傳書，瞬息千里，你忘了你送給我的那隻『小靈兒』麼？」

李飛鵬像隻鬥敗了的公雞，長嘆一聲，不語了……。

葉慈輝心弦猛然大震，霍的從座上跳了起來，叫了一聲：「二姊……。」

菲非微微一笑，揮手要葉慈輝坐了去，道：「輝弟，你不要緊張，二姊對令堂早有安全措施了。」

李飛鵬叫道：「葉慈輝，你能拿你母親的生死打賭麼？我死了有什麼，你要害死了你母親，我看你何以自處？」

這個問題太嚴重了，葉慈輝那敢把自己母親的生死來賭李飛鵬的生死，一搖頭道：「二姊，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李飛鵬道：「你的娘又不是她的娘，開開玩笑又有何妨。」

菲非一笑道：「李飛鵬，我說你白費心機，就白費心機，你看這是什麼？」伸手懷中，摸出來一張紙條，在空中揚了一揚。

一張紙條有什麼了不起，李飛鵬真要大笑了起來，可是當菲非把那張紙條定在他眼前的時候，他笑不出聲來了。

因爲，那紙條上寫了一些話：「輝弟，你乾娘真了不起，不知她那裏弄來的解藥，把杜莊那姊妹他們所中的毒解了，我們已在一舉之下，把李飛鵬的黨徒都清除了。」字條後面寫了一個「姊」字。

葉慈輝的字，一點不假，這一點葉慈輝有絕對的把握。

李飛鵬楞了一下，猶抱着最後的希望，冷笑一聲，道：「這完全是騙小孩子的手法，你也不想一想，杜莊離此有多少路，再快現在也到不了她手中。」

菲非笑道：「靈鶴傳書，瞬息千里，你忘了你送給我的那隻『小靈兒』麼？」

李飛鵬像隻鬥敗了的公雞，長嘆一聲，不語了……。

菲菲莞爾一笑道：「別笑話了，我這算是什麼夫人，誰的心裏不雪亮。」

葉慈輝面色一正道：「話不是這樣說，你既然爲自己找了一個古夫人的身份，你就要自尊自重。」

菲菲一怔道：「輝弟，你罵我不知自重。」

葉慈輝一嘆道：「二姊，你不爲自己着想，也該爲師父他老人家想一想啊！他老人家坎坷一生，你不能讓他再傷心。」

菲菲長嘆一聲，道：「輝弟，你這些話我都知道，可是，事態千萬，解決的手段和途徑，各有不同……」

葉慈輝道：「反正我們已經準備和『血手惡煞』他們決裂，你又何必哩，有小弟在，要打要殺，自有小弟替你上陣。」

菲菲搖了一搖頭，微笑道：「不錯，你武功很高，也許，你能敵得住『血手惡煞』……」

葉慈輝截口道：「不是也許，我有絕對的自信。」

菲菲道：「就算你有自信吧，你知道『血手惡煞』有多少同惡相濟的魔道高手，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以你這點點力量，要想對付『血手惡煞』，談何容易。」

葉慈輝沉聲說道：「我個人的力量，雖然不足以肩担重任，但武當派，高手如雲……」

菲菲推手道：「武當派最不可靠。」

葉慈輝道：「人家正大門派，怎會不可靠？」

菲菲道：「他們正大門派做事，向來

奇快無比，而且也了無聲息，不多久時間，就通過了那片連綿五里以上的密林。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的那座大理石建築的大房子附近。

那大房子靜靜的矗立在那裏，沒有一點聲息，顯然，侍仗着外面那片五里以上的密林防護，本身並沒有特別警戒，當然，更料不到這時會有奇兵前來偷襲。

葉慈輝輕聲吩咐百步消形倪昆，道：「倪兄你請按兵不動，準備隨時接應，我先去看一看。」

百步消形倪昆只微一點頭，便覺眼睛一花，身旁已經不見了葉慈輝，心中不由得大爲敬服。

葉慈輝在這裏住了好幾天，整個房屋的關係位置，早已瞭然於胸，於是，他離開百步消形倪昆之後，並不經由正門而入，却繞一個圈，繞到房屋後面翻牆而入。院內仍是靜寂無聲。

葉慈輝暗中提起一口真元內力，輕手輕腳的向屋內走去，他找遍了屋內房間，却沒有發現一個人甚至也沒見到梁七姑。難道他們都空羣而出，支援『血手惡煞』向東洋去了？

葉慈輝心中雖然動了一下，但仍不敢粗心大意，因爲她也可能在地下室內。他找到地下室的入口處，正要打開機關進入地下室的時候，忽然，那地下室

的門自己緩緩的移動開來。

葉慈輝倒抽了一口冷氣，閃身急退，躲在一旁。

地下室傳來一陣腳步之聲，那一個人的腳步之聲，想來那是梁七姑了，如果

是尾大不掉，遺禍無窮，我們爲求日後安枕無憂，只有依靠自己。」

葉慈輝道：「二姊，你未免說得太過份了。」

菲菲道：「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武當派要與能當機立斷，那還有『血手惡煞』死灰復燃的一天。」

這倒是說得一點不錯，葉慈輝無以申辯了。

菲菲話鋒一轉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武當派他們正大門派的力量還是可以利用的……」

話聲忽然一頓，打住了。

葉慈輝皺了一皺眉頭，正要追問的時候，菲菲接着道：「輝弟，現在我們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顧而言他，不再提武當派了。

葉慈輝心意一轉，道：「什麼事？」

菲菲道：「血手惡煞有一個秘密窠穴，目前正有虛可乘，一舉可下。」

葉慈輝問道：「在什麼地方？」

菲菲道：「那地方你去過，就在巫山之內。」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那地方我知道。」

菲菲笑道：「因爲你知道，所以請你出馬，同時，你也可以先把醫療伯母的解藥取到。」

葉慈輝帶了十二個黑衣殺手欣然上道，黑衣殺手的領隊就是百步消形倪昆。

一陣飛馳急行之後，不日便進入巫山，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那窠穴外面的密林前面。

只有梁七姑一個人在，葉慈輝倒沒有把她放在心上。

人身現出來了，就只梁七姑一人，她還是那老樣子，面上一股冷氣。

她走出地下室，忽然一皺眉頭，一面舉目四搜，一面伸着鼻子猛然吸氣，接着，冷笑一聲，喝道：「什麼人？還不與我老婆子現身出來！」

葉慈輝自信憑自己的一身神功絕藝，又屏住了呼吸，絕無被人發現的可能，但這時居然被梁七姑發現了，看來自己倒是小看她了。

心中一震，料知無法不現身而出，只好應聲道：「七姊，是小弟我！怎樣全屋除了你外，再不見任何一個人呢？」葉慈輝最後一問，頗有先發制人之意。

梁七姑冷冷的望了葉慈輝一眼，道：「你隨我來！」說着回身向地下室走去。

她對葉慈輝沒有任何問話，就叫葉慈輝隨她下地下室，葉慈輝這聰明的人，也不由得一楞，提心吊胆的猶豫起來，不知她安的是什麼心。

梁七姑頭也不回的直向地下室走去，根本不理会葉慈輝是不是跟了下去。

葉慈輝暗中一咬鋼牙，忖道：「怕什麼！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何況，她也只有一個，就是被誘入地下室，又何怕之有。」

當下胆氣一壯，逐步向地下室走去。走完一列石級之下，又通過了三道石門，最後，是一間大廳，這間大廳整理得纖塵不染，比上面的房間，有生氣得多，想來這才是梁七姑生活起居活動地方了。

到了那密林前面，葉慈輝不由得楞住了，站在那裏張大着嘴巴，說不出話來。百步消形倪昆道：「少俠，有什麼不對？」

葉慈輝道：「奇怪！入村的道路怎樣不見了？」

百步消形倪昆目光閃動，四下打量了一陣，道：「這裏本來就沒有道路呀！你不是記錯了方向吧。」

葉慈輝一笑，說道：「我會這樣糊塗麼？」

百步消形倪昆道：「對，少俠絕不會記錯。」

葉慈輝道：「那麼那條入村的道路那裏去了？」

百步消形倪昆沉思了一陣，一揮手道：「搜！」

一聲吩咐，當下便有兩個黑衣殺手飛身而起，向着樹林之內撲去。

片刻時間之後，那兩個黑衣殺手像喝醉了酒一樣，從樹林之內搖搖晃晃了出來。

百步消形倪昆一看那兩人情形不對，臉色一變，問道：「你們怎樣了……」

那兩人望着百步消形倪昆，張口想說什麼，可是話還沒有說出口，雙腿一震，倒向地上。

一個黑衣大漢閃身向前，伸手一探其中之一的鼻息，失驚道：「他們死了。」

百步消形倪昆隨身上，檢視了死者一陣道：「他們是中毒死的，這樹林之內有人佈了毒。」

葉慈輝心中一動，記起當日來到這樹

林之前時，自己也聞到一股腐毒之氣，後來因爲梁七姑在前引路，身上發出一種奇怪的氣味，才把那腐毒的氣味掩蓋了下去的往事，當下一點頭，接口道：「不錯，這樹林之內，一定佈得有毒物。」

百步消形倪昆冷笑一聲，道：「這區區之毒，豈能奈何得了老夫，待老夫親自去看看。」

說着，身形一晃，進入了樹林之內。倪昆號稱「百步消形」，顧名思義，可以想見他必是一位用毒行家，菲菲命他領隊而來，敢情，早有所悉。

百步消形倪昆在樹林之內打了一轉出來，絲毫無傷的道：「少俠說得不錯，這裏原有一條入村之路，現在被人偽裝掩去了。」

葉慈輝道：「這樣說來，就沒錯了，可是這些毒……」

百步消形倪昆冷笑一聲，道：「這只是人工培養出來的一種毒瘴，還難不倒老夫。」

說着，取出一種藥丸，分給大家含在口中，一聲：「走！」領着大家穿林而入，大家向前走了二三十丈，原有的道路又復呈現在眼前。

這時，他們含在口中那粒藥丸，已漸漸開始溶化，陣陣清香貫腦而入，絲毫不覺得林中有什麼腐毒之氣。

他們原來是十三個人，死去二人後，現在只剩十一個人了，他們十一人中，葉慈輝的功力，自是高人一等，不用說的了，至於另外那十個人，也個個都够得上是江湖中的一流好手，展開身形之後，不但

巴，不知說什麼才好。

梁七姑突了一聲，臉上肌肉馬上又僵硬如故，冷聲冷氣的道：「因爲你根本就不需要那解藥。」

葉慈輝緩過一口氣來，道：「我娘沒中毒？」

梁七姑冷冷道：「因爲，她根本就不

是你娘。」

冷冷的一句話，聽在葉慈輝耳中有如晴天霹靂，全身一震，從座椅上猛然跳了起來，大聲問道：「我娘在那裏？」

梁七姑好像一個木頭人，一點不受葉慈輝的激動情緒所影響，還是那樣冰冷地道：「就在這裏！」

葉慈輝哈哈一笑，說道：「在這裏就好。」

話聲中，右手突然一翻而起，五指電閃而出，扣向了梁七姑的腕脈。

葉慈輝與梁七姑之間，原保持着七八尺的距離，但出手之下，却是快速無比，那七八尺之距離，就好像沒有一樣，一閃之下，就到了梁七姑身前。

梁七姑冷笑一聲，連人帶椅子向後一滑，堪堪讓開了葉慈輝突然發難的一擊。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葉慈輝那一招不簡單，梁七姑的那一手也不含糊。

葉慈輝輕嘆了一聲，跨步向前……

梁七姑冷聲喝道：「你要再不住手你娘就死定了。」

葉慈輝心神一震，收手不及的退了三步，色厲內荏的大喝一聲，道：「你要傷了我娘一根毫毛，看我不把你們這裏斬盡殺光才怪。」

（下期續完）

龍遊眼神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岳秀與龍鳳會主單獨相搏，百招仍未分勝負，此際歐陽俊已猜出龍鳳會主身世，朗聲說出，龍鳳會主突停手搏鬥，仰天長嘯，號召近百精銳到場，把岳秀等圍在核心，譚雲等忙佈好四方陣拒敵，龍鳳會中人半數圍攻四方陣，半數向岳秀撲攻，岳秀取出金鳳剪，平射而出，立有七八人喪生在金鳳剪，金鳳剪在空一個盤旋，又向龍鳳會衆高手飛剪過來，龍鳳會中高手目睹金鳳剪厲害，莫不駭然却步，龍鳳會主此際舉劍出擊，施展全力，一劍擊向金鳳剪，這一擊，如擊中金鳳剪重心，自會把它擊落地上——

玄功逼死龍 婉言勸走鳳

但，龍鳳會主的劍勢，却偏了那麼一點。

就是那一點偏差，却使得金鳳剪有了很奇怪的變化。

只見它向下沉落了一下，忽然斜斜升起。

由人羣中激濺而出，傷了兩個劍手之後，巧妙的旋轉之力，又使得金鳳剪，回到岳秀的身側。

岳秀一伸手，抓住了金鳳剪。

他對這金鳳剪的施用之法，已下過極大的功夫。對這金鳳剪奇異的構造，和它的性能，有了大部份的瞭解。

他早已有了準備，金鳳剪已入手中，立時揮手發出。

強大的內力，使得金鳳剪去勢形成了不停翻轉，發出了一種刺耳的怪嘯之聲。

岳秀二度投出了金鳳剪之後，就未望它一眼，目光却轉到龍鳳會主的臉上，說道：「情勢變化，已很明顯，至少，貴會仗以對付岳秀的人，對岳某人已構不成什麼威脅。」

龍鳳會主道：「所以，我只好自己出手了。」

岳秀道：「金鳳剪勝過你強大的埋伏，你再不下令，把你的人手撤退，他們都將慘遭劫。」

龍鳳會主道：「金鳳剪上，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似是不畏劍上封擋。」

岳秀道：「巧手打造，百煉精鋼，剪刃上，實已具有了斬鐵切玉的鋒利，它有一定的旋轉變化……」

他似乎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不言。

龍鳳會主歎息一聲，道：「這是一件很奇的兵刃，可惜，它在江湖上流轉的時間太短了，沒有人知曉它的破解之法。」

岳秀冷晒一下，道：「我可能知道，但我並未試驗過，會主再不下令撤退你四週的人手……」

龍鳳會主慘然一笑，說道：「你不用再勸說我了，我可以戰死此地，馬革裹屍，但我不能投降，也不能和你們一起去認罪。」

岳秀道：「龍鳳會目的太大，所以，你們還沒有作惡太多，除了死亡之外，還有一條路走。」

龍鳳會主道：「什麼路？」

岳秀道：「你可以走！從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你這麼一個人。」

龍鳳會主苦笑一下道：「岳侯，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瞭解你的用心，我很感激，可惜的是太晚了一些。」

岳秀道：「你還沒有死，一切都還來得及。」

龍鳳會主道：「岳侯，人到了我們這等境界，活在世上，不止是為了吃飯，穿衣，也不會是為了女人。」

岳秀道：「閣下話是沒錯，但人貴知機，目下情況，你似乎是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龍鳳會主道：「岳秀，我料不到，你武功如此高強，也料不到你的金鳳剪如此厲害。」

岳秀道：「迷途知返，時尤未晚，在下奉勸閣下，現在，已是最後的活命機會了。」

龍鳳會主搖搖頭，道：「岳秀，我如死於你手，希望你從寬發落我這些屬下，正如你所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圖謀大事的人，造下的罪惡還不太多，他們之中，大部份都沒有手沾血腥。」

岳秀道：「你說的如此透澈，為什麼還是不肯離開。」

龍鳳會主道：「多少年的策劃，多少年的心血，就這一下風流雲散了，老實說，要我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

就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金鳳剪翻翻飛飛，已然連傷十餘人。

圍攻譚雲等的劍手，雖非畏死之徒，但見了這等氣勢，也不禁為之氣餒。

未經龍鳳會主吩咐，已然收劍而退。岳秀目光一掠迴旋不停的金鳳剪，也不禁暗暗稱奇，忖道：此物打造之巧，威力之強，比起傳言中的飛劍毫不遜色。

龍鳳會主也呆望着那隻金鳳剪，黯然一歎，道：「世上竟有這樣奇怪的兵刃，更難得的是，岳侯竟然也學會施剪的手法，當真是天亡龍鳳會了，苦心訓練的百名劍手，只怕也無法和一剪對抗。」

岳秀道：「你還有機會……」

龍鳳會主突然大聲喝罵道：「龍鳳會，由此刻起解散，各位可以離去了。」

長劍一振，接道：「岳秀，我們放手一搏麼？」

岳秀道：「閣下有此心願，在下自當成全。」

龍鳳會主一笑，挺劍而進。

岳秀揮劍還擊。

兩人又展開了一場惡鬥。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戰，雙劍翻飛，已到了目不暇接的境界。

場外人看去，只見一團白光飛旋。忽然間，雙劍相觸響起了一聲悶哼。兩條人影，霍然分開。

龍鳳會主的左臂上，鮮血汨汨而下。岳秀低聲說：「閣下可以走了。」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道：「岳秀，你太過低估我了。」

這一掌自碎了天靈要穴，身子一幌，倒摔在地上。

圍攻譚雲等的一批劍手，都被金鳳剪所嚇退。

龍鳳會主一死，整個的龍鳳會，似乎是突然間沉了下去，也好像就這樣無聲無息散去了。

譚雲低聲說道：「岳侯，咱們要不要搜查一下？」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譚兄，在下的經驗不豐，這情形要向譚兄領教了。」

譚雲道：「不敢，在下知無不言。」

岳秀道：「江湖上一般組合中，首腦人物被殺之後，那組合，是否就烟消雲散了。」

譚雲說道：「一般來說，首腦被殺，蛇無頭不行，除非，在極短的時間內，產生一個新的首腦人之外，這組合，即將消散。」

岳秀道：「日下的情形呢？」

譚雲道：「這地方，雖聚了龍鳳會主大部的精銳，在金鳳剪的威力下，傷亡愈半，老實說，參與過今日之事的人，都已經心生寒意。」

岳秀道：「龍鳳會主死的太快了一些，一句遺言也未留下。」

譚雲道：「他還可以再戰，至少，他還有逃走的机会，但他寧可自絕一死。」

岳秀道：「為什麼？」

婉言勸走鳳

龍鳳會主道：「所以，我只好自己出手了。」

岳秀道：「金鳳剪勝過你強大的埋伏，你再不下令，把你的人手撤退，他們都將慘遭劫。」

龍鳳會主道：「金鳳剪上，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似是不畏劍上封擋。」

岳秀道：「巧手打造，百煉精鋼，剪刃上，實已具有了斬鐵切玉的鋒利，它有一定的旋轉變化……」

他似乎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不言。

龍鳳會主歎息一聲，道：「這是一件很奇的兵刃，可惜，它在江湖上流轉的時間太短了，沒有人知曉它的破解之法。」

岳秀冷晒一下，道：「我可能知道，但我並未試驗過，會主再不下令撤退你四週的人手……」

龍鳳會主慘然一笑，說道：「你不用再勸說我了，我可以戰死此地，馬革裹屍，但我不能投降，也不能和你們一起去認罪。」

岳秀道：「這才是很重要的點，我們擊敗了龍鳳會的劍手，逼死了龍鳳會主，但我們還是不瞭解龍鳳會。」

譚雲低聲說道：「岳兄，龍鳳會主已死，整個龍鳳會已瓦解冰消，難道龍鳳會中，還有什麼隱密不成。」

岳秀輕輕歎息一聲，道：「譚兄，龍鳳會表面上，會主已死，劍手星散，但除了咱們殺去這些人，和會主之外，還有些什麼人，你知道麼？」

譚雲怔了一怔，道：「不知道。」

岳秀道：「我們殺的是風流劍客，但我們不能肯定，他就是龍鳳會主。」

譚雲哦了一聲，道：「那是說，還有幕後人物了。」

岳秀道：「我不敢武斷的說，但我覺着，這中間，還有內情。」

譚雲道：「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我的想法是，至多咱們見到了這條龍，還沒見到那個真正的鳳。」

譚雲道：「岳兄的意思，可是咱們再窮追下去。」

岳秀道：「如何一個追法呢？敵暗我明，我們不知他在何處？他們却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看的很清楚。」

回顧了羣豪一眼道：「咱們走吧！」

當先轉身，向外行去。

譚雲低聲道：「岳兄，咱們要不要再搜查一下？」

岳秀道：「不用了。」

羣豪魚貫相隨，離開了現場。

歐陽俊輕輕吁一口氣，道：「今日之戰，是浪子行走江湖以來，最慘烈的一戰。」

，如非岳侯的金鳳剪奇妙無方，只怕咱們很難勝過那些劍手。」

王召冷冷說道：「那些合擊咱們的劍手，都是第一流的劍手，如若未得金鳳剪之力，咱們恐都要傷在那些劍手之下。」

譚雲道：「今日，在下也算開了眼界，那金鳳剪直似是傳說中的飛劍一般。」

友，但唐嘯却自甘爲岳秀的從僕。透過金鳳剪，唐嘯忍不下胸中一口氣，道：「二公子，你可是也想學施發金鳳剪的手法麼？」

譚雲笑一笑，道：「只怕，這不是容易的事。」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把匕首，暗運內力，刮去了剪上的字跡。

岳秀一皺眉，道：「你幹什麼？」

譚雲道：「刮去這剪上的字跡。」

岳秀道：「刮去了字跡，豈不是形如絕傳，我不傳人，金鳳剪豈不就成了廢物了？」

譚雲道：「這等惡毒之物，除了岳侯你這等人之外，別的人，最好別會，一旦落入嗜殺者的手中，那還得了。」

岳秀默然未語。

譚雲回手把金鳳剪交還唐嘯。

唐嘯心中很慚愧，伸手接過金鳳剪時，低聲說道：「二公子，我很慚愧。」

譚雲笑一笑，道：「什麼事啊？」

唐嘯道：「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譚雲道：「也許是你那一句話，提醒了我，使我變成了君子，如非你那一句話，說不定我會繼續上面寫的什麼？說起來，我還得感激你了。」

唐嘯道：「二公子，不必替我遮羞，小頑童心中明白了。」

談話之間，已回到了客棧之中。

要過了酒飯，吃喝之後，譚雲才問道：「岳侯，咱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法，要不要進宮去瞧瞧楊姑娘。」

岳秀道：「我想善後的事，應該由官府中人出面了……」

譚雲道：「岳侯的意思是……」

岳秀道：「待衛宮中人威風重振，楊晉即將出任刑部總捕頭，這兩方面，都應該有點事情做。」

譚雲道：「在下可瞭解岳侯之意，不過，但憑這些人，力量够麼？」

岳秀微微一笑，低言數語。

譚雲點點頭，道：「這倒不失一個良策。」

岳秀道：「試試看！」

第二天，岳秀帶着朱奇，唐嘯，墨白雙龍張越，王召保護七王爺，一行人離開了京師，兼程南下。

他們似是走的很隱密，但在不少地方露出了行踪。

譚雲、歐陽後，毒手郎中馬鵬，却留在了京師。

楊玉燕坐鎮後宮，大權在握，不但整頓了宮中的警衛，而且還添派着侍衛官。

經過了楊玉燕一番精心策劃佈置，至少宮中的從衛們，都是極爲忠心的人。

天下總捕頭楊晉，奉聖親諭，到刑部上任。

這是一個新增的機關，但主管天下要犯的緝拿，所以，權力很龐大，大到可以微調官府中高手聽命。

楊晉在捕頭這一任中，可算得出類拔萃的人物，南六省中的江洋大盜，似是被他捕獲了不少。

但他真正的接觸到了武林高手，才覺得自己只是在江湖上的三等身手，比起岳秀和唐嘯悄然住入一座客棧之中。

唐嘯笑一笑，道：「公子，小的多言，想問一件事，不知道行不行。」

岳秀道：「你問吧。」

唐嘯道：「咱們重返京城，公子真正的用心何在？」

岳秀道：「找着他們另一個首腦人物，勸他早日罷手離去。」

唐嘯道：「他如是不肯聽咱們呢？」

岳秀說道：「那就設法把他除去，爲了拯救千百人的生死，那也只有把他除去了。」

唐嘯道：「公子，那人在什麼地方，你是否已經知道了？」

岳秀點點頭，道：「我已留下線索，咱們去找找看吧！」

唐嘯心中還想再問，但却已不好意思出口，只有忍下。

岳秀也未再多作解釋，兩人就在飯店中住了下來。

岳秀更衣易容之後悄然出去了一趟。回來時，已然是初更時分。

唐嘯一直靜靜的坐在房中等候着。

岳秀匆匆歸來，立時吩咐唐嘯，道：「走！帶上金鳳剪，和你的兵刃，咱們去見那一隻鳳。」

唐嘯心中無限的驚異，不知岳秀用的什麼方法，這快查出那隻鳳的下落。

但他沒有多問，匆匆收拾了兵刃，和岳秀離了客棧。

岳秀步履快速，行到了一座高大的宅院面前。

這是後門，看不出是什麼府第，但看秀龍鳳會主那等人物，簡直微不足道。譚雲，歐陽後，受岳秀之囑，倒是非常盡心替他策劃。

歐陽後扭不過楊晉苦苦勸說，只好答應了楊晉，出任三年副總捕頭，三年後，他還要恢復浪子的生活。

龍鳳會似是消散於無聲無息之中，那隱密激烈的圍剿一戰，逼死了龍鳳會中首腦，使這個勢力龐大，但還一直沒有站到台面上的組合，就這樣消滅了下去。

自然，岳秀也沒有放手追究，他明白，追究的結果，可能會造成大獄，那不但震動京畿，還可能動搖國本。

那將是大殺大砍，血流成渠的慘事，幾家王侯宗室，牽入了其中，實在難料局勢如何演變。

更可怕的是牽入的兩位王侯人物，還都掌握着兵權。

擊散了龍鳳會，已使他們野心收斂，就事而言，這已是恰到好處的結果，再要追下去，就非一個逆亂初定，權勢未穩的皇帝能應付。

在岳秀而言，對七王爺朱毅，有了相當的報償，他有意把皇帝和七王爺兩人安排一處，相處數日。

對面傾談，不但是兩個人心中介帶全消，而且也增進了不小的感情。

七王爺再出京畿，重領江南，不但是原職未完，而且懷帶機宜，和京畿遙相呼應，已鎮壓心懷異志的宗室、王侯。

所以，這一次，七王爺走的很愉快，和來時那一份沉重心情，完全不同。

行約數日，已進入河南省界，岳秀才到那高大的圍牆，已隱隱感覺到這是一座王府第。

天色已近二更時分，無月的夜晚，顯得有些陰沉。

岳秀望了那高大的圍牆一眼，並未飛身而入，却折轉入一條小巷之中。

一座簡陋的瓦舍，和那座高大的府第遙遙相對。

相距不遠，但却是兩座完全不同形勢的宅院。

岳秀舉手，輕輕叩動了木門。

唐嘯低聲說道：「公子，這是什麼地方？」

岳秀搖搖頭，沒有答話，但室中却傳出出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什麼人？」

岳秀道：「我！岳秀，黃夜造訪，驚擾清夢，還望賜諒。」

木門呀然而啓，一個全身黑衣老嫗，當門而立。

岳秀笑一笑，道：「請代通報一聲，就說岳秀求見。」

黑衣老嫗，冷冷說道：「不用通報了，你請進吧！」

轉身帶路，把岳秀引入廳中。

無月之夜，室內也沒有燈光。

一片漆黑。

唐嘯機警的留在廳門外面，岳秀却隨着那老嫗行入廳中。

淡淡一笑，岳秀緩緩說道：「太黑了，爲什麼不點上燈火。」

黑衣老嫗道：「彼此不見，少一些可憎之氣，有什麼話，你盡管請說。」

岳秀道：「不！點上燈火，對諸位和

告訴七王爺，要悄然回京一行。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兄弟，你已留下了譚雲，馬鵬，歐陽後，幫助楊晉，難道還放心不下麼？」

岳秀道：「我懷疑龍鳳會，還有一股隱密的實力，沒有暴露出來，所以，我得回去查個明白。」

七王爺道：「查出來，你要怎樣？」

岳秀道：「明室百年來，一直陷於宗室爭權的殺伐之中，我不想，爲此再掀起一場大獄，所以，找到他，我會勸他掩旗息鼓，江湖人，重入江湖，別和政務事連在一起。」

七王爺道：「岳兄弟，你是說，被你逼死的那位龍鳳會主，還不是首腦人物，對麼？」

岳秀道：「他是一只不過，他只是其中之一。」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龍鳳會一共有幾個首腦人物。」

岳秀道：「我想至少有兩個，那自絕而死的，只是其中之一。」

七王爺道：「岳兄弟，你能那樣的肯定麼？」

岳秀道：「有幾處徵象，可以使兄弟肯定他們還有一位主腦人物，那個人就在京中。」

七王爺道：「岳兄弟，說說看，也讓我廣見聞。」

岳秀道：「第一，我暗中查過了龍鳳會自會主死去之後，所有的人手，並未星散，障眼法的跑了一半，但已大部份悄悄的回了京師。」

岳秀道：「這就可疑了。」

岳秀道：「這就說明了還有一股力量，在暗中控制着他們。」

七王爺道：「那個也還在京裏，可是，他又是誰呢？」

岳秀道：「我想，他們的耳目靈通的很，至少，可以知道我離開了京城，所以，我準備悄悄回去。」

七王爺道：「我們呢？跟你回去，還是留在了這裏等？」

岳秀道：「你們仍然兼程南下，我只帶着唐嘯重回京師，墨、白雙龍和朱奇，隨身護駕。」

朱奇道：「主人如是要暗中潛返京裏，最好是咱們能先遮人耳目。」

七王爺道：「要人假裝一個岳秀，仍然跟我南下。」

岳秀道：「對！王兄對江湖中的事務，也有一些瞭解了。」

就這樣，岳秀留了下來。借夜色掩護，僱了一輛篷車，和唐嘯重又登車北上。

係好D嘅！



權威性電視娛樂週刊

電視新聞

着着領先

全港家庭最受歡迎之電視刊物

期期精彩

電視彈讚 · 最具權威 · 不偏不倚
藝員近況 · 詳盡報導 · 應有盡有

逢星期四上午出版 · 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在下都有一些好處。」

黑衣老嫗道：「還是免了的好，話不投機，又何必多此一見。」

岳秀道：「妳執意不肯，岳某只好喧賓奪主了。」

忽然，慨然了一枚火摺子。

火光一照，可見了廳中景物，站在門口的唐嘯，頓然大吃一驚。

只見室中四個青衣少女，各自執着一個梅花針筒，對着岳秀。

強勁的機簧，極短的距離，不論岳秀功力如何？也無法避開這些針筒的攻襲。

黑衣老嫗冷冷說道：「你看到了，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拚死一戰。」

岳秀然起案上的火燭，笑一笑，道：「你作不了主的，我要和你鳳字門的主談。」

室內傳出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你能猜出我的身份，我就和你相見。」

岳秀道：「七王爺朱毅，待在下如兄如弟，如是岳秀沒有猜錯，你是岳某王嫂夫人。」

室內沉寂了一陣，布簾輕啓，緩步行出了兩個人來。

一個正是嬌艷如花，冒充七王爺的假夫人，一個却是綠衣綠裙，面垂黑紗的女子。

岳秀一揮手，道：「假王嫂，你請旁邊站站，我要和真正王嫂說幾句話。」

綠衣女子道：「岳秀，你怎麼猜到我的。」

岳秀笑道：「你能够在七王爺府中，佈置下那樣天衣無縫的機謀，除了你嫂夫

人之外，什麼人能有那麼大的力量。」

綠衣女子歎息一聲，道：「我無意傷害他，我只希望能使他更上層樓又不牽累到他……」

岳秀接道：「南天稱王，和身登九五，並無太大的不同，妳為何一定要他們手足相殘，兵刃沾血。」

綠衣女子道：「如今大勢已去，我也無能為力。」

岳秀道：「嫂夫人，令尊屏障西北，手握兵權，這件事，是否牽上了令尊。」

綠衣女子道：「他不太知道，但心中已然早有懷疑，我是他的女兒，他害怕，禍誅九族，只好裝作不知。」

岳秀道：「嫂夫人今後作何打算。」

綠衣女子道：「這就是我們談的正題了。」

岳秀說道：「也是岳秀來此的真正用心。」

綠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你如不想要兵連禍結，就該立刻罷手。」

岳秀道：「聽嫂夫人一句話，岳秀立刻退出仕途，還我一身清風明月，本來面目。」

綠衣女子道：「我道散龍鳳會，離開京師……」

岳秀接道：「重回應天府，和王兄再度聚首。」

綠衣女子道：「不！七王妃死了，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婦人。」

岳秀道：「再回西北去……」

綠衣女子接道：「也不會，我爹爹是一方大員，怎會肯我這樣的女兒。」

岳秀道：「那麼嫂夫人以後……」

綠衣女子道：「以後，我是我，一個平凡的女子，不過，你講話要算數，不許留戀仕途。」

岳秀道：「還有條件麼？」

綠衣女子道：「不許洩漏今夜事。」

岳秀一抱拳道：「小弟記下了，就此別過。」

轉身向外行去。

綠衣女子道：「岳秀慢一步。」

岳秀回過頭，道：「什麼事？」

有個波士，經常去舞廳玩，少不免帶吓小姐出街，現時之勢，都實實在在，唔敢作狀，人客買鑽出街，但就問理是否有下文，並開定價錢，並且講價有減。

波士帶一個靚女去宵夜後，到電動圓床之公寓短叙，認為靚女服侍週到，好玩到極，甚表滿意，價錢俾足之後，另加貼士，紅底成張。女曰：「如果滿意，下次打電話約我出來，唔使上舞廳，或者到我香閣亦得。」

從此後，波士成為靚女之香閣常客。

一晚，女曰：「打令，我有咗，點算？你收埋我住啦。」

波士曰：「千祈唔好，老虎嚙知道，拆我骨。」女曰：「咁俾銀我去巴黎落咗佢，大概要三萬銀至够。」波士知靚女勒索，曰：「點解要咁多錢？在本地，幾千銀也都抵矣，使也要去巴黎咁遠。」

女曰：「唔制，我應該要你陪埋我去法國者也。」

綠衣女子道：「你！要不要看看我的真面目。」

岳秀道：「不用了，嫂夫人……」

大步行出廳外，接道：「京畿事已辦完，咱們走了。」

帶着唐嘯快步向前行去。

夜色中，傳來了綠衣女子的聲音，道：「岳秀，等你一襲布衣，做嘯山林時，我們會再見的。」

岳秀沒有答話，很快的，消失在夜色之中。

波士用拖延戰術，從此不到靚女香閣，但係靚女却尋到上門，要見大老板，波士唔見，推說去咗街，但係不勝煩惱。

有個職員仔調波士，曰：「老板是否有麻煩？我見到有個辣椒女來拜訪你。」

波士曰：「你識佢？」

職員仔曰：「我認得，呢條女有名叫辣椒仔，手段幾高也，俾佢纏住，有多少麻煩。」波士曰：「就係咁至令我心煩，你有冇辦法？」

職員仔曰：「別人我就唔管矣，但係波士有麻煩，我豈能袖手，你肯出幾多錢，我同你攞掂佢。」

波士曰：「五千啦。」

職員仔曰：「唔使咁多，好啦，等我出馬。」過兩日，職員仔向波士回報曰：「掂咗，用咗一千元，以後冇手尾矣。」

波士大喜，仍付給五千元，曰：「有剩送俾你飲茶。」

職員仔曰：「不必俾錢我，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也。」波士知呢個職員仔原來係那派高手，乃連升佢兩級。

邪派高手

拾郎

福

在下都有一些好處。」

人之外，什麼人能有那麼大的力量。」

岳秀道：「那麼嫂夫人以後……」

綠衣女子道：「你！要不要看看我的

生

紫金丹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
	玉桂	杜仲	黃耆
	附子	茯苓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西歸頭
			珍珠末

性補藥紫金丹為名醫監製之最新特
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
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
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
神固腎，徇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
之特點為：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
，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永安公司 獨家銷售

中區分店：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油蔴地分店：彌敦道四八二號
銅鑼灣分店：軒尼詩道百老匯道
美孚分店：美孚新邨家庭用品中心：銅鑼灣新都戲院側